孤劍奇異門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遠 謀 譯

孤劍奇異門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遠 謀 譯

孤劍奇異門 上

柴田錬三郎 著

大展書系 ⑥

孤劍奇異門

•本書簡介•

夢殿轉由於涉及强暴將軍女公主清姬的罪嫌，被關進浜御殿的地牢業已二年了。身爲幕府(密探)的他，其實正是二十九年前被綁架的琉球國中山王的嫡子伊舍堂王子。唯一知道這個秘密的是怪盜默兵衛。夢殿轉終於越獄成功，和命運坎坷的信照尼一起逃出，但在他面前所展開的是……

全篇有爭奪天皇帖及大奧帖所展開的凄慘決鬪及香艷情節，故事千變萬化，高潮迭起，是日本大文豪柴田錬三郎的精心遺作。

劍俠叢書

孤劍奇異門〈上〉

柴田錬三郎 著
蘇 遠 謀 譯

明德書局 印行

作者簡介　柴田錬三郎，於一九一六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原名為齊藤錬三郎。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生時代他就開始在「三田文學」發表小說。一九五一年作品「耶穌的後裔」獲得26次直木獎。其後發表「無賴眠狂四郎傳」的一系列作品，自創"圓月劍法"，把劍術昇華到玄妙、哀怨、悽慘而具有芭蕾舞般的完美感覺，一躍成為著作人人爭睹的作家。他的古裝小說尚有「只有劍知道」、「荒城浪人（美男城）」、「遊太郎傳奇」、「最後的勝利者」、「赤色的人影」、「猿飛佐助」、「決鬥者宮本武藏」、「孤劍奇異門」等作品頗多。

第一章　火

一

「哎呀！冬天馬上就要來啦！」此話出自一位身材高大，頭部纏著頭巾，一身武士打扮的人，此刻他正對著滿天的星斗，獨自個兒的歎息著。

「就是說嘛！」在這位武士的後頭，緊跟著一位隨從，完全是一副「御小人目付」（幕府檢查官）的打扮，順口地回了這麼一句，只見他手裏正高舉著一把火炬，燃燒著熊熊的烈火。

你可知這把火炬打從那兒來？這還是適才特地從櫻田御門前，那一大堆的「玄猪」營火中，抽出來的一把呢！

今晚——按照以前的慣例，每逢十月初亥時的晚上，在江戶城內都得舉行「玄猪」的慶典，而且在今天，衆諸侯們要在傍晚六時許，才可以進城來拜見幕府。

爲了迎接諸侯們的大隊人馬，不知從何時開始，就習慣性地，在江戶城門及櫻田御門外，點燃起大把的營火，這種習性一直沿襲到現在，還不曾更改。同時在江戶城內的每個

房間裏，從今天開始，就得準備火爐，而且散佈於江戶城外的大名（諸侯），以及旗本（將軍的親尉武士）們，也都嚴格的規定，要民間在今日開始升起暖爐。

從前在江戶的時代，由於季節性的變更，所以才得在十月初亥時，開始準備火爐，可是這種習俗，一直沿襲到今日，却成爲一種陋習，無論氣候再怎麼的暖和，只要初亥的日子一到，一般的家庭就必須開始升起暖爐。

最初，在江戶城門及櫻田御門前，所以要燃起大把的營火，原本是爲了要歡迎諸侯們而設的，不過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地變成了喚醒諸侯們，往昔軍旅之苦的例行儀式，使得武將們在太平盛世時，能向別人炫耀自己的光榮史蹟，所以在這一天，依照慣例，一般的武士們得以紅白的粟餅，分贈給親友們。

如此，在沒有月亮，四周漆黑的夜晚裏，數百隻火炬所湊合成的營火，那熊熊的火焰，直把城門原本雪白的牆壁，染成一片通紅，營火透過樹葉的間隙，映射於堤岸下的水面上，此情此景，煞是壯觀。

當諸侯們的行列已經全都順利的進城後，那位纏著頭巾的武士，才單獨地出現於城門口。

只見一位幕府檢查官，很快地抽出一把熊熊的火炬然後畢恭畢敬地跟隨於後。由警衛武士們全部向他行禮及服侍的情形看來，可見得這位武士的身份很高，是一位

要人。

爲什麼在每年的今夜，這位武士總會出現呢？這個霧般的謎，恁誰也不知曉。而這位武士每次總要求一位警衛隨行，因此每個人都希望能享有這種無上的光榮。在今天晚上，率先拿著火炬的御小人目付，很自然地顯露出無上的喜悅。

這位神秘的武士，正是威鎭帝鑑之間，官拜若年寄（幕府高官），雖然是屬於老中（幕府高官）下面之官職，却能威壓老中，而所有的幕府監查官，很自然的都已經知道了，這位神秘的武士就是永井美作守直峯之秘密。

二

從虎門沿著溝渠，直通芝口的這條路上，由於路的一邊築有高聳的門牆，以及空曠的森林，所以每到夜晚時分，就顯得格外的寂靜，杳無人踪。

在愛宕下大名的小徑上，出現了一名男子，中等的身材，帶著些微的酒意，步伐踉蹌，口中還念念有辭地吼著一首歌。

忠太呵！你往那兒去？

找女人？或是喝酒？

和女人親熱只是片刻的沈醉。

去喝酒却可買到半天的沈醉。

同樣是尋樂！

不如去買杯酒喝好過癮啊！

此時，由黑暗處突然出現一位，帶著雪白手帕的流鶯。

「忠太先生，你要到那兒去呢？」

「究竟妳是誰啊？這麼親切地喚著我？」

「哎喲！我初戀的情人就喚做『忠太』喲！」

「少跟我胡扯，如果我是著名的歷史人物『義經』的話，難道妳又要編說妳的小名喚做『靜』嗎？這未免太可笑了吧！」

「如果你眞的叫做『義經』，我寧願喚做『靜』，作你的妻子，爲了你，我什麼事都願意做啊！」

說完後，流鶯就嬌柔地依偎於忠太的身旁。

「怎樣呢？忠太先生，甭裝出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好不好嘛！」

「不行！如果在我們背後，用來燙酒的火給燒起來的話，那妳不就活活地會被燒死，變成死不瞑目，恐怖的女鬼了嗎？」

「哼！這還不都是你們這些寡情的男人們造的孽啊！如果你想瞧女鬼的模樣，我就變給你看！」

「糟啦！妳回頭看看，後頭已經著火啦！」話剛說完，流鶯不禁回頭定睛一瞧。

果然，在漆黑的遠處，只見一片火花，流鶯見狀大吃一驚，頭也不回地朝一條小路奔竄而去。

這個男子却將雙手插入袖口，順勢地打了個噴嚏，若無其事再度地往前走，邊走還邊哼著歌兒。

「小寶你怎麼啦！怎麼啦！

乖孩子，不要哭啊！

這個小孩夜晚很愛哭啊！

大人們在哭，連這個小孩也哭成一團呀！」

然後，他就席地而坐，口中喃喃自語著：

「無論是箭也好，槍也好，都拿來給我！他媽的！」說完後，就慢慢地將頭給垂下來。

在他的眼前，只見永井美作守正慢慢的走過去，沒走幾步路，即回過頭來向御小人目付說道：

「在此地就可以了吧！」

「什麼？」御小人目付像是十分詫異地直瞪著永井美作守，流露出不解的神情，然而

在美作守頭巾之下的目光，却是冷酷而堅定的，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

「回來！」美作守將火把接過來後，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御小人目付煞時楞住了，目送著他離去，覺得很詫異，突然間驚醒過來後，就快步的跟隨其後，問道：

「你究竟要到那兒去？……爲何獨自一人走夜路？……」

職位高居若年寄的諸侯，對於社會上的傳聞，在尚未證實之前，是絕不會輕易就相信的。

在這個禮儀之邦內，有著嚴格的階級制度，無論任何人都不能輕易的破壞這個制度。按理，一名若年寄是不該半夜單獨行動的，然而美作守却毫不在意地如此做。

美作守單獨一人行走於黑暗的路上，由芝口向右轉，再越過汐留橋後，四周益發顯得寧靜，在不遠的前方，依稀可見浜御殿前那片茂密的森林，而海水的鹹味也陣陣地由森林裏飄送過來。

在右邊只見得有三家住戶——脇坂炎路守，松平陸奧守，松平肥後守並排著。

「天之一。」突然美作守大聲吆喝著。

「有！」從美作守的背後，一溜煙地出現在他的眼前的，原來就是剛才酒醉坐於地上的男子，他不知在何時起，就暗地裏跟踪著美作守而來。

美作守先將火把交給他，然後問道：「找到願意犧牲的人嗎？」

「我已經調好了三人，一位是住在駒込片町的一家當舖中，她是個寡婦，和其養子私通，又將自己親生的女兒勒死，年齡38。……再來是住在裏番衆町鐵砲場，御先手組頭倉橋八次郎的妻子，由於他想醫治兒子的肺癆病，不得不煞費苦心的到高田馬場去抓鶴，以鶴血治兒病，年齡39歲……。另外一位是，住在下谷通新町的淨心寺中的一位尼姑，由於和水戶太太的刀童私通，懷孕後打胎，年齡二十一歲。」

「尼姑較適合！」美作守指定要這名尼姑。

不久，美作守和這位男子，一起消失於浜御殿的大門內。

三

在幕府裏擔任要職的人，都不曉得在浜御殿裏，曾經發生過一些稀奇古怪之事。

濱臨著海的西南隅處，有塊高達丈餘的巨巖，和許多小塊的岩石並排著，狀甚奇怪；其右有座建築物，是以檜木建造，門則是鐵製的。

這是利用巨巖的洞穴，而製造出來的秘密監牢。

由此洞穴進入後，設有一級級的石階，同時，在地下通道的左右兩旁，設有許多鐵柵。

被稱爲「天之一」的男子，拿著火把，率先進入洞穴，緊跟在後頭的，則是若年寄。

他每年總是要到此處走動一次，對於陰慘的地下監牢，作一番窺伺。

這座牢房，佔地卅坪餘，建築的相當牢固，那些被鎖鍊鎖住的囚犯們，只是面無表情，靜靜地蹲在那兒。十幾間的牢房幾乎都有囚犯，空餘的只剩下二、三間而已。

奇怪的事情是，雖然囚犯們明知有人來了，而且一看就知道來者是頗有權勢者，可是這些囚犯們，却仍舊毫無動靜，個個都活像啞吧一樣，沒有人開口。他們明知來者是若年寄井永美作守，却沒有人作聲，火把照著原本陰暗的牢房，只見大部份的囚犯們，眼神透露出異樣恐怖的光芒，空氣如死般的沈寂。

顯然這些囚犯並非普通的囚犯，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屈不撓的意志，抱定必死之決心，欲達成某些任務，却在中途被抓來。

美作守走到其中的一間牢房，駐足觀看裏面的三名女犯。

由於要讓她們作爲犧牲品，所以這個牢房暫時給她們使用。

美作守首次看到囚犯們因恐怖和絕望而顦悴的表情。

這三名女犯，每位都很漂亮，又因爲剛入牢不久，所以毫無憔悴之容，反而別具一番風韻。

尤其是胸前雙手合什，雙眼微閉的尼姑，其側面的輪廓，具有一種幽雅的美感，這種高貴的美，和她的罪行顯得很不相稱。

天之一暗想：美作守默不作聲，莫非心意已經動搖不成？

「拖出來！」美作守一聲令下，天之一馬上把牢房打開，同時將三位女犯拖出來。

被拖出來靜坐在通道上的女尼，以一對清澈無邪的雙眼，凝視著若年寄的臉龐。

這位女尼和其餘的二位女犯顯然不同，有著高貴和冷漠的特殊氣質。

「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由於我已皈依佛門，即使自己蒙羞，無疑地我是有罪的，我也不想再做辯白，只是我想明瞭一下，對於使我蒙羞的暴徒，你又如何處置？」由於女尼猜測美作守必是重要的人物，因而向他提出請示，她不僅外型嬌美，聲音更似黃鶯般地動聽。

「噢？難道妳是無辜的，是被逼迫就範的嗎？」美作守滿腹狐疑地反問。

「不錯！正是如此。」女尼答道。

「暴徒是否只是十四、五歲左右的少年。

「噢？」女尼以十分不解的神情，望著美作守。

「羞辱妳的，是水戶太太的刀童嗎？」

「你在胡扯些什麼啊！」女尼以一種冷峻的表情，望著美作守，接著又說道：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難道你認爲一位高級官員，對於一位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尼，就能任意的套上莫須有的罪名，隨便的汚辱她，以逞一時之快，是嗎？」

美作守回頭，對著站立於女尼身後的天之一說道：

「是誰下令捕捉她的？」

「是目付．本多甚左衞門大人下令的。」

「是本多啊——」，在頭巾包纏之下的美作守，很無奈的苦笑了一下，然後猛然想起一件事，再向女尼說道：

「妳是於七月二十六號晚間，於月色之下遭受羞辱的，是嗎？」

在每年的七月二十六號晚間，當一輪明月高懸於藍天之際，人們總是聚集於高地和海濱，透過皎潔的月色下，以眺望那象徵著聖潔的三尊神像。

因此，當天在築地海手、深川洲崎、湯島天滿宮境內、九段坡上、目白不動尊境內、芝浦的海岸和高輪，這些地方的附近，都相當的熱鬧。

就在今年夏季，七月二十六號的夜晚，將軍一家人浩浩蕩蕩的上芝愛岩山，欲登高遠眺那三尊神像。

據說當時將軍下令，由尼姑們以茶水和清菓來接待賓客，於是目付．本多甚左衞門，就在府內的尼姑庵內，挑選了五名女尼，她們都是氣質高貴，面貌姣好的尼姑。

當將軍一家人，興緻沖沖地打道回府時，已經是夜半三更的時候了。

「眞是太不幸了！」美作守很冷淡地說完這句話，然後向「天之一」使了個狡黠的眼

色。

「天之一」將女尼的身子，以左手給轉了過來，見女尼意圖反抗，於是再用右拳，朝著她的心窩打了一記。

挨了一記悶拳之後，女尼昏厥欲倒，天之一即時扶了她一把，慢慢地讓她躺下來。

「要脫下她的衣服嗎？」天之一問道。

「嗯！」美作守點了點頭。

天之一開始動作很敏捷的解開女尼的衣帶及衣服。

美作守拿著火把，在火光的映照下，呈現的是女尼那誘人的冰肌玉膚，和一雙光潤無瑕的美腿。

美作守目睹著天之一做這一連串的動作後，忍不住在心中思忖著「相信不只是我而已，只要是男的看了她，都會由衷地讚美！」

但是當天之一脫下女尼的衣服後，從美作守口中發出的，却是相當殘酷的一句話：

「燒掉！」

四

待天之一將全裸的女尼，拉至地下道的一角時，只聽得一陣細緻的咳嗽聲，不知由何處傳來。

蹲在牢裏，過著度日如年，百般無聊的囚犯們，忍受著死寂般的靜默——這種足以令人窒息的寂靜，對於一般的常人而言，是絕無法忍受的。

如果你認爲，美作守會因爲自己使得這些囚犯們，過著暗無天日的牢獄生活而自責，這就未免太識少見淺啦！

「殺人若可安人，殺之可也。」這是司馬法先生，在其著書中所立下的殘忍教條，在封建社會中，無異於是提醒那些陰險的政客們，如何更有效的伸張一已之權勢。

首先不外要先成立幕府，令士道之徒服之，視爲大義，奉爲名份，願爲幕府效忠，完全除却一己的私心。

站立於黑暗的地牢通道上，美作守那堂堂正正的人格，就像湖水一般的平靜，毫無愧疚之感。

天之一拿著火把走過來，接著說：「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

「嗯！很好。」美作守往前走了幾步路後，突然像想起什麼似地，問了一句：「地之七，最近怎麼啦？」

「一直沈睡未醒。」

「從春天就開始的嗎？」

「已經持續半年了，這一個月來，連吃飯他也……」

「不可能再拖太久了吧！」

「看來是去日無多！」

「我想去看看他。」於是美作守往回走，由石階走下來的轉角處，設有一間牢房，美作守就在此處停下來。

美作守將臉靠近鐵欄干，往裏邊瞧一瞧，在牢房裏面的靠牆處，擺著一張床，床上的被褥看來既扁又平，似乎不像有人在睡覺的樣子。

天之一從袋中摸出鑰匙開鎖，美作守一面拿著蠟燭，一面推開鐵欄杆，躬著身子正欲進入時，天之一慌忙的說道：「且慢！由我來叫他。」

「雖然他是一位絕代的高手，一旦病魔纏身，也只是枉有一身武功而已，絕無法施展出來。所以不礙事的。」美作守說完就笑著挨近病人的床沿，稍一靠近，就嗅到一股噁心的惡臭，叫人覺得彷彿自己都會受到沾辱一般。

美作守再將身子趨前一步，同時也把蠟燭往前挪，然後向著被褥中的病者喚道：

「地之七。」

由棉被的上方，只見到一些雜亂的頭髮，身子却似死了一般，一動也不動。

「可能問了你還是等於白問，不過如今你的身體如此衰弱，還是識時務的好，切勿一味逞強才是。如果你願意告訴我，『大內帖』目前流落於何處，我一定讓你重見天日，絕

不食言，你覺得怎麼樣呢？」

話說完了，可是睡在床裏的病人，却毫無動靜，不見答腔。

「眞是個頑固的傢伙。」當美作守欠身對病人說完話，正欲把腰部挺直時，說時遲那時快，瞬間，棉被被掀起，一個巨大的黑影騰空躍起。

「啊——」

美作守馬上閃開。其實美作守早該要存有戒心才是，因爲對方並非是普通一般的對手，美作守這一著棋可算是敗得夠粗心大意了。

在美作守還未完全閃開之際，佩帶於腰際的大刀和小刀，早就被對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抽走了，待美作守發現時，刀已持在對方的手上。

天之一看情形不妙，一言不發地猛朝著對方，狠狠地殺了一刀，然而已絲毫於事無補，反而讓對方信心大增。

當天之一盡全力揮出一刀時，對方並沒有去接它，只是略將身子一側，順勢地一刀就刺向天之一的胸前。

天之一發出一聲慘叫，馬上就倒地不起。

隔著天之一，美作守和囚犯彼此相對地注視著對方。

這位囚犯的披散長髮，雙目圓睜而有神，由剛才自美作守手中掉落的燭光看來，這完全不像是病人的眼神。

此人，雖然外表看來瘦弱，却全身充滿著殺氣，恰似欲將在黑暗的地牢中，鬱積了好幾年的殺氣，一下子都迸發出來似的。

「如何！美作守？」

這是囚犯所發出來的第一聲，低昂有力，十分的清晰。

「……」

美作守手無寸鐵，也只好默不作聲，全神貫注地注視著對方，拼命地壓抑住自己胸中的忿怒與懊惱。

囚犯爲了等待這個時刻，曾經裝病長達半年之久，這並非是普通人的意志所能完成的。

「記得二年前，當我被關進地牢時，曾對你當場發誓，這輩子若要重見天日，再獲自由，我要完全靠我自己隻身獨闖。」

「……」

「如今你竟忘了我曾立下的誓言，貿然地前來探視我，這樣輕舉妄動，不該是凡事深思熟慮——井永美作守做出來的。孫子兵法裏曾說過『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你試想，使我能巧妙地運用孫子機略的人，不就是你自己？所以我在此向你致上我的感謝。」

「……」

「我絕不怨你，也不想在此處殺了你，以洩胸中之憤，我絲毫沒有報復之意。……因爲我十分清楚，所謂勝敗乃是兵家常事，是暫時的，今日雖然我勝了你，也許將來有一天，我又會被你擊敗，這就是世事有趣之處，當我被關進地牢之時，自認爲恰似一條失去自由的魚，被放置在魚池之中，但是我總是肯定地認爲，這條魚一定有機會再重獲自由，只要它耐心地等待，一旦魚池有缺口時，自然就能重獲自由，至於此魚究竟能活到何時，那就讓我們姑且一試吧。……至於你給予我的稱謂『地之七』，從現在起，我原封不動地，再把它還給你，浪人我『夢殿轉』，要開始選擇自己的道路了，朋友！後會有期了。」

五

在地下道的最深處，設有一鐵閘，只要將此鐵閘打開後，就能清晰地聽見浪潮拍擊的聲音，同時會嗅到一股海水的鹹味。

位於浜御殿左側的石岸，有一處深陷進去，很容易讓人誤以爲是溝渠。實際上，由此處可以直通地下道。

有一條船停泊於此處，船上堆積著許多木材，乍看之下，不易發現端倪。船上還擱置著天之一的那把火炬，火把仍舊不斷地燃燒著。

「夢殿轉」將美作守反關於地牢裏，以十分寧靜而穩重的脚步，出現在地道的秘密出口處，一脚踏進船艙後，夢殿轉隨即輕快地操舟，瞬息就離開了岸邊。

雖然夢殿轉曾經在地牢內苦囚二年之久，但是他這種沈著、穩重的態度，却截然和一位剛出獄的囚犯不同，他的神態自若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

海面籠罩著一層薄霧，好似妖艷的美女，蒙上一層面紗，具有一種朦朧的美，引人遐思。

夢殿轉居然能逃離地牢，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蹟。

當夢殿轉由堆積如山的木材中，隱約地聽到一連串低沈的呻吟聲時，船離開浜御殿，已經有相當遠的一段距離了。

然而依照「夢殿轉」搖船時的從容態度，完全不像是知道在船裏還睡著一個人，等著讓人用薪木來焚燒似地。

當江戶灣的那座孤島——佃島，已經被遠拋在後面時，風浪愈加强大，在茫茫的大海上，再也看不見其他的船隻。於是「轉」把船槳放下來，開始把木材丟進海裏。

當所有的木材都拋盡海底後，從熊熊的火光中，可以清楚地瞧見一位披著白衣的半裸女郎。

女郎豐盈的肌膚，在搖曳的燭光下，襯托出各種撩人的幻影，使得女郎美麗的胴體，更富於神秘的色彩，「轉」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同時他覺得，從這位女尼雙目緊閉的神

態中，可以推測出她是相當的害羞。

「轉」將女尼身上的繩子解開，然後再坐回原位，專心一致地划船，不再看尼姑一眼。

待女尼穿好了衣服，使向「轉」深深地敬禮致謝，但仍沈默地未曾啓齒，只是深深地將頭垂下。由於浪潮的起伏很大，使得船內的人們，也跟著搖幌不定。

小船駛抵至袖浦某處的沙灘時，兩人仍舊是默然。船上的火把早就被丟棄，四周一片漆黑。

「轉」把手中的槳放下，首次向女尼打了個招呼：「我坦白地告訴妳，我並非有意想搭救妳。」

其實，這件事女尼自己的心中，也十分清楚。

她在心中揣度著：「他明明也是地牢中的一名囚犯，究竟在何時，將自己由美作守的手中給救出來的呢？自己還是等到被鬆綁時，才恍然大悟的呀！」

「待會兒船一上岸後，我們馬上就要分手了，因此我也不想詢問妳的身世。」

「是的，我也知道。」女尼點了點頭。

「轉」從船上下來後，忍不住走到女尼身旁，問道：

「妳是在二十六號夜晚，被將軍汚辱的嗎？」

可見尼姑和美作守的談話，夢殿轉都聽到了。

在尼姑和美作守的對話中，美作守曾經問女尼道：「妳是在二十六號晚間，於月色之下遭羞辱的嗎？」

雖然美作守未曾說明對象是誰，可是夢殿轉根據自己敏銳的直覺，判斷對方非將軍莫屬。

女尼沒有答腔，表示默認了。夢殿轉，不禁發出低沈的笑聲。

「今天的犧牲對象，恰好選中妳這位女性。」

「啊！……」

女尼抬起頭來，在朦朧的霧色中，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夢殿轉。

「請問你，爲何我要被焚燒呢？」

「那是一種傳統的儀式。」夢殿轉很冷淡的回答，接著又補充：「由於要紀念祖先們，在沙場上那種慷慨就義的決心與勇氣，所以傳統的習俗中，每以玄豬儀式中的營火，來象徵軍營中的營火，以資紀念。其實始作俑者也不知是誰，居然想出這鬼點子，在玄豬儀式中，要從牢獄中選出一名囚犯作爲犧牲，但是僅限於女囚，美作守選中你，還是最近不久之事呢！」

「……」

「其實也不能認爲，這是毫無意義的一項儀式，而嗤之以鼻，畢竟無可否認的，這個世界仍舊是以武力和權勢爲基礎而組成的。」

「……」

「如果美作守，明知道妳是遭將軍的羞辱，更不會因此而同情妳，縱使妳今夜犧牲了，不用說是明天，我相信只要在今兒個晚上，他仍舊是無動於衷，絕不會耿耿於懷。……因爲在政治祭壇上，對於這些犧牲者，根本無法一一的予以關注，今日的權貴之士，欲維持一己的權勢，終日勾心鬪角，那會有心思注意這等小事？」

「你被關在地牢裏，對於我而言，實在是一件幸運之事。」

「不！如果妳要感謝我的話，那末免言之過早。」轉接著又說道：「爲惡勢力所圍捕的人，也不一定都是正義之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不一定都是俠義之士。」

「……」

「回想我這二年多以來，在陰暗的地牢中，不斷地壓抑自己的七情六慾，所盼望的只是要重獲自由而已。……今夜我看見了妳那細緻的肌膚，引發了久藏的慾望，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此刻的妳，等於是在一頭飢渴的野獸前，自動地獻出甘美的肉一般。」

女尼聽了這番恐怖的話後，出乎意料的，她居然並不覺得害怕，因爲她深深地體會出這些話中，所隱藏的那種悲痛。

……突然，夢殿轉以男性孔武有力的手腕，將她擁入懷中，女尼絲毫未曾抗拒。

女尼在當時，爲何不拒絕夢殿轉呢？即使在日後，女尼自己默想千百回，仍然百思不解，不知所以然。

在夢殿轉溫柔的愛撫中，女尼直覺地認爲，透過他那厚實的掌心所予人的溫馨，傳達來的是一股濃郁的柔情。

雖然女尼實際上是被他侵犯了，但是在她的心中，却沒有留下任何的怨言，回想兩個月前，在愛岩山，被將軍命令作爲接待時，所發生之事，當時對於將軍簡直恨入骨髓。而今昔的兩種感受，又有著天壤之別咧！

如此不曉得過了多少的時辰……

夢殿轉才從女尼的身邊起來，女尼也緩緩地睜開雙眼。此時，霧氣早已散盡，女尼只覺得今晨的星兒，顯得分外的明亮。

女尼慢慢的起身，待將頭髮梳整完畢後，夢殿轉已經走到海灘去了。

「即使妳恨我也沒關係，只要妳記得我，知道我是浪人夢殿轉這就行了。」他的語氣中含有些許自嘲的味道。女尼將秀麗的臉龐抬起，以分外明朗的聲音問道：

「你將要往那兒去呢？」

「我還未決定……不過，依我看，木曾山中作爲藏身之地，倒是頗爲恰當的。」

如此回答後，夢殿轉就邁開大步往前走，才走不了三、四步後，却突然又想起某事般地，回過頭來對她說：

「我告訴妳一件事吧！我原本是『隨一』幕府的密使，我之所以被緝捕入於牢獄，罪名是在西丸大奧處，有侵犯將軍女兒之嫌疑。」

這段話令女尼覺得十分的意外。

六

已經是夜半三更的時候，夜深了。

在一家陳舊的店舖內，有一間房間却還點著灯；雖然房內的少女已經上床很久了，却難以入眠。

這位少女名叫加枝，芳齡十九歲，到江戶來投靠伯父默兵衞，屈指算來也不過才十多天而已。

加枝生於若狹灣，所知道之事也只限於若狹灣而已，因此對於偌大而繁榮的江戶，諸如男女叫囂式的說話語氣，或所見所聞，就土生土長的她而言，覺得十分的奇異和恐怖，所以在這十幾天的日子當中，在精神上，她已疲憊不堪。

加枝具有一種女性特有的溫柔和文靜，此種氣質使她無法適應江戶城的生活方式。

不過，加枝是來投靠伯父的，因爲除了伯父之外，她根本就舉目無親了。……這也是

遵守上月才過世的母親之遺言，因爲在若狹灣，加枝沒有任何親人，所以除了來投靠伯父外，加枝別無他途。

默兵衞是伯父的別名，至於伯父爲何會擁有這個別名呢？說穿了還是由於他一向沈默寡言而聞名鄉里，記得當初加枝剛來時，伯父見了她，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她，說了一句「妳來了啊！」

甚至都不曾詢問加枝，關於故鄉的事物。

加枝從來就不知道，伯父究竟在做什麼生意，來了十多天之後，仍舊是毫不知情。

默兵衞每天總是在大約午後夕陽西沈時外出，然後到了夜半三更時，才會回來。如果你問他，究竟在做什麼生意？也不能問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加枝也懶得問他這碼子事。

默兵衞的住屋，在江戶城內，算是十分貧困的地區，當地的居民們，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勉强地圖個溫飽而已。

加枝來了兩、三天之後，深深地了解這些貧民區的居民，雖然講話時的語氣，活像在和人吵架般，可是實際上，却個個都心地十分善良。

尤其是對於默兵衞，雖然默兵衞的生活方式和鄰人們截然不同，也沒有人曉得他的工作性質；可是鄰人們對於默兵衞，却絲毫未曾懷疑過，仍是以親切、友善的態度來對待他。——總之，此處瀰漫著一種悠閒的氣氛。

話雖如此，然而由早到晚，未曾有片刻的寧靜，嘈雜的各種聲音，叫加枝實在難以忍受。

此刻——加枝輾轉難以成眠，眼睛大大的瞪著天花板，回想著故鄉的一切景物，眼中浮現一片幽靜的海和雄偉的山。

想回家的念頭，一直在她的腦海中打轉著。

母子兩人相依爲命的寧靜生活，似夢幻般的消失，如今不得不在江戶生活，對於命運的這種安排，一直到目前爲止，加枝仍不願承認這是事實，總認爲這是虛構的夢境。

加枝總是覺得，在若狹灣的故居，母親依然健在天天倚閭而待，盼望自己能早些回去。

此時她的心中，湧起一股激動的思鄉情懷，眞希望天色快亮，好讓自己能一早就整理行囊，回鄉探視。

「……媽咪！」

想像慈母平日的神態，加枝忍不住失聲地叫了出來。

不料此時，伯父房間的門却「砰」地一聲，被打開來了，加枝驚慌失色，害怕的發不出聲音來。

朦朧的灯影中，彷彿輕輕掠過一個黑影，加枝沒有勇氣張開眼睛，只是屏息著，在被

窩內縮成一團，直打哆嗦，經過短時間的沈寂後——

「默兵衛不在家嗎？」低沈而從容不迫的聲音傳至加枝的耳內。

「是的。」加枝的聲音微微顫抖著，仍舊還是閉著眼睛回答。

對方朝著加枝靠近一步，加枝不禁害怕的，以發抖的雙手將蓋被整個蒙住臉。

對方由床後，轉到壁櫥前，把櫥內的箱子拿出來。

此時，加枝心裏雖仍有餘悸，已經敢稍微將眼睛瞇成一條縫，偸偸地看他究竟在做什麼？呈現眼簾的，是一位頭髮和鬍子既亂且長的男子，穿著一件破舊的灰色衣服。

從箱子裏頭，他拿出一套黑羽雙重的和服，以及刀子，等他站直後，加枝就像作賊心虛般，趕忙再度地閉上雙眼。

於是闖入者一言不發，逕自地朝厨房走去。

約有四刻時辰之久，加枝靜靜地不敢稍微動一下，仔細地傾聽，自廚房的那一頭所發出的聲音，開始時是開水龍頭的聲音，由唏哩嘩啦的冲洗聲，可判斷有人在洗澡，待水聲停後，還聽到些微的刮鬍子聲。

好幾次下定決心要起身，却仍不敢起身的加枝，最後終於下定決心，迅速地起身將衣服穿好。

加枝起床後，先把棉被疊好置於一旁，然後就規矩的坐著。一直等到闖入者再度出現

時，加枝還是不敢正視對方，整個身子就像石頭般，僵直的坐著。

「你是默兵衛的家人嗎？」

「是的！」

「默兵衛回來時，我麻煩妳代我轉告一聲，」

「……」

「妳就說，『夢殿轉』已經從牢獄中脫逃，就行了。」

聽完這些話後，加枝膽怯地注視他一眼，因爲她突然想起遙遠的一件事。

只見此時，對方頭髮梳理得十分整潔，鬍子也修刮過了，看來分外的年輕，透露出一種高貴的氣質，尤其是他那副冰冷的雙眼、鼻樑和嘴，顯得很有個性，然而在紅色的灯光下，他的膚色却顯得十分蒼白，頗有曾在牢房挨過的陰慘味道。

他那高瘦的體格，散發出一股魔力，足以使一般人爲之懾服，具有一種淒慘的味道。

「妳知道了嗎？」

「知道了！」加枝點個頭，在口中覆誦一次「夢殿轉先生」。

突然，她覺得這個名字好熟，如像在以前早就聽過了。

但是當她把頭抬起來時，夢殿轉早就背向著她而走了。

七

約莫一刻鐘的光景。

「夢殿轉」已來到金杉橋和將監橋之間，同朋街尾的一家酒店內歇脚。

大名屋敷（高級住宅區）的這家酒店，是專門以剛賭博完的賭徒們爲對象，所以等於是通宵達旦地營業。

當「轉」進入這家酒店時，有數名的臨時工和失業者，正在高談闊論地說些下流的話，後來這批客人走後，整個酒店就突然地安靜下來，除了「轉」之外，另外還有一位客人，正面對著牆壁，悶悶不樂地獨自飲酒。

「轉」，獨自一人默默地將杯中的酒，很快的一飲而盡，在不知不覺中，他已經連續地喝了五瓶酒。

雖然他已經有兩年多滴酒未沾了，强烈的酒精在體內促使血液奔騰，但是他的腦海却十分的清醒，毫無些微的醉意。

「轉」在天亮以前，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須完成。

——那眞是毫無意義之事。「轉」禁不住喃喃自語地自嘲一番，不過如果放置不管的話，又將會傷害到自己的自尊心。雖然這件事情相當的危險，但就是由於它的危險，反而使得「轉」更是意志堅定，毫不猶豫。

「愈危險才愈刺激，就因爲太危險了，所以我更想嘗試。」轉，在心中深深地下定決

心。

在到默兵衛的家之前，轉，連作夢也沒有想到這回事。當他從默兵衛家裏的箱子之中，拿出自己以前寄存的衣物和佩刀時，却同時還發現了一封信。

這是默兵衛就心自己不在時，轉，可能來訪而特意留給他的一封信。

信裏面，只見簡短的一行字。

「清姬目前在松平中務少輔的家中。」

你道清姬是誰？清姬就是將軍的女兒。

「原來如此，」夢殿轉突然之間，胸中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等到這種茫然無依的感覺，似退潮般地消除後，轉，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見清姬一面。

……這已經是第六瓶酒了，轉，努力地想回想清姬秀麗的容貌。

然而不知何故，清姬的容貌却無法及時浮現於腦海，夢殿轉心想：清姬的容貌，我絕不可能會忘記的，因爲這兩年來，在黑暗的地牢中，我無時無刻不想著她的容貌呀！

轉，顯得有些焦慮不安，心想：

當自己重獲自由，下定決心想再見她一面時，爲何她的容貌，好端端的却會從腦海裏消失呢？轉，放下酒杯，站起身子，正欲跨出酒店時。

「先生……」

突然，剛才背對著轉，獨自飲酒的男子，向轉打了一聲招呼。

夢殿轉很自然地回頭，冷眼地打量一下對方，看見了在對方的臉上，由額頭經右眼至耳朵處，有一道明顯的疤痕。

「……？」

對方朝著默然不語，等待著下文的轉，咧嘴笑了笑。

「我能和你同行嗎？」這句話說得十分唐突，轉，心頭不覺一驚。

「你想跟著我？」

「正是如此。」

「爲什麼呢？你能說個理由嗎？」

「不爲什麼。」

「不爲什麼？」轉作苦笑狀，接著豪邁地說道：「喜歡跟著我的話，就走吧！」

八

從赤羽橋向左拐，在通往三田寬闊的路途中，夢殿轉和一位陌生的男子同行，瀟洒地將雙手斜插於袋中，以緩慢的步伐前進。

風已經逐漸的停息了，天也快亮了，四周一片寂靜，使人覺得自己的脚步聲，都清晰地可以聽見。

趕著這段路程，沿途所聽見的，也僅限於鳥兒展翅飛翔的「拍拍」聲而已。

「喂！」轉朝著還落後四、五步的男子，招呼了這麼一聲。

「你是以前早就認識我的嗎？」轉問道。

「可以這麼說吧！」

「但是我並不認識你呀！」

「你當然不認識我啦！可是我以前就見過你……原本我還以爲你已經完了，再也見不著你了。」

「……」

「當你突然的出現於酒店的門口時，剛開始時我還半信半疑，認爲要不是自己的頭昏眼花，看走了眼，就是你陰魂不散，化爲鬼怪出現。」

「鬼啊！也許我的確是鬼怪的化身。此時，雖然我已能兩脚自由地走動，可是連自己都還半信半疑，不相信這是事實呢？」

「你相當的鎭靜、沈著。請恕我冒昧地說一句話，我覺得你似乎比兩年前更高明了。」

「其實，即使你說我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這也不打緊，我不會在意的。」

「老實告訴你吧！在這個世上，我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可是當我猛然見到

你時，却覺得毛骨悚然，背脊一陣冰涼。」

「你可是在當偸兒的？」

「除此之外，我也別無他途。只是我和其他的偸兒不同，不盜取金銀財物，只盜取刀子，這是我自己所立下的誓約。」

「是專門侵入武士家，只盜取刀子的嗎？」

「是的。」

經由對方的解釋後，夢殿轉終於明白了，由於刀痕使得他的臉變得如此醜惡，所以這個偸兒才立下誓約，專門要偸取刀子，剎那間，夢殿轉突然對於偸兒，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親切感。

「敢問尊姓大名？」

「勘次郎便是。」

兩人沈默地再走了幾步路後，夢殿轉就對他說道：「我現在要前往大名屋。」

「我早就料中了，所以才會作此要求，想與你同行。」

「……」夢殿轉無言以對。

「你可是要探訪一松平中務少輔先生，沒錯吧！」顯然勘次郎認識他。

「不錯！你的直覺相當正確。」

「先生今日頭一次回到娑婆來，會如此做，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爲奇。」

夢殿轉在心中暗忖著——這位勘次郎居然知道我和清姬的秘密，這種偶然的巧遇，難道不是命運的安排嗎？

松平中務少輔的住宅，是在寬永以前所建的，外型豪華而雄壯。

正面的右側，設有雙層的塔門，左側則設有較塔門更高大的貴賓門，專門爲接待貴賓而設的。

不知來自何處的光綫，將這棟建築物的影子，明顯得映照於路面上。

這棟建築物有一片戒備森嚴的高牆，夢殿轉和勘次郎沿著這段高牆走著，至轉角處，兩人暫時歇脚。

此處，築有好幾棟侍衞們居住的平御長屋，一棟棟的並排著。

如果要翻牆而過，就該選定這最好的角落才是。

夢殿轉抬頭打量了一下前面的一顆楓樹，勘次郎機警地對夢殿轉說道：「先生，還是由我先來吧！」

「當心警衞狗喔！」，夢殿轉如此叮嚀道。

「好的！」

只見勘次郎拿出細長的鈎，「叭」的一聲就擲過去了，那種熟練的動作，不愧是吃偷

兒這行飯的。

隨著勘次郎身後，爬上牆的轉，從牆上往下瞧，只見兩團黑壓壓的黑影扭成一團，轉拿起身上的小刀，對準了目標，投了一刀。

發出一聲慘叫，一命嗚呼的是一條白色的大狼狗。

這隻狼狗未曾吠叫，却突然地往勘次郎身上猛撲，只要從此點來判斷，就可以證明這是一隻經過相當訓練的好狗，同時可見這棟屋子的警戒，必定是相當的嚴密。

「害我嚇出了一身冷汗！」勘次郎仍舊心有餘悸，心神甫定，

夢殿轉把手帕撕開來，將勘次郎被咬傷的左臂給綁好。

「院子裏可能還會藏有三、四條惡犬。」

說完後，轉，就率先地朝前走，心想：「由此處要到內部，可能還有一大段路，這中間的路途，還必須殺掉幾名巡邏者。」

如此下定決心後，轉的態度，就變得堂而皇之了。

九

眞是無巧不成書，當兩人闖入這棟住宅的時候，恰巧此時，這棟房屋的主人，今年十九歲的松平中務少輔直之，正穿著睡袍，腰際繫著帶子，脚上沒有穿上襪子，從正殿的廳堂走到小院裏，欲穿過長長的走道，到屋內夫人的寢室。

在這麼晚的深夜裏，還到裏屋去，這是前所未有之事。

松平中務少輔，由於貴爲藩王，所以日常的生活非常嚴格而有規律。譬如有事外出時，如果他是從東邊的門出去的話，回來時就務必要從東邊的門進入，不能說，由於回來時的方向在西邊，順著就要從西邊的門進入，如此，守門的也不會爲他開門。雖然他貴爲藩王，也不能打破這種規律，一旦他打破的話，守門的會被下令切腹自盡。

當藩王欲進入妻、妾的房間時，應該在黃昏六時前先行通報，這也是一項規定。

何況，在松平中務的宅邸裏，夫人又是貴爲將軍的女兒——清姬。

所以，即使清姬直接稱丈夫「中務少輔」，不在名字的後頭再加上稱謂，也無所謂。

清姬所使喚的女傭，大部份都是從江戶城西丸的娘家，陪嫁時順便帶過來的。

至於清姬的女傭們，在藩主的背後，也都是直呼他爲「中務少輔」而已。記得當清姬要下嫁給中務少輔時，「老中」還曾經頒佈一紙命令書給中務少輔，這紙命令書的頭一條上記載著「中務少輔應以清姬爲重，善待她，不得有誤。」此條文，傭人們解釋爲是「清姬至上」之義。

對於年輕氣盛的藩主而言，這些傭人們的無禮犯上，令他相當的氣憤。但是由於當他迎娶清姬時，某些權貴之士也曾向幕府提出建議，要求給予藩主聘金三萬兩，每年薪俸一萬兩，因這道政府的命令，所以他對於這些傭人們的種種無禮，就只能視若無睹般地百般

容忍。

不過，有一件事却令他忍無可忍，那就是他與清姬只有夫妻之名，却無夫妻之實。雖然清姬被迎娶過來已經有三個月了，但是却拒絕與他同房。

「我的身體不太舒服——。」

每當中務少輔向清姬通告要進裏屋時，如像千篇一律般地，清姬總是如此回覆。

對於一位作丈夫而言，無疑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清姬較直元大三歲。古時一位男子如果娶一位未達成熟的少女爲妻，要等她至成熟，有時需要花上四年的時間，這也是十分普遍的事。

但是已經成熟的妻子，拒絕與丈夫同床，却又不說明理由，直元的忿怒已經忍無可忍，所以走到房門口的「直元」，便使勁的拉鈴，用力的敲著門。

「開門！我要見夫人。」

門內的老傭人和看門者却對他說：「不得無禮也不得野蠻。」呵責聲不斷地傳來。

「什麼叫野蠻？一位丈夫要進入妻子的房裏，又有何不對呢？快開門！」

「現在已經過了晚上六點了。」

「在這之前，我的事先通報，你們那一次又曾接受？」直元突然將插於腰際的刀子拔出，往門鎖擊去。

對武術頗有研究的直元，氣急之下的力氣更是嚇人，使得女婢們發出恐懼的驚叫聲，顯然地，直元要破門而入，並不需要花費多少的時間。

待直元破門而入後，逃離幾步的老傭人，仍頻頻地告誡直元「勿衝動，要冷靜才是。」

傭人們的態度和叫聲，有侮辱直元的意思。

「和你們無關，少管閒事，下去！」

直元大跨步地往裏面走，傭人們瞧見雪亮的刀子在灯下閃閃發光，嚇得躲到附近的房間裏；有些不知就裡的傭人，聽見外面的叫鬧聲，急忙跑出來看，頓時嚇得拔腿就跑，甚至連鞋子都給丟了。

「先生，你要冷靜些。」

各種尖叫聲，仍舊持續著，然而這些叫囂，反而使直元更爲忿怒。

如果有人想阻止他的話，此刻他一定會毫不考慮的將他殺掉，他眼光掃射著四周，就直接往清姬的房裏走去。

十

清姬身上蓋著質料細緻，小碎花圖案的棉被，正躺在床上休息。

在白色的睡衣下，那雪白細嫩的肌膚，顯得更爲潔白。她那瘦削的臉龐和長長的睫毛

，予人一種孤寂之感；她的雙肩細薄；雙手交閣於胸前，令人覺得楚楚可憐，而有種薄命之感。

就寢前，傭人們幫她把頭髮給披下來，此時，她那烏黑的一頭秀髮，披散在棉被上，使得她的臉龐看來，更令人覺得孤寂。

在隔房的不遠處，女婢原已經熄灯就寢，突然聽見由樓下走廊處傳來的鈴聲，於是急忙自棉被裏起身。

「夫人！」

聽見女婢的叫喚聲，清姬緩緩地睜開雙眼，但是仍舊未曾挪動身子。

「夫人！大人要來向妳問好了。」

「……」

清姬只是微微張著嘴，沒有開口說話。在她的眼神當中，透露出一種茫然。

女婢們匆忙奔至樓下，匆促地說道：「大人！怎能對夫人如此無禮？」

每個人均以尖銳的叫囂聲，齊集非難手持刀子的中務。在樓上的清姬，隱約地可以感覺到女婢們躲閃於刀光下之情景。

「嗚！」聽到幾聲悲慘的叫聲，清姬不禁花容失色。

忽然「砰！」的一聲，房門被打開，清姬面色慘淡、雙目緊閉。

刀双血漬斑斑，極度氣憤的直元，眉部和嘴唇均不由自主地痙攣著。

進得屋來，他先探頭出去，對隨他上樓來齊集走道的女傭們喝斥道：

「你們若敢大膽進得屋內來，我便取了夫人的性命，妳們還是給我退下去吧！」

然後大力的將門給扣上，筆直地走向床頭，投手一擲，血双就端正地立於臥舖上。

「我的夫人！妳三番二次拒絕與我親近，究竟是何居心？說！」直元單刀直入地向她追問。

「……」

「少和我裝聾作啞！……今日妳不與我說清楚，我絕不就此罷休！」

說罷！直元突然地將裹於清姬身上的被子給掀起。

在白睡袍下，依稀可見清姬優美的曲線，就像生長於懸崖邊一朵孤寂的白菊般，有著高貴而雍容的氣質。

「夫人！」

直元滿怖血絲的雙眼，注視著清姬，本能地伸出一隻手欲扯開清姬胸前的衣服。

剎那間，清姬的臉部因痛苦而扭曲著，雙眉深鎖。

——「妳是屬於我的。」直元似夢囈般地呢喃著，使勁地撩起清姬的睡衣，同時更加挨進她，清姬不由得發出慘叫。

過於興奮和激動，使得直元只覺得呼吸急促，心跳加速，體內的熱血奔騰、雙肩不斷地抖動著，當直元正欲將五指伸至雙腿間時……

突然，直元的五指無力，頓時整個人癱瘓於榻榻米上。聽見直元「叭」的倒地聲，清姬連忙將身子坐正，同時整理自己零亂的衣衫。

十一

在昏厥的直元身後，有一個黑影靜立著，清姬定神瞧一瞧，不覺訝異地叫了聲：

「咦！」她似乎發現了奇蹟似地喜出望外。

四目相投，渾然忘我……

含情脈脈，相對無言……

漫長的兩年來，清姬朝思暮盼，難以忘懷的他，終於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了。

究竟是幻亦是眞呢？——「轉！」清姬似夢囈般地呼喚著戀人的名字，終於證實了這並非是夢境。

「轉！」清姬反覆地喚著他的名字，就像是死而復甦的幸運人兒一般，又是跳著，又是叫著。

隱藏許久的愛慕之情，使得清姬毫不遲疑地，把自己的嬌軀投入戀人的懷中。

「我日夜不斷地想你！念你！念你！又想你！」

敍不完分離時，兩地相思的苦楚，此刻面對著他，一訴心中的款曲，清姬禁不住熱淚盈眶了。

淚水似決了堤似的清姬，轉，不勝憐惜地擁著她、摟著他，心想：

「清姬爲了我，受盡委屈，一直守身如玉……」

清姬的眞情，深深地令他感動，頓覺心頭一陣酸楚，宛如刀割。

「……清姬的丈夫中務少輔，在忍無可忍之下，闖入她的臥室，正欲佔有她時，恰好自己及時趕到，難道這是上蒼有意的安排嗎？」轉，此刻心亂如麻，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是好。

當然，這突然的邂逅，不可能完全改變兩人的命運。

走道上，頻頻地傳來傭人們的脚步聲。

「姬！今生有緣，終會相見，願卿珍重！」

轉！在清姬的耳畔低語著，向她忍痛道別。

「不！不！離開你，我再也無法活下去。無論天涯海角，我只求永伴君側。我懇求你，帶我走吧！好嗎？我求你。」

一剎那之間。夢殿轉遂產生一股强烈的憐香惜玉之情。轉，下定決心，願和她同生死，共患難。

然而當他看到傭人羣集，事與願違時，不得不打消剛才的念頭與決心。

原本他打算先讓直元恢復知覺，再脅迫直元令傭人不得追殺，利用這種方法來脫逃，但隨卽放棄此種想法。

因爲他就目前自己所處的情形判斷，自己的生命還不至於受到嚴重的威脅。

「姬！珍重再見——。」

清姬雪白的玉手，緊抓著轉的衣衫不肯放，轉，好不容易才將她的手給拿開，踏出房門。

傭人們出奇的沈默，不約而同的拔刀出鞘。

他們聽說大人未曾事先通報就亂闖，特地跑來探望大人，不料此刻大人正昏厥於地，夫人却緊抓著一位陌生浪人的衣衫不放。

此情此景，看得令人深爲大人叫屈，憤慨之情油然而生，於是傭人們馬上下定決心。

——「絕不能讓這個壞蛋活著離開，我們要和他拼到底。」

殺氣騰騰的寢室，將清姬深深的戀情給封鎖了。

清姬望著漸漸遠去的黑影，全身好像虛脫般地，整個人都楞住了。

——「如今轉已不再是兩年前的他了」，突然清姬有這種直覺掠過腦海。

……夢殿轉被衆人團團圍住，但他却一人單槍匹馬的殺出重圍。

後面仍有四名僕役，緊追不捨，夢殿轉却毫不理會他們，只以平靜的語調說道：

「這種無益的殺生，我不想做。」

四名僕役們緊閉著嘴，沒有人願意搭理他。

「我名叫夢殿轉，昔日淸姬欲離開江戶時，我曾經暗地裏護送過她，因爲我這種工作是相當隱密，不便公開的，所以我今日來向她辭行，很冒昧地未經通報就擅自闖入，不過我絕沒有其他的任何意圖，如果你們能諒解，願意放我一馬，就可以避免無謂的犧牲，也不至於懊悔。……不知你們意下如何？」

轉，誠心誠意地向他們這麼說。

然而這些話絲毫不起作用，因爲話聲甫定，就有一位僕役，從正面一刀殺過來。

轉，只是輕輕一閃就躲過了，於是他一直奔出走道。

淸姬的哀叫聲頻頻傳來，轉，却是越走越遠。

「喂——」從背後猛鑽出來的殺手，夢殿轉才將他給擺平，冷不防從正面又是「呀——」的一聲砍過來，轉巧妙地閃過這一刀，不料從側面又是「嘟——」的一聲刺過來。

轉，那排山倒海的氣勢，將這些追殺者，個個嚇得面如土色。

「我不希望會發生無意義的殺生。」

轉，厲聲的喝斥，對方的殺氣整個都給震懾住了。

抓住這剎那間的空檔，轉，飛快地逃至小院中去。

「切勿讓他逃走！」

「抓住他！」

衆口異聲地在喊叫著。

轉，一邊脫逃一邊想著：

——勘次郎目前不知情況如何？我想這身手敏捷的偸兒，大概不至於會被抓。——半途，從黑暗的樹底下，突然竄出一條很大的狗，轉，俐落的殺了一刀，迅速地解決了它的性命，然後再由當初進來之處，翻牆後縱身一躍。轉，原本想飛快的離開，倏地整個人又站住不動。

「……！」

天色已經漸漸亮了，前面霧氣瀰漫的道路上，出現一道黑影，正目不轉睛的凝視著他。

十二

在荒廢的庭院中，霧氣仍舊很濃。

幾年以前，這一定是座寬敞的住宅，然而不知何故，此刻却形同廢墟。在霧氣的籠罩下，年久失修的庭樹，紅葉滿枝頭，却也散發出一股自然純樸的風韻。

冬天歸返的小鳥，以此作爲構巢之處，是頗爲適合的。這棟偌大的房子中，由於久無人煙，所以孤寂的氣氛十分的濃厚。

踏著被露水給濡濕的草地，有兩個身影沈默地隨行著，枝頭的小鳥自恬美的睡夢中被驚醒，紛紛地飛走了。

兩人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動魂激魄的俠氣，行蹤所到之處，令那羣敏感而膽小的鳥兒，都被嚇跑了。

越過不甚陡的斜坡，沿著泉水旁長滿青苔的路上前行，到了路的盡頭處，彷彿事先早就選定此處般，兩人的脚步同時落定，彼此相距九尺，四目相對，默默凝視，時間就在分秒間這樣給溜走了。距離太陽出來，還有一些時辰哩！

晨霧逐漸地散盡，兩人各執一方的對峙，看來更加的明顯，也更恐怖。

夢殿轉的面貌，原本就夠蒼白的了，然而在根平住宅前靜候他的這個人，其面貌較夢殿轉更爲陰慘而恐怖。

對方的年齡，可能較夢殿轉大出許多，左眼混濁，獨缺右眼，狀甚恐怖。

五年前，當夢殿轉初認識他時，「十六夜十兵衛」的聲名，對於潛心劍道的武士們而言，莫不聞之而喪膽。

「十六夜十兵衛」所使用的十六夜斬，是一種殘酷的劍法，也是一種神技。

聞名於西國的雄藩——師範役，擅長於長槍的技倆，遠近馳名，無人敢靠近他的道場，與他比劃。然而八國的十兵衛，聽此傳聞後，毅然地決定單槍匹馬的探訪道場，獨自坐在道場的中央，等候著師範役。師範役拿著戰國的長槍出現後，一言不發地，朝著十兵衛處猛地就是一刺。

在窗戶外圍觀的人們，不禁被這副兇狠的場面給嚇呆了。

十兵衛的坐姿絲毫未曾改變，只見師範役的長槍却突然地斷成兩截，同時尖端處還飛上去，刺進天花板內。

師範役發出一聲怪叫，跌坐在十兵衛前，瞠目怒視著他。

彼此沈默的凝視著，此時的氣氛沈重得足以令人感覺窒息，這種沈默幾乎持續了兩分鐘。然後……

一剎那之間，十兵衛瞇著雙眼，嘴角浮現一種不懷好意的微笑，就慢慢的起身離開道場。

當十兵衛快走到門口時，師範役却一命嗚呼，雙眼未闔，腹部上插著自己的刀刃，深及背骨。

十六夜十兵衛是一位魔劍手的聲名，因此而大噪，所有的劍客都儘量避免和他交手。

唯獨一人，毫無畏懼之色，那就是夢殿轉。

這五年來兩人交戰後的結果，十兵衛痛失右耳，夢殿轉的名劍被截斷。

沒料到——

寃家路窄，今日兩人又對上了，還得再來一場生死鬪，一決雌雄。安排十兵衛住在松平中務少輔宅邸的人，赫然竟是美作守。

在浜御殿的地牢內，過於大意而讓夢殿轉脫逃掉的美作守，早就料到了夢殿轉一定會去會見清姬，特地派十兵衛來逮捕他。

首先，打破這種沈默氣氛的是十兵衛。

「不必問都可以知道的事，我却仍舊要問你！」

「……」

「你會見清姬的理由何在？」

「這完全是一位刺客任務外之事情。」

「如果此次的交戰，我僥倖獲勝的話，你是否有任何的遺言，需要我代你轉達，我必定會達成你的心願。」

夢殿轉心想，十兵衛所以會如此問自己，無非是基於一番好意——如果自己非見清姬不可，同時事關機密的話，獲勝的他，也好代替自己來完成此事。

「如果我不幸落敗時，請你把我的遺髮交給清姬。」

「就如此而已嗎？」

「不錯！」

十兵衛用懷疑的眼光看著夢殿轉，突然間他又瞇起左眼。

轉，間不容髮地退跳數尺之遠。當他雙足著地時，已經拔出腰刀，握於手中了。

從夢殿轉，擺起下段架勢，催促十兵衛逼近的姿勢看來，很明顯的可以發現此刻他心無雜念、滿懷鬪志。

十兵衛稍微皺了一下眉頭。

在陰暗的地牢內，熬過二年多時間的夢殿轉，和在五年前曾與十兵衛比劃過的夢殿轉，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刀法仍舊似爐火純青般的熟練而迅速。

不予對方趁他拔刀之際突擊機會，因而棋高一著的先行後退。

十兵衛看在眼裏，心中不免發出驚歎。

轉，所使出的下段式劍招，已經牢牢的封鎖了十兵衛瞬間拔刀的神技了。

此刻，從夢殿轉那發亮的眼神中，證明他已經佔上峯。

十兵衛不得不放棄了，自己最拿手的「十六夜斬」之快速刀法，而選擇正軌的鬪劍方式。

不過——十兵衛還有一套絕招，這是效法林崎重信，夢想流刀法中，清眼破的獨妙劍

法。

突然，十兵衛雙腳一踢，在夢殿轉的頭上出現了電光石火般的火花，十兵衛迅捷地後退數尺，然後側出右半身，改採「八相」的招式，這是他所使出來的另一個絕招。

轉，也以左半身作出「八相」的架勢。

此刻，雙方都徐徐地提著刀，陷於要使出青眼招式前，短暫的膠著狀態中。在這微妙的瞬間，轉，敏感地覺察出——十兵衛必定會抓住變換招式的空檔，以「清眼破」的絕招向他攻擊。

問題在於如何巧妙地閃避十兵衛的銳刀。至於要如何反擊，還是其次的問題。

何謂「清眼破」呢？——

在常靜子的著書「劍考」中，詳明地記載著：

「此刀法名爲清眼破，由於學者未能了解其義，故泰半等閒視之。今欲言明其刀法，進而如何配合敵人所擺的刀勢，如此來說明較易明瞭。所謂『清眼』指的是敵方使用『清眼』的刀法，所謂『破』所指的，乃是由自己破解敵方的刀法。通常在學習此種刀法時，因爲這是屬於一種正式的劍法，所以敵方的清眼架勢靜而不動，我方也隨著敵方，與其對峙而不動，但是實際上這並非本義。因爲實際上，當敵方架起清眼的刀勢時，會將刀搖的很快，不讓我方有出手攻擊的機會，此時，即使我方擁有雙刀，也很難輕易地攻擊對方，必須要等待適當的機會，當敵方向我方進擊時，應迅速地翻身，以小刀反擊對方，若敵方也用小刀來打的話，那麼我方就該再翻身，然後用大刀來攻擊敵方。」

因此，轉心想——

「十兵衛必定會在，劍氣相對峙的均衡狀態中，耗費很長的時間，不斷地讓我領教獨妙劍的神速刀法。」

雖然，轉的刀技並沒有退步，但是二年多的牢獄生活，却使得轉的體力有限。對於十兵衛源源不絕的鬪志，轉的力氣消耗將盡，他自己知道，無法再繼續這種對峙的拖延局面

因此，當轉精力即將消耗殆盡之前，他不得不出擊。

這一剎那，對於十兵衛而言，是很能好好發揮的一剎那。

十兵衛會以大刀來接住轉的攻擊，同時用右手迅速地拔出腰際的短刀，轉守而攻，猛烈攻擊轉，轉，必須要能奇蹟般地躲過這種九死一生的危機，那麼，勝利才會屬於轉的。

轉，比以前應戰時，更沈著、更能穩定住自己的心氣。

十三

「喂——喂——」

低沈的叫聲不知自何處傳來，清姬緩緩睜開雙眼。

雖然太陽已經昇起，寢室之內却仍一片昏暗。

女婢們都在隔壁的房間休息著，清姬獨自一人於房中陷於往事，由於她所受的打擊很大，所以腦海裏一片混亂，思諸紛雜著，此刻她將身子斜荷著床，出神地望著某處。

——給予自己的丈夫最大的侮辱和難堪；讓女婢們懷疑自己；戀人却已遠離……

如此想著，想著，清姬不禁消極地產生一種念頭，如果能長眠而不醒，那該多幸福呀！

「喂——喂！」

一陣低沈的叫聲，自屏風後面傳來。

「誰呀？」

「我是專程來迎接妳的。」

「迎接我……」清姬腦海中閃過一種直覺。

「……你是？——」

「我昨晚和夢殿轉先生，一道侵入此處。」

——啊！

清姬像死而復甦般地活過來，同時將身子給坐直。

「你趕快帶我去見轉，好嗎？」

「只要妳能拿出勇氣來，就行。」

「我馬上換衣服。」

「請妳穿上這個。」

擱在屏風上的是一套女傭們的服裝。

靜候於屏風外的男子，聽見換衣服的聲音，心想著：

——也許轉會罵我，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在黑暗中，他的嘴角牽動了一下，不覺莞爾。

將清姬偷帶出去，令他產生一種興奮感。雖然以前，他也經常潛入私宅，目的都是在於偷取刀子，到手後那一剎那的快感，使他具有再次冒險的勇氣。

然而這次却是不同了。這次的對象是「人」，而非「刀子」，何況又是將軍府的名門閨女，能偷成此人，可說是位當盜賊的莫大榮幸。

利用搔擾以後的這種寧靜時刻，這可以說是勘次郎的大好時機。勘次郎向著已經改變髮型，穿著女婢服裝的清姬說道：

「若無其事的走過通道，進入『長局』時，就像平常一樣的走。如果妳遇見其他的傭人時，不妨把頭低下來，如此，自己的臉就不會被看見。……」

「……出了厨房後，往西邊走，走出西邊的房子，中途有一間放置木柴的小屋，我就

在小屋旁等妳。」

這些路線，都是勘次郎預先經過一番勘察的。

「長局」是傭人們所住的一棟長屋，有著長長的走道可以通往各個房間，每個房間隔成二、三個小房間，擁有個別的廚房。

諸如中寄、中臈、御小林、表使、有筆、中居、使番，這些階級的傭人們，彼此都相互認識，然而一般而言，女傭人不被重視，因此數目很多，彼此也不太認識，因而被識破的危險性就較小。

清姬壓抑住心頭的懼怕，輕輕的走出通道。

清姬失蹤的消息，在當天的傍晚，被報到正殿裏去。原準備吃晚餐的中務少輔直元，由於極度的氣憤，全身不由得一直發抖，「砰」地一聲就將筷子給丟下。

眼睛茫然注視著前方，嘴唇痙攣著的直元，自言自語道：

「該殺頭！」

江戶家的傭人「老大久保房之進」入屋來，瞧見直元眉頭深鎖，却面無表情。

他的眼睛深陷下去，鼻樑和顴骨顯得很高，全然無事般的瞟了直元一眼。他具有一種氣魄，在江戶家中的年輕武士們都怕他三分，在幾年前，他由於肺部不好而經常臥床，但是每逢有任何祭典的話，他必定會來主持。

房之進原沈默不語，後來忍不住咳了一聲。

直元把投注於房之進的視綫移開後，說道：「我想把我的職位讓給直正。」

然後他決定自己要隱居起來。直正是直元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年齡只有八歲大。

「你隱居之後，要做什麼呢？」

「我要做個浪人，四處飄盪，居無定所。」

「你要做個浪人？」房之進不解的問道。

「是的，我要暗訪清姬的藏身之處，務必親自殺了她。」

「……」

房之進，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主人。

「房之進，你切勿阻擋我。」

「我並非有意要阻擋人——」房子進冷冷地回答道：「——將夫人殺掉，這是屬於幕府的工作！」

「什麼？你說什麼？」直元以滿佈血絲的雙眼，注視著家僕。

「那又是什麼原因？」直元問道。

「這次家中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家中的每一份子，都應該發誓絕不能洩露出去，不過要不洩露出去，想來似乎不太可能。所以待幕府知道此事後，必定會命令我們儘速地找

回夫人，同時在我們找回夫人之前，幕府勢必要先找到夫人，而將她給殺掉。」

「爲何幕府要如此做呢？究竟是什麼原因？」

「因爲幕府有意滅掉這個家族。」房之進予以具體而明白的答覆。

十四

枝頭上，小鳥正無憂無慮地鳴叫囀著，庭院之內已經毫無殺氣，因此小鳥兒們也都樂於歸巢。

夢殿轉，自斜坡的路面上，慢慢地走上來。

在轉的前方，有一名男子，身穿草綠色的衣裳，頭髮高高地束起，腰際插著一把短刀，慢慢地走著。這龐大的六尺堂堂之軀，奇怪的是看來竟毫無威嚴，自背後隱約地；可感受到他那股悠閒的氣氛。

轉和十六夜十兵衛擺出青眼架勢，相互對峙幾分鐘後，剎那之間，突然聽到一聲「咔」，直可以驚鬼神，震天地，那是一種充滿殺氣騰騰的聲音。

如果是普通的劍客，一旦聽了這樣的叫喊聲，四肢一定會嚇得發軟。轉和十兵衛，雖然都受到對方的攻擊，但是此刻雙方均全神貫注，將全副精力集中於三尺的白刃上，這是決定勝負的重要關鍵。

兩人由於這一聲的厮殺聲，就又分開了。

運氣不佳的是十兵衛這一邊。由於這聲奪魂懾魄的喊叫聲，清眼破的獨妙劍受到阻撓，被逼得無法拔出短刀，以突擊對方。

兩人的身影，似風般的迅疾交戰，當夢殿轉變換位置時，十兵衛的右臂自肩膀處，整個落地，然而右手的五指却還緊抓著刀柄。

十兵衛的身子，一下子失却了重心，然而他仍勉強地站立著，同時凝視轉，扯起一邊的嘴角說道：「目前仍無法確定，究竟誰的功力較大。」

說完此話後，他不得不以刀子暫作爲拐杖，以支撐身體的重量。突然就像一株枯木般，他倒在一片青苔之上。

轉，發現隔著水池處，正站著一個人，模樣像是一位士兵，手上還拿著釣魚器具。

對方的年紀看來已經超過六十歲，眼睛和鼻子顯得很大，具有古代武士的一種風格，嘴角浮現開朗的笑意。

轉未曾開口，只是把刀入鞘而已。剛才的那位男子，自水池旁走過來，看著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十兵衛說道：

「剛才他只說，不知兩人誰的功力較大，却不敢說誰具有神力，這是因爲他有自知之明。」

「你那驚魂懾魄的氣勢，曾經助我一臂之力，但是你應該可以看出我的劍是魔劍，不

須藉助你的幫助，所以你的動作未免太多餘了。」

轉，這麼說完後，對方不禁開懷地長笑。

「今日如果是對方贏了你的話，相信你就不至於會如此說了，因爲魔劍也和你究竟留不留神有關。」此人以毫不客氣的眼神注視著轉，如此答覆他。

「我想邀你飲茶，敍敍近況。」如此說完，他就自顧自地往前走了。

轉，所以會跟著此人走，主要是由於他具有一種自然而寬大的胸襟。

轉雖然禁不住在心中懷疑——不知此人是何許人物？然而一方面由於轉，亦無休憩的處所，所以也就毫不疑遲地跟著他走了。

轉——在心裏想著——

像我這副模樣，一看就知道是剛出獄不久的囚犯，他居然毫不嫌棄地要招待我，這可看出他和一般的世俗之人不同。

「無風亭」的四周，均是以淳樸的木材所圍建而成的，一看就知道是屬於隱者的住屋，同時在其門口處，還以木片刻上「無風亭」這三個字。

出來迎接的是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婦女，她具有一種高貴而幽雅的氣質。

轉，被這對夫婦招待，進入會客室的茶室內，此茶室佔地約二個榻榻米而已，但是却具有濃厚的禪味。

此棟木屋的中央，掛著一幅字畫，字畫上儼然只有一個大字寫著〝眞〞，其下方，則擺設著一個陶製的器具。

此刻開水正沸騰著。

在房子的外圍，纏繞著許多葛藤，四周一片寂靜。

「無風亭」的主人，十分的精於茶道，泡茶的手續很考究，泡出來的茶，風味更是絕佳。

泡完茶後，主人將原來端坐的姿勢，改爲較輕鬆的姿態，同時說道：

「今日你們決鬪之處，有許多的池塘，因此每天一大早，我總是到那兒去垂釣自娛。」

「你的生活如此悠閒，不必爲生活而勞碌奔波，實在令人羨慕。」

「世事無常——也許你認爲我歷盡滄桑，業已悟道。其實並不盡然。至今我的俗念仍然旺熾，只是强裝著悠閒自適而已。」

「……」

「記得有句民謠云『欲求亡者之形體，因早已化成海底之朽骨，故不得而見；若欲尋其聲，更不得而聞』人若感到世事無常時，卽希望放棄一切的俗念，此乃人類心理一大弱點，而我却採取完全相反方法來對付俗念。」

「……」

「也許是我多管閒事，但是你的臉看來十分暗淡，我認爲人既然好歹終得活下去，所以不如活得快樂些，切勿整日愁眉苦臉。」

「在一位白痴面前，你跟他說這麼一番大道理，根本沒用。此刻的我，擁有居無定所，隨遇而安的自由……，至於生活上辨別是非的能力，則早就消失殆盡了。」

「喔？且慢，你認爲在這個世界上，究竟該由誰來決定是非屈直？難道不是該由自己來決定的嗎？縱使別人認爲對的事情，只要我們自己認爲不對，就不該猶豫或躊躇，凡事應順應自然，順乎吾心……現在我讓你實際地看這種例子如何？」

「……」

主人於是拍了拍手，喚他的妻子出現。

當他的妻子出現時，他若無其事的對她說道：

「須賀……，我們夫婦近年來，那種十分自然的生活方式，讓這位客人開開眼界，如何？」

她的妻子頷首答應了。

「那麼你就躺在榻榻米上，也不需要蓋被了。」

轉，在心中不覺大吃一驚，注視著這對夫婦的臉龐，只見這位婦女很自然地就躺下來

，雙目閉上。主人慢慢的起身，挨進她的身旁後，將她衣服下擺打開，輕柔的撫摸其下腹處。

「至今仍舊保持著三十歲時的肌膚，這是足以自豪的。」主人以開朗的聲音說道，同時將她胸前的衣服給敞開。

主人的妻子好像要給嬰兒授乳般，將一邊的手移至胸部。主人把自己的臉靠近妻子的胸部，吸吮著乳頭。

……他一面將妻子一邊的奶頭吮於口中，一面用手輕撫著另一邊的乳房，過了一會兒後，他的手漸漸移至下體的部位，溫柔地愛撫著。

陶醉在這柔情蜜意下的女人，雖然已經徐娘半老，然而她的肌膚却絲毫未呈現老態，那細白而滑潤的肌膚，微微地顫動著，同時口中還發出沈醉的囈語。

太陽從敞開的門裏照射進來，六十老翁對於妻子的愛撫，持續一段許久的時間。

當這對夫婦正忘情的交歡時夢殿轉拿起自己的佩刀，遽然離去。

沈醉的囈語，仍頻頻地自後面傳來。已經上路的夢殿轉，卻宛如身置幻境般，和現實脫了節。

十五

從小石川的同心町到鷹匠町的這條路，是屬於武士們的住宅區，凡是旗本之中，布衣

以上的武士，都住於此處。

在鷹匠町附近一帶的地區，御小姓番和御書院番們的住宅都很大，而番方中和兩御番是直接效忠於將軍的各門。

「書院番組頭二階堂」靱負的住宅，和「松平播磨守」的住宅，彼此相對，都是富麗堂皇的住宅。

不過，「靱負」不像其他上流社會的人，他的生活很簡單，傭人們也都很有禮貌。也許是由於家族成員較少的關係，一年之中都顯得十分寧靜，進進出出的人也很少，從此處可以探知主人是相當守舊的。宅內的氣氛原本就有點冷清，前年，又由於主人的配偶去世，使得整座住宅更爲寧靜。

主人的長子庄之助，今年十四歲，正潛心地研讀楚辭。他在十一歲時，就已經通過四書五經素讀（背誦）的秀才考試。

幕府時代，武家的子弟們，十二歲時要通過在湯島聖堂舉行的，四書五經之素讀。如果武家子弟的長男，未能通過在湯島聖堂所舉行的，關於四書五經之素讀，則不能繼承家業，即使是天資聰穎的人，在未滿十二歲時，要順利通過這項考試，仍然相當困難，可是庄之助在十一歲時就通過了，這在近年來是很少見的，因此一時傳頌千里。

如果在十五歲之前，就通過這項考試的話，不需要等到二十歲，就可以行弱冠之禮，

這是考慮到如果父親不幸死亡時的變通方法。因此，家中只有獨子一人時，更需要通過此項考試。

「殿下！」在走道上的傭人，如此叫道。

「進來吧！」庄之助溫和的回答。

「好的！那我就只好失禮了。」

進來的傭人——嘉右衞門顯得很緊張。

「殿下正在讀書，我實在不該打擾，但是因爲有一件事情，我難以作主，所以特地來向你請教。」

「難道不能等到我父親回來嗎？」

「可是……」嘉右衞門，不知如何是好的看著下面。

「究竟是什麼事情？」

「你姊姊已經悄悄地從後門回來。」

「姊姊？」庄之助大吃一驚而睜大眼睛。

庄之助的姊姊名叫千枝，在六年前還住在此處。

當庄之助的姊姊，突然從家中失蹤時，庄之助覺得十分驚奇和悲傷，但是父親和傭人們，都未曾告訴他，關於姊姊的下落。直到一年以後，他才知道，姊姊在下谷通新町，淨

心寺的尼姑庵裏，已經削髮爲尼了。

今年夏天，從淨心寺接到姊姊失蹤的報告，可是直到目前爲止，對於姊姊失蹤的原因，以及下落，却仍舊一無所知。

庄之助對於姊姊的事情，可以說是毫不知情。

「要讓她上來嗎？……我不知如何是好！」

嘉右衞門，用沈痛的聲音說完後，慢慢地將頭垂下，看著庄之助，突然下定決心。

「我想見她，就讓她到我的書房來吧！」庄之助如此說道。

嘉右衞門突然把頭抬起，問道：「好的，不過令尊會不會責備？……所以，我想暫時讓她待在我的房間內較好。」

「沒關係，由我來負責好了，你帶她進來。」

「好的，那麼我這就去……」

用一塊紫色的布巾，包裹著頭，穿著一件粗布棉衣的，正是庄之助的姊姊—信照尼，當她悄悄的進來時，庄之助已經正襟危坐於書房中。

在他的心裏盤算著，要將姊姊當作一位素未謀面的客人來接待她，不以弟弟的身份來接待她。

當信照尼踏進屋來，一眼瞥見想念已久，如今已長大成熟的弟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

歎，熱淚盈眶！

庄之助勉强抑制住心中澎湃的情感，面無表情的向她說道：「請坐！」

當信照尼看到了弟弟，掩飾得天衣無縫、無懈可擊的漠然態度時，瞬間整個人不禁迷惑了。

她忽然全身發輭，癱瘓於坐蓆上道，說道：

「眞抱歉，如此失態！」然後垂下頭來，沈默無語。

她那瘦削的肩膀，顯示出自失蹤以來，遭受的各種苦難，令人看了無限心酸。

「如果要庇護妳的話，單憑我庄之助一人，也是作不了主的。」庄之助預先向她說明自己的立場及苦衷。

信照尼依舊沈默不語。

「如果妳現在想到那兒去的話，我就派遣一位武士護送妳，母親遺留下來的衣物，妳也可以帶走，然後我再吩咐嘉右衞門，爲妳準備一些盤纏。」

表面上，庄之助裝得若無其事，以平淡的口吻向姊姊如此說，可是他必須强抑住即將奪眶而出的熱淚，此種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庄之助！……」

信照尼抬起滿是淚水的臉孔起來，說道：「……你，知道我已經是怎樣的一個人嗎？

」

「我不知道！」庄之助搖頭，表示毫不知情。

「我……」信照泣不成聲，哽咽難語，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

此時，遠處傳來了急促的脚步聲。

「少爺！不好了，老爺打道回府了。」

嘉右衞門的傳報聲，在庄之助的耳裏，宛如晴天霹靂一般。

十六

出來迎接老爺的人，很明顯的都可以看出，當天回家的二階堂靱負，和往昔不同，面色是如此的沈重。

靱負在待人處事方面，一向格守嚴格的規律，同時不隨便把自己心中的喜、怒、哀、樂，表現於外，所以不論居家或外出，在他的四周都充塞著冷淡的空氣。

親友們只要一聽見他的名字，就會聯想到那股令人窒息的冷淡氣氛。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每個人都惴惴不安地，注視著剛進入屋內的主人背影。尤其是管家的嘉右衞門，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因爲適才還趕緊通報書齋裏的姊弟們，老爺已經回來了，此刻看到主人那副抑鬱的神情，心中不覺一楞。

靱負進得屋來，脫下禮服後，吩咐傭人們端茶侍候，呷了一口茶，就把雙手擱在膝蓋上，迷茫的注視著前方。他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實在是頗不尋常。

「請老爺寬衣！」

侍女們提醒他，可是他却說道：

「不用了！」，接著下令傳喚庄之助。

嘉右衞門向侍女們使了個眼色，告訴侍女們由自己去傳達，就往門外走出去了，但是他實在無法料想：

——如果告訴他，關於小姐回家的事，究竟會如何呢？

看到今日主人這副不尋常的樣子，最好還是暫且瞞著他此事較好——。正如此暗忖著的嘉右衞門，不覺已走至書齋外面通道，他低聲的說道：

「少爺！主人有請。」

待庄之助出來後，嘉右衞門以懇求的語氣說：「少爺，今日老爺似乎心煩意亂，依我看，今日就暫且勿以令姊之事相告，以免——」

庄之助望了一下，忠心耿耿的老管家一眼，什麼話也沒說，頭也不回地就走了。

「少爺！」嘉右衞門悲痛的叫聲，却無法讓庄之助停下脚來。

庄之助一進入父親的房裏，就很規矩的行禮問安，可是總是提不起勇氣來正視他。

靱負一直釘著兒子看著，然後劈頭是一句：「你是否有朋友來訪。」

他早就覺察出，書齋裏似有訪客的氣息。

「是的！」庄之助點點頭，不覺悲從中來，心頭一陣酸痛。

沈默片刻後，靱負又說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

「是的！」

「趕明兒一大早，我就動身前往位於湯島大成殿（聖堂）的西邊櫻馬場，和大番組頭『和久田總三郎』決鬪。」

「咦？」庄之助愕然抬頭，他覺得父親的眼神雖然陰沈，然而眼底却有一抹慈愛的光暉。

「我也無法向你詳細說明緣由，只能說這是身爲一位武士應有的意氣而已！——凡是一位明廉知恥之輩，都應該具有這種氣慨，反正情非得已，事出有因就是了。……現在我將親筆書寫一封邀約決鬪的信，你幫我帶給和久田總三郎吧！」

「這場意氣之爭，可是由爹您主動的嗎？」

「不錯！」

庄之助收回自己的視綫說道：「孩兒遵命！」說完後，憤然地在膝上握緊拳頭。

十七

在江戶中心地帶的大街上，當傍晚的一段時間過了後，天色馬上就會陰暗下來。所以只要到了晚上六、七點鐘時，所有的店門都幾乎關上了，街上毫無人影。

尤其是從京橋，到御門內一帶，商店林立的大馬路上，只有在山王和神田這兩次祭典的時候，才會聽到樂聲和鼓聲，如果子女們想學藝的話，也得在倉庫之中，或是被倉庫所包圍的內屋裏學習，以免打擾鄰居的安寧。

遠遠地傳來了狗吠聲，以及巡夜人所敲打的響板聲，在這嚴寒的冬季裏，聽得分外的清晰。

此刻已經是五更的時分了。

街上是如此的沈寂，偶爾只見貓兒四處奔竄，待連貓的踪影都銷聲匿跡後，有片刻的時間，路上絲毫不見半個人影，在月影照射下的街道，更是空盪盪的一片死寂。

過不了多久之後——。

突然出現一位喝醉酒的工人，將雙手合抱於胸前，袖子的末端隨冷風而四處飄盪。

他隨口哼著一些不三不四的歌，踉蹌地走著。在他數尺之後出現的是庄之助。

庄之助拖著長長的身影，一邊走一邊想著，關於父親、姊姊以及自己的事情，心情不禁覺得十分的沈重。

在他的口袋裏，還有一封父親要交給久田總三郎的信。

他想：一輩子清廉，又尊節重義的父親，如今親筆寫了決鬪書向對方挑戰，必定是受了忍無可忍的屈辱。

庄之助對於寧願拋棄一切的榮華富貴，而不惜一戰的父親，絲毫沒有反駁的意思，因爲他自幼卽生長於武士之家，因此對於武士們的精神和法規，早就耳濡目染，未曾存疑。但是，無論如何，他只是個十四歲的少年而已，如今要承受如此重大的打擊，令他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走在庄之助前頭的工人說道：

「什麼事？」在他的聲音中顯示出受到很大的驚嚇。

只見在工人的前面，站著一位身著黑衣，罩著白色頭巾，完全一副浪人模樣的人。他的衣服，右邊的袖子鬆垮垮地垂下，好像沒有手臂一般。

好像是原本就打算選定此處似地，他靜靜地等待於此——他那瘦弱的身體，散發出一股陰慘的氣息。

在那覆蓋的頭巾下，赫然有一隻白濁的眼睛，狀甚恐怖，這副形態，足以使醉酒的工人，酒意全消。

「你究竟想幹什麼？」

醉酒的工人連忙脫下上衣，擱在手上，彷彿要用衣服來阻擋對方似的，同時還忍不住

罵著「大怪物！」

浪人朝著工人逼前一步。就庄之助的眼裏看來，他覺得這位浪人也好像醉酒了般。

「畜牲！如果我膽小，怕殺人的話，還敢和情婦鬼混嗎？」一向好勇鬪狠的工人壯著膽子如此的說道。

工人的動作相當敏捷，一步步地轉到左方去，浪人亦步亦趨地隨著他而轉移方向。

當兩人面面相對時，剎那間，工人用他的衣服狠狠的打過去，然後拔腿就跑。在工人尚未發出慘叫聲時，頸子就已經落地了，同時迸出地面有數尺之高。浪人把落地的頸子，屏住氣息奮力地一劈，整個頭部瞬時劈成兩截。

「……嗯！總算我還有很大的力氣。」

將刀子收回時，從浪人的口中，吐出這麼一句話。

你道這位浪人是誰？原來他就是十六夜十兵衞。當他離開年久荒廢的院子後，就像幽靈般地欲探測自己剩餘的腕力。

庄之助默默地看著十兵衞，朝著自己迎面走來。

「……」

「……」

四目相對，却沈默無言。

對一位少年而言，毫不畏縮地注視對方猙獰的面目，這的確是需要勇氣的，然而庄之助却能如此。

殺人不眨眼的十兵衞，眼看著庄之助是少年，而克制住他的殺意，就這點而言，可說他還有點人情味。

庄之助看著十兵衞走過自己的身旁，突然湧起一股激動的情緒。

「喂！慢著！你等一下。」很自然的他如此叫道，十兵衞回頭看了看。

「對於沒有罪的人……你居然像貓狗般地給殺了！……這是殘忍而不仁道的。」

「……」十兵衞保持著緘默，只以一隻眼睛乾瞪著他。

「懷恨自己本身的不幸，於是就像狂人般地，以無辜的生靈爲對象，來嘗試自己的劍技。如果你當眞要嘗試自己的劍技，爲何不正當地挑選一流的劍客去比劃呢？」

從十四歲的少年口中，說出一連串呵責的話來。

「……嗯！」十兵衞轉向著庄之助的方向。「你的長篇大論，是否意味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惜與我比劃比劃嗎？」

「……」

「有句俗話說『黃泉路上無老少。』，難道你也是其中的一個，活得不耐煩了，想找死？」

嘿！嘿！嘿！嘿！十兵衞發出一連串恐怖的笑聲。

「來吧！小傢伙。」十兵衞如此催促。

「……嗯！」庄之助咬緊下唇，脫下草鞋，彎下腰來，作出欲拔刀出鞘的動作來。

在數秒之內，雙方保持著膠著狀態，不久，從十兵衞的口中發出一聲：「上呀！」

「哇！」庄之助一刀對準十兵衞的頭，猛殺過去。

此情此景，在附近的屋頂上有個黑影觀察得十分清楚。

十八

對著默然不語，也不吃菜，只是猛灌酒的客人，加枝兩眼望著地下，低著頭，只覺得這種沈悶的空氣足以令人窒息。

大約在黃昏時，突然這位客人來訪，雖然加枝告訴他伯父默兵衞恰巧不在，他却說道：

「沒關係！我等到他回來。」於是就上來了。

加枝還記得很清楚，前天晚上，這位武士來訪未遇。事後，她向伯父提及夢殿轉來訪之事，當時，一向沈鬱的伯父，態度馬上就變得極爲開朗，興奮的說道：

「喔？夢殿轉已經從地牢中出來了啊！」

好幾次伯父突然想起，就彷彿十分滿足般地，自顧自地微笑點頭。

「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雖然加枝很想知道，夢殿轉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可是默兵衛只是輕描淡寫的說道：

「他是一位很不幸的人，所以如果下次他再來的話，你可要好好的招待他才是。」

因此……加枝，也就誠心誠意地，作了一頓豐盛的飯菜來招待他，可是對方却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一直喝酒。

坦白地說，和這位武士面對面的坐著，加枝覺得有一種恐怖的感覺。實際上，雖然加枝相當樸素，不過個性却是蠻開朗的，可是此刻，她就是不敢先開口說話。

轉，看到了加枝拿著酒瓶斟酒的手，正微微顫抖著。

「妳……是否覺得我很可怕？」

經由他這麼一說，加枝顯得侷促不安，連忙說道：

「啊！不！不！——」

「妳也不用瞞啦！像妳這麼純潔、可愛的少女，我反倒想逗逗妳，嚇唬、嚇唬妳呢！」

「……」

「其實我這種性格，是天生的呢？還是環境塑造而成的——就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哩！

他居然會說這些心裏面的話，使得加枝頗覺意外，心想：

——此人，也許心地是十分善良的！

話匣子一打開後，轉，順口問道：「請問姑娘芳名？」

「我叫加枝。」

「姑娘好像不是江湖道上的朋友，是嗎？」

「我是若狹灣的人。」

「若狹灣？」突然，轉的雙眼炯炯有神地注視著加枝。「若狹灣——是嗎？」

「難道你也知道若狹灣嗎？」

「喔！我不知道……」轉，態度曖昧地答覆著，說罷又舉杯一飲而盡。

然後，雙方又沈默下來了。不久，正門嘎的一聲被打開了，加枝站起身來。

「啊！」看見進來的伯父，加枝大聲的叫出聲來。

因爲在伯父的背上，背著一位面色慘白的少年。

十九

「你，除了偷錢外，難道現在還偷人嗎？」兩年不見的轉，微笑著向默兵衛打趣的說

默兵衛吩咐加枝預備少年休息的地方，將少年安置好後，就很有禮貌的對夢殿轉說道：

「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在等著你。」待雙方見面寒喧以後，默兵衛抬起頭來，看著轉，接著又說道：「我一直深信，今年之內你一定會回來，果然……。」

「黑暗的地牢內，因爲一直擁有希望，深信能獲得自由，所以即使是漫長的兩年，感覺上也好像只有一個月那麼短，然而一逃出來，重獲自由後，反而就有一種生存的空虛感！」

雖然默兵衛搜索枯腸，亟欲找些安慰的言辭來安慰他，但是一向沈默寡言的他，却一時爲之語塞，無法馬上找出一句適切的話來。

在夢殿轉的座位四周，似乎瀰漫著一種冷淡的氣氛，而對於夢殿轉所說的話，能完全領略的，似乎只有默兵衛一個人而已。

「你是否已經見過清姬小姐了——？」默兵衛關心問道。

「見過了。」轉，簡潔的回答後，就把視綫移至沈睡的少年身上。「這位是——？」

「他並非是我偷來的，而是在路上撿來的。」

「他身受重傷嗎？」

「被人用刀子，把肩胛骨給打斷了，我已經給他上了藥，所以沒有生命的危險。」

「好殘忍的手段！」轉同情地說道。

「對方是一位獨眼、獨臂的浪人——或許就因爲殘障的關係，才造成他心理上的不正常，濫殺無辜。當他要殺無寃無仇的工人時，被這位小孩所不滿，於是挺身而出，毫無畏懼之色。我親耳聽見浪人向他吆喝：『過來吧！小傢伙。』他毫不猶豫地就殺過去，勇氣實在可嘉。」

原來，少年被浪人毆打的時候，默兵衛在暗處的屋頂上，瞧得一清二楚。

等到浪人，似幽魂般地消失於黑暗中時，默兵衛連忙跳下來，爲他敷葯療傷。

「獨眼獨臂？……」夢殿轉的腦海裏，突然浮現十六夜十兵衛的模樣來。

莫非就是他？可能嗎？

——難道十兵衛在失掉手臂的當天，還跑到小巷中殺人洩恨——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的一件事。

——不過，像他那種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很有可能會這麼做。

心念及此，夢殿轉不禁感歎世事的輪廻與無常！

——也許，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可能有平穩的日子好過。

自少年時代起，轉，就得運用一己之力，來解決一切的問題，時至今日，命運仍未曾對他仁慈些，凡事，他還是得靠自己來解決。因此，他深刻的體驗出，生存是需要戰鬪的

，因爲危機常浮現於眼前，不戰鬪就無法獲得生存。

轉，在歷經這苦難的三十年來，命運竟是如此的坎坷，只要他稍一不愼，失之毫里，就會有千里之差。因此，每當夢殿轉碰到任何事的一剎那，對於自己的預感，他總是十分的重視。

對於這件事情，夢殿轉有一種預感，認爲它將給自己的命運帶來沈重的負擔。但是，夢殿轉每當這種預感出現時，就會毫不考慮的承受此種考驗。

轉，不選擇平坦的路，寧願選擇坎坷的路，所以每當在他的面前，有難以超越的斷崖時，他也不至於覺得討厭。

「叔父！」加枝看見少年，移動那隻可以自由移動的手臂，頻頻自懷中尋找東西，加枝禁不住叫了一聲默兵衞。

走進來的默兵衞，自少年的懷中抽出一封書信。

這是一封「左封」的書信，當夢殿轉看到這封信時，不禁對於自己預感的正確性，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用蒸氣將此信的封緘給打開吧！」轉要求默兵衞如此做。

不出夢殿轉所料，書信內果然有重大的內容。

看完了此封信後，夢殿轉將它原封不動地封好，然後拿起佩刀站起來說道：「這封決

鬪信，由我來應付。」

「因爲這個孩子是我撿到的……所以如果能由我代理的話……。」

「不！也許是緣份的關係吧！這封決鬪信對於我，也並非毫無意義。」

二階堂靱負，所以要將決鬪書送給和久田總三郎，是因爲當日，在城中各方豪傑羣集的會議上，受到很大的侮辱。

和久田總三郎，公然地向大衆說道：

「要想升官發財，可以有種種的手段可行。譬如說，以自己貌美的女兒獻給權貴之士，這也是一種很普遍的常識。然而如果毫無技巧，以尋常的手段，獻上自己的女兒，就未免太淺薄了，要獻上自己的女兒，還得動動腦筋，講究旨趣才行。」

旁邊的人，不禁向他催促，請他說明如何講究旨趣才行。

「譬如說——讓自己的女兒先行剃頭作尼姑，然後再去做接待的工作，讓權貴之士留意她，你們認爲這種方法如何呢？」總三郎旁若無人般地高談闊論。

今年夏天——在七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將軍到芝愛岩山，遠眺三尊神像時，曾經自府內十幾個尼姑庵內，選出五名貌美的尼姑，作茶菓接待的工作，這早就成爲衆所週知之事。後來，將軍又看上其中的一名女尼，把她帶到休憩所內，足足經過四小時之久。這也是人人所知之事。

座中的幾個人，也都知道那位被犧牲的信照尼，也就是二階堂的女兒——千枝。

二階堂表面裝作若無其事，全然不知的樣子，其實却感覺到有好幾雙眼睛暗中注視著他，這箇中的痛苦滋味，實非局外人所能領略得到。

二階堂和總三郎兩人，這三十年來，完全形同陌路人，所以會如此，也是基於許多原因。其一是由於兩人自幼性格就格格不入，彼此難以相容。其二是由於兩人均屬於布衣以上的名門，表現優異，對於文武方面，更是經常立於競爭和敵對的意識。

二階堂在決鬪書上寫著「咱們今日演變成決鬪的局面，這可說是前世就註定的，無法改變的事實。至於先令女兒作尼姑，再企圖獻給將軍，我二階堂究竟是否這種卑劣的小人，諒你應最清楚不過了。然而你却公然放言侮辱，欲結束彼此三十年來暗結的敵意，此刻我也顧不得公私了，同時決定於明早卯時，在櫻馬場與你決鬪，這將是我最大的榮幸，就此擱筆。」

對於夢殿轉而言——

當他逃出地牢時，曾經偶然搭救且加以非禮的那位尼姑，和這次的決鬪有關，因此，夢殿轉自認爲自己也脫不了關係。

「這兩年來，我被關在黑暗的地牢中，將一切的慾望都壓抑住，期待著就是重獲自由的今晚。……當我看到你那美麗的肌膚，難免會想要侵犯你，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你等於是在飢餓的野獸前，獻出甜美的肉一樣。」

夢殿轉，回憶著當天晚上，他冷酷地這麼說，還佔有尼姑的身體。……

她像白痴一樣，不作任何抵抗。在暴力之下也未曾表示出懼怕的顏色。因此，當夢殿轉看完了決鬪書後，整個臉龐重新又充滿了活力。

——我想參與此項決鬪，如果二階堂不幸敗北時，我決定不讓和久田總三郎活著離開，必定要殺他。

夢殿轉在自己的心中，下定決心。

從默兵衞家出來後，夢殿轉直接往三田綱町走，到了和久田的住宅時，把決鬪書交給對方，然後，他就馬上前往二階堂的住宅了。

二十

當二階堂令庄之助送信後，就一直坐在書桌前寫字，內容是關於自己如果不幸死之後，交待庄之助應辦理的事項，待幾乎全都寫完時，他才恢復了知覺。

——這麼晚啦！爲何庄之助還未回來？他十分地關心……。

回頭看了一下後面的鐘，他不禁訝異於時間的迅速。此時，他突然覺得隔壁的房內似乎有人。

「在隔壁的人是誰？是嘉右衞門嗎？」雖然他提高了嗓門詢問，可是却無人應答。

「究竟是誰？」他加强了語氣，再次的追問。

可是沈默仍舊持續著。

於是二階堂帶上配刀，小心翼翼地走過去，然後忽然地打開紙門。

當他看到躺在裏面的人時，刹那驚異萬分。

「千枝！」他似呻吟般地叫著女兒的名字，而年輕的女尼瘦削的肩膀不住地打抖。

「千枝！妳——」原想用强烈的辱罵聲來責罵女兒的辜負，勉强將自己的激動情緒給壓抑下來。

然後，他放低聲音責問道：「妳爲何還活到今日？」

二階堂對於女兒被捕，關在浜御殿之事，全然不知。

「千枝！妳一直躲在何處？說！」

「……」

「妳還不說嗎？」

「……」信照尼慢慢地抬起滿是淚痕的臉龐。

對於不知道自己被捕的父親，是否應該將此事告訴他呢？信照尼像是陷於萬里的迷霧裏，猶豫不決。

然而這種態度，就二階堂而言，却認爲是自己的女兒不該有的迷戀世間和貪生怕死的想法。

「妳已經歸依佛門，爲何還如此懦弱？當我獲悉妳從淨心寺失蹤時，原以爲妳害怕在公衆的場所自殺，會被人誤以爲是對將軍表示怨恨、無禮，因此才悄悄地從世界消失——我一直認爲妳是我的好女兒，有可貴的心意，要追隨妳母親的靈魂，祈求她來照料妳——沒想到……妳，居然還留戀俗世，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二階堂一面破口大罵，一面感覺自己的胸口隱隱作痛，四肢僵直且眼前發黑。

「死吧！」二階堂拔出小刀來，丟到信照尼的膝前，再厲聲的叫道：「死吧！死吧！」

刹那之間，二階堂感覺全身發冷。

「死吧！如果你自己不能，就由我來代理。」

二階堂的雙眼逐漸模糊，信照尼的美貌彷彿像朦朧的月色般，只能看到一圈白影。

「千枝！」二階堂將腰際的配刀拔出來，高舉於頭上，說道：「認命吧！——」

拖了一聲細長的尾音，二階堂漸漸地向後昏厥過去。

「爸爸！」她那悲哀的叫聲，喚醒了整棟住宅。

當嘉右衞門跑進來，抱起他時，二階堂已經斷氣了。

當家人們把父親的遺體搬到佛堂時，信照尼還是在原地低頭沈思。此刻她已經喪失思考能力，同時淚水也乾涸了。

活活地將父親氣死，帶給她驚愕、悲歎和悔恨等等錯綜複雜的情感，隨之而來的是一種虛脫狀。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好像是沈澱於深邃的海底，已經安息，而且不復存在。

也許就是基於此種原因——

當走廊上傳來腳步聲，紙門突然被打開，進來一位纏著頭巾的浪人時，信照尼却仍舊視若無睹，惘然地看著她，同時在心裏毫無任何感覺。「妳父親的遭遇很令人難過。」浪人以平靜的語氣如此說。

「但是這並非妳的過錯，人的生死禍福，冥冥之中總有定數。」浪人如此的安慰她。

信照尼稍微地皺了皺眉頭，心想：

——此人的聲音很熟，但是他的面貌却很陌生。

「如今外頭的風聲緊，官府追拿的很嚴，如果妳想今夜逃出此處的話，我可以告訴妳，臨時的落脚處。」

突然信照尼發出小小的叫聲「啊！……」

「你就是……」

「是的！那天我曾要妳記下我的名字。」

轉，禁不住在頭巾裏笑出聲來。

「爲何你會在此出現？」

「我並非得知妳在此處而來的，我只是想見妳父親。然而當我從庭院偷闖進來後，却聞此厄耗，令人難過萬分。我再向妳重述一次，妳父親的溘然長逝，與妳無關，妳毋須過分自責。」

「……」信照尼對於記憶中那位又臭又髒的囚犯，此刻却變得眉清目秀的男子，不禁滿腹狐疑地注視著他。

「你要帶我走嗎？」她企盼地問他。

「我尚未決定要照顧妳，況且我明天一早也有事。……要照顧妳的是另外一個人。」轉，冷冷的回答。

二十一

轉和信照尼，兩人悄悄地從二階堂公館的後門，偷偷地溜出來，在月亮的照射與層層的樹叢下，兩人的身影若隱若現。

此刻，雖然兩人的內心都有許多的感慨，却沒有一方願意主動的開口，打破此種沈默的氣氛。

前面就到了十字路口了——

信照尼看到前面那位，要穿越十字路口的人影，突然停住脚步，還回頭朝這邊看了一眼，她不禁砰然心跳。

不錯！正是巡邏於八丁堀的一位捕頭。

看到夢殿轉却視若無睹，昂然闊步地朝那個方向前行，信照尼心頭一陣著急。

「啊！……喂——」信照尼不得不提醒他。

轉，向她回答道：「不用害怕！」

有一位捕快走到剛才那位捕頭的身旁，向他竊竊私語。

當夢殿轉快步地穿越其前方時，捕頭叫道：「喂！此時你要去那兒？」

「我要前往鎌倉。」轉的心中早已準備好一番說辭。

「到鎌倉的那兒呢？」

「松岡東慶寺，就是『驅入』……」

「是的。」

「松岡東慶寺」的正名是「東慶總持禪寺」。所謂總持是陀羅尼的譯語，同時也和達摩大師的門下總持尼有關，意即是禪的尼寺。

其主要的目的，是使遭遇不幸的女人們，能夠安全地生活著。

因爲在封建時代，女人們不能違抗父親，兄弟以及丈夫的命令。然而如果有的女人違

抗了他們的命令，只要逃進禪寺之內，挨過三年艱苦的生活，就能重獲自由。

一般人，將此種禪寺稱爲「驅入寺」，是相當有名的地方。建立這些寺院的最初目的，原本就是要救助這些不幸的人們。

其開山始祖覺山尼，是秋田城介安達義景的女兒，當她十歲時就下嫁給十一歲的北条時宗了。時宗在文永、弘安年間曾受蒙古騎兵的侵襲，費盡心力，於三十四歲時就駕崩了。其夫人於是落髮爲尼，成爲覺山志道大師。然後在第二年（弘安八年），於鎌倉創立東慶總持禪寺。

此時，覺山尼向她的兒子貞時將軍，提出如下的申請書：

——傳統教導女性們，對於在外胡作非爲的丈夫，仍然要百依百順，不待違抗。因此使得有些女性們，一時想不開就會去尋短見，對於這些遭遇不幸的女性們，我十分同情她們。所以我希望如有上述情形，請允許讓她們先在本寺住上三年，熬過三年艱苦的歲月，再與其丈夫離婚，讓她們不至於尋短見，而能長命百歲。謹以此作爲本寺的規章，盼將軍能憑一己之力，請朝廷頒佈一道聖旨，則不勝感激。

從此以後，東慶總持禪寺，就超然地站立在世俗以外的立場，毅然決然地擔負起救濟女性的任務。

幸運的是，自此以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當時的政府對於尼姑庵都另眼相看，極力

的支持。例如足利幕府，小田原北条氏，豐臣秀吉以及德川家康等，都相繼地頒佈命令，以保護尼姑庵的領土；同時世代的尼姑們也和僞政權結了深刻的不解之緣。第五代的開堂尼是後醍醐帝的公主；第十六代的渭繼尼是古河公方足利政民的女兒；第二十代天秀尼是豐臣秀賴的女兒，和秀忠將軍的夫人，私交甚篤，因此在秀忠和家光的時代，尼姑庵特別發揮了救濟女性的功效。

目前尼姑庵的院主董堂法秀，她是水戶德川的女兒。

由於上述的種種緣故，所以當時的幕府官員們，對於逃入尼姑庵的女性，也不能給予過份刻薄的待遇，還得另眼相看哩！

「你是說要帶這位婦人前往『東慶寺』嗎？」捕頭問道。

「這位婦人，她是在下的胞妹。原本許配給一位官員，不過由於不小心犯了一點過錯，即將被主人斬首，幸虧我及時趕到，當場將她落髮，此刻我將送她前往『東慶寺』。」

「喔！原來如此。」當轉在說明時，這位捕頭一直注視著信照尼的臉龐，但是最後他終於相信轉所說的一切。

「那就太辛苦你囉！」捕頭說罷就閃開，讓出一條路來。

跋涉一段路而彎過馬路時，信照尼發現於不知不覺中，自己竟與夢殿轉並肩而行，因而羞紅了雙頰。

突然，夢殿轉問她：「妳爲何要作尼姑呢？」

「……」信照尼面色沈重，躊躇不語。

「如果妳有難言之隱的話，我也不愛强人之所難。」

「不！……」信照尼意志堅決的回答。「我已經不可能再回去淨心寺，父親也已死亡了，所以也沒有再隱藏的必要，現在我就向你說明一切。……」

「我是奉令被派到京都的尼姑庵，所以才做尼姑的。」

「妳說妳是被派到京都的尼姑庵？」

「不！實際上是被派到御直宮殿下的尼姑庵。」

「御直宮的……？」

夢殿轉陷於思考中，但是馬上又說：「應該有四個寺院。」

「你說得不錯！」

大聖寺，位於烏丸通上立賣。

寶鏡寺，位於寺之內通堀川。

曇華院，位於東洞院三条上。

光照院，位於新町通上立賣上。

前三個寺院是屬於禪寺，最後一個寺院屬於四宗兼學院。如果沒有皇族的女兒，來做

尼姑時，這些寺院就沒有人居住。

不但禁止男性入內，即使江戶幕府也不能探查其內部，嚴格的拒絕外來的干涉，宛如是與一般世界隔離的另一個世界。

從來未曾聽過，江戶的尼姑要被派遣到這些尼姑庵來，這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究竟爲何派遣妳前來，難道沒有人告訴妳嗎？」夢殿轉對於這件事情，懷有莫大的興趣。

「據我所知，因爲在這些尼姑庵裏，藏有天皇帖的卷書……必須要把它們給偷出來才行。」

「天皇帖！」聽到這個名詞，夢殿轉馬上就緊張起來了。

「天皇帖」——雖然這個名詞還是頭一遭聽到。但是，却使夢殿轉很快地聯想起其他的事物。

「永井美作守直峯」所以不暗殺夢殿轉，却把他關在浜御殿的地下牢內，目的就是要逼問「大內帖」的下落呀！

實際上，轉對於「大內帖」的內容，毫不知情。但是，夢殿轉却非常明瞭，「大內帖」對於江戶幕府而言，無論要付出多大代價，都得贏回，是屬於非常重要的物品。

然而「大內帖」和「天皇帖」二者是否有關聯？

夢殿轉，直覺的有這種感覺。

前面曾經提過，夢殿轉對於偶發事件，很重視自己在瞬間所產生的預感。

我自從出獄後，馬上就捲入有生命危險的事件當中，轉，如此對自己說。

轉，帶著信照尼前去的地方，即是六十歲的老翁隱居之處——「無風亭」。

轉，坦白地向老人說明事情的原委和經過，央求他暫時保護信照尼。老人的臉上，浮現出溫和的微笑，看著信照尼。

「妳找到了最好的隱遁之所，好運從此會降臨到妳的身上。」

「請多多指教。」信照尼眼眶含著淚水，低下頭來。

這對夫婦自動地退回自己的房間，不久，轉開口道：「關於『天皇帖』的內容，妳完全不知道嗎？」

「是的。……我只聽說，它是江戶幕府不擇手段，務必要討回的貴重物品。」

「那麼——妳是否聽過『大內帖』？」

「沒有！……」信照尼搖搖頭。

轉，瞥開了注視信照尼的視綫，以沈重的語氣說道：

「權勢的發展達到某種極限後，就會產生很大的弊端，然而僞政者却從未發現。難道說一本古老的數行文書，就能動搖幕府的大樑嗎？僞政者却從不去思考其中的道理，這些

就是僞政者的權勢已經自行動搖的證明。當權勢的發展已經伸展到極限後，却還要追求更大的權勢，這種想法實在很可笑，也許當事者會沈迷於其中，然而旁觀者却清楚得很……。」

「……」

信照尼看著轉的側面表情，心中產生一種微妙的顫動。

——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明知他是一位行蹤不定，必須避人耳目的人，可是他這種平靜而穩重的態度，必定經過不可言諭的苦難！

由於彼此都遭遇坎坷的命運，因此夢殿轉對於信照尼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轉突然抓起長刀站起，信照尼不禁從沈思中驚醒。

「告辭了！」轉，向信照尼輕輕地點點頭。

「您要到……」信照尼仍舊凝視著轉，正欲起身相送。

轉，這才拋給她一個微笑，說道：「能遇見妳，又帶妳至此，這純粹是咱們有緣，相信不至於就此緣盡吧！後會有期了，不過，妳自己的一生還得靠自己安排，希望妳堅强些。」

「好的！」信照尼順從地點了點頭。

二十二

東方雖已經微亮，四周却仍是一片昏暗。

此處——湯島大成殿西方的櫻馬場，以前的確是名符其實，堤防上種著整排的櫻花樹，每當花季時，就招來許多觀賞的遊客。可是現在這些櫻花都已經枯死了，僅剩下一棵，頗具代表性地，長在看守馬場的小屋前面。

另外，堤防上只有兩株細長的柳樹而已，清晨的冷風吹來，光禿禿的樹枝發出咻咻的聲響。

和久田總三郎，卯時的時刻一到，就坐著轎子來到堤防內。當和久田從轎子裏跨出來時，只見他頭上綁著白色的束髮帶，肩膀用皮帶紮緊，褲子的下擺也束起。

六尺以上之身軀，全身的骨骼粗壯，面貌嚴肅。他雙脚踩著霜柱，環視著四周，喃喃自語：

「我以爲他會先到此處等我。」

他沒有想到，二階堂既然遣人送來決鬪書，居然還會遲到。可是左顧右盼，就是不見二階堂的影子，正想將視綫移至入口處時，却發現有個人影出現於堤防上的柳樹下。

看樣子很可能是個浪人，一身黑色的裝束。他那瘦長的身軀，和這荒涼的景色顯得十分的調適。浪人沿著斜坡，慢慢地朝著這邊走過來，面無表情地承受和久田的嚴峻視綫。

「閣下想必就是和久田總三郎大人吧！」

「正是。——敢問尊駕大名？」

「你就把我當作是一位埋名隱姓的窮浪人便行了。」

「……。」

「基於某些原因，今日由本人代替靱負大人，前來向閣下討教一番。」

「你胡扯些什麼？……二階堂究竟如何了？」

「適才我已經稟報過了，由於某些原因，他未能親自前來赴約，然而他的爽約，絕非由於怯懦之故。」

「這不成理由，想我堂堂和久田總三郎，若與一位無姓無名的浪人比劃，豈不招惹天下人的笑話？」

「你不妨當作遇見盜匪吧！」

「住口！噢，我明白了，二階堂這小廝，打從一開始，就存心想找你來頂替，但不知閣下又能因此而得到多少報酬？」

「……」夢殿轉默然地注視著對方，突然在嘴角浮起冷笑。

「和久田大人！閣下居然當衆侮辱二階堂大人，此舉想必絕非由於私怨，而是另有用心，未知閣下意欲如何？」

這一番話，似乎深深地擊中了和久田的弱點。

「你——何方小子，報上名來！」和久田滿面怒容，往前跨出一大步。

看來他對於自己的武藝，還是深具信心。

轉却仍蒼無力地垂下雙手，坦然地承受和久田淒厲的睥睨。

「什麼？你——還不快報上姓名來？」

「在下只是一位無名小卒而已，區區姓名，不值得大人帶往陰府報到！」

「可惡！」和久田瞬間拔出了刀子，亮閃閃的白光，猛朝夢殿轉揮過去。

動作俐落而迅速，可是夢殿轉就這麼一閃而已，只見刀鋒突然凌空而劃，撲了個空。

和久田又擺出上段式的招式，怒斥道：「拔刀！」

正當雙方欲火拼之際，却聽見自對面的堤岸上，傳來的的答答的馬蹄聲。在馬場的入口處，出現幾位蒙面的武士。

六名武士自馬背上下來，說道：「喔——那是——」

「——雖然不是二階堂……」

轉向那六名武士一瞥，自言自語道：「來得正好，可殺他個片甲不留！」

二十三

「和久田總三郎大人，退下！」

六名蒙面武士迅速地從四方包圍兩人，其中的一位武士，向和久田總三郎如此說。和久田瞪著大眼問道：「你們究竟是誰？」

「我們是江戶幕府的手下，若年寄永井美作守大人命令我們，來抓拿此人。」

「你們只告訴我是幕府的手下，這未免太含糊了，把你們的大名和職位一一報上來吧！」和久田非常氣憤他們多管閒事。

「和久田大人——」，夢殿轉以溫和的語氣說道：「像他們從事那種工作的，即使你問他們，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

「什麼——？」

「讓我來告訴你吧！」轉，雙目廻轉，留意四周的動靜，緩緩說道：

「幕府的密探總共分爲三組，包括天組、地組和人組，每組各有三十名武士，一旦他們加入組織後就得放棄原來的姓名，而以天之一號、二號；地之三號、四號；人之五號、六號彼此稱呼。如果原來的天之一號被敵人打垮，馬上就有新人加入組織，代替原來的天之一號，你知道嗎？」

「此話當眞？」

「在下夢殿轉，曾經是地組七號的密探，你認爲我說的話會是假的嗎？」

「……」和久田總三郎，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這六名武士大概是隸屬於天組的高手，世事變化也眞大，昨天彼此還是自己人，沒想到今日却成了敵人，要取我的性命，唉！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

「和久田大人，現在你已經知道了這項祕密，所以即使我落敗，他們也不能放過你，你休想活著離開此地。」

「……」

「如果由我一人，要將這六名武士全部殺掉，這似乎是不可能之事，所以不如在這些人當中，先選出一名替死鬼，再趁機潛逃。」

夢殿轉面向著裝束相同的六名武士，按照順序一個個看了他們用面罩覆蓋的臉。

「你們這六名武士當中，其中有一名曾經把我關在地牢之中，我想先殺了他。」轉，殺氣騰騰地說。

天組的密探們，對於轉的話，完全無動於衷，似乎是確實有勝券在握的自信。他們只是默然地站在規定的位置上，一動也不動。

夢殿轉態度從容地從腰際抽出刀來。然後，輕鬆地提著刀，向武士們輪流地注視著。

一瞬間，夢殿轉雙脚凌空躍起，只見刀光一閃，和久田的身子一幌，頭頸偏歪。

和久田的頸部裂開一道血口，鮮血泉湧而出。和久田本能的伸出一雙顫抖的手，欲壓

住血口，可是却於事無補，徒勞無功。

「……嗚——嗚——」喉嚨裏悶發出痛苦的呻吟，口裏滿含著鮮血，呈泡沫狀地吐出來。

「崩！」轟然一聲，和久田宛如山崩似地，整個人倒臥於霜草上。

轉，正眼也不瞧一眼，馬上把血刃一甩，擺出下段的架勢說道：「天組的弟兄們，此刻輪到你們啦！」

話聲甫定，只見六名武士開始稍微挪動身子。六個黑影轉動成半圓型的陣勢，將夢殿轉圍繞於中間，但是都沒有人拔出刀來。

夢殿轉一看到敵人的陣勢，就知道他們要使出古流的「快速拔刀法」，因此欲靜待他們發出攻勢。

用左手持著刀鞘口，然後連同刀鞘，把刀自腰際拔出，隨之而高舉著，使刀柄頭恰巧與雙眼的高度對齊，這就是古流的「快速拔刀法」之架勢。

轉，暗自揣度他們會採取這種刀法來對付他，然後再逐漸縮小圈子向他逼進。

可是實際上，他們並非如此。形成這種半圓型的陣勢後，六人就宛如石頭般，僵直地站著，絲毫不見動靜。

——奇怪——

夢殿轉開始疑雲重重了。

——莫非他們要施展什麼新的招數不成？如此一來，除了由自己先發動攻勢外，別無他法。

夢殿轉突然右脚跨出一步，同時把刀舉向正面。

剎那間，六名武士的招式馬上發生變化。先跨出左脚，同時將左右兩手側平舉，左手向前，右手向後，面對著夢殿轉，身體成一直線。

「糟啦！」夢殿轉不禁發出恐怖的戰慄。

——是雲流的手裏劍術。

夢殿轉知道了死神在一瞬間，即將到來。

所謂的雲流手裏劍術，是由上遠野伊豆所創造出來的神祕劍術。

才華橫溢且貌美的眞葛女，在其著書「奧州波奈志」中，對於上遠野伊豆，曾有如下的敍述。

『上遠野伊豆是明和安永年間的人，俸祿八百石，武藝高强，他所倡導的手裏劍術相當奇妙，只要將一支針夾在中指間，給投射出來，就能百發百中。本來創造此種針術的目的，是在遇到敵人時能將對方的雙眼打瞎，如此則無論敵人是多麼的强大，亦不足爲懼。經常在雙鬢處，一邊各放四支針，總共放八支。

前兩代的君主，爲了娛樂，曾經命令伊豆，要他向著芝御殿門上的圖畫，在櫻花樹下那匹馬的馬蹄投射，他曾經投射了兩次，結果都投中了，這在芝御殿焚毀前，留有確實的痕跡。

伊豆的手裏劍術，並沒有傳給下一代，沒有繼承人。

雖然沒有再傳人繼續修練，可是此種技巧，原本就不需要他人教導，所以也沒有值得傳授之處，主要是要勤練，長時間不斷地練習，自然就會無師自通。』

根據此書的記載，上遠野伊豆的神祕劍術，只有一代就絕傳了。

可是出乎意外的，這種神祕術却留傳於江戶幕府的密探。

其實，我們只要調查上遠野伊豆的經歷，自然也就容易明白。

伊豆的祖先掃部常秀，是元祿年間伊達綱村的大番頭（侍衞頭領），從小就拜名聞天下，職居仙台藩武術館的館主——松林蝙也齋永吉爲師父，修練『願立流』的刀術，以及『手裏劍術』，還有『快速拔刀法』，但是還未修練完成之前，其師就死了，因此掃部常秀自己下功夫，繼續研究，在尚未研究完成前，也因病而死，於是在遺言中，勉勵其子下野秀實，繼續完成其未竟之志，不幸秀實也短命而死；又命令其子廣秀，代其完成祖先之遺志。

廣秀也就是上遠野伊豆。

廣秀的小名叫做「愛膳」，在寶曆十二年八月，做第六代伊達宗村的侍衞領頭，至明和二年第七代重村時，晉升爲小家老（君主的重臣，統率武士之職），明和三年時，帶領江戶留守居（君主的江戶代表）。

伊豆繼承祖先的俸祿是八百石的米，到第二年却升爲三千石米，依此看來，可見伊豆是長於武術，而且人格與見識均係高人一等的人物。

伊豆作江戶留守居時，每天大約有兩次，每次的時間大約長達一個月，離開公館外出的事實。根據他本人日記上的記載，只知道這是由於公事，至於行蹤何處，則無人知曉。伊豆教授幕府的密探們，關於手裏劍術的密訣，大概就是利用此時，這是不會錯的。

夢殿轉看到天組的密探們，所擺出來的姿勢，可以感覺到那就是——無雲流的手裏劍術。

因爲他看出來，這些武士們想狙擊的是他的雙眼。況且在他們的手掌中，藏著的並非是普通的手裏劍，而是針。

正是——。

轉，完全陷於死亡的邊緣了。

因爲要打落一、兩支針，對於夢殿轉而言，尚非難事，但是要同時將六支針打落，除非具備神仙般的功力，否則很難辦到。

可是，夢殿轉務必要辦到才行。

——於是夢殿轉從容地，把腰部稍微蹲下來，慢慢地將劍水平舉起，使之齊眉，與雙眼距離約二寸處。

二十四

「眞高明呀！居然還發明了什麼叫做『落語』的小笑話。」一位工人打扮的年輕人，一腳踢開木門，邊喊邊叫地上樓來。

在深川，位於仙台堀的街道上，有一戶住家。主人名叫狂訓亭貞玉，原本是表演說故事的能手，但是他的個性反覆無常，由於當時又流行一種謠曲式的戲劇，聽故事的觀衆大爲減少，因此他就索興不幹了，最近改行以寫小說爲業

以前他是一位武士，很有骨氣，也頗得人望，過著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因此三教九流，那些悠閒的人們，都喜歡到他家來聊天，使他家成爲聚會所。

「什麼事呀！小安，你剛才所說的『落語』，不妨說來大夥聽聽！」閒聊的衆人們，要求小安說出這則笑話。

「話說咱們對面拐彎的那條街上，有位太太正前往浴池。」

「嗯！」

「她身上穿著金色條紋的衣服，腋間繫著寬大的帶子，在腿的內側抹上雪白的脂粉，走起路來是標準的外八字，眞令人受不了，即使不想看也會看見她的紅色內衣。」

「……小腿和大腿都讓人給瞧見了，實在不成體統。」

此時在屋裏的貞玉，咳嗽了一聲「嗯！」

「其實不論男人或女人的內衣，均是不潔的，不該露出於外，然而現在有些太太們，穿著長的紅內衣，在人前招搖，眞令人噁心。」

「究竟怎麼回事，小安！你就繼續說下去吧！」

「後來，從後頭匆促地跑來一位小工友，在那位太太的面前跌倒，還抓住她的裙裾。於是那位太太回頭向他說道：『你是怎麼回事啊？』小工友道：『我不小心碰到小石頭才跌倒的。』

……那位太太不禁笑著說道：『我還以爲你是久米的神仙哩！（天神下凡與凡人結婚之故事）。』」

「這種小笑話那有什麼好笑，一點意思也沒有！」

其中的一人，皺起小鼻子，不屑一顧的樣子，然後又說道：「我認識一位太太，她並非在腿的內側抹上脂粉，却是一位很淫蕩的婦女，她總是敞開自己的紅內衣，和自己的兒子抱在一塊兒睡覺。你們知道嗎？是和她自己親生的兒子喲！」

「這未免太亂來、太不正經了吧！她的丈夫到底又怎麼啦？」

「她丈夫由於對方是自己的兒子，所以也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沒看到。」

「亂講！怎麼說自己的兒子就……事情可分爲兩種，有些是可以視若無睹，有些却不能裝糊塗的呀！對啦！究竟那個兒子今年多大？」

「才兩歲！」

衆人不禁一陣哈哈大笑。此時，又有人打開木門，在門口問道：「有人在嗎？」

其中有一位年輕人，探頭往紙門外一瞧，看看來者究竟是誰，不料却嚇得連忙將頭縮回，他瞧見了來者是一位在前額至右眼處，有明顯之刀痕的陌生人。

「怎麼啦！小勝，被什麼給嚇成這副德性？」

另外一個人，好奇地伸長脖子一瞧，不禁伸長舌頭說道：

「嘿！眞是嚇壞人！」

來者彎曲著身子，向匆忙走出來的年輕人說道：「老師在家嗎？」

「在是在啦……」

「不過，還未聽過老師和賭徒們有來往。」

「麻煩你轉告他一聲，就說勘次郎先生來拜訪。」

話還沒說完，貞玉就出現了。

「好久不見啦！」貞玉微笑地向他如此說。

衆人中有位年輕人低語道：「這一定是犯有前科的！」

貞玉回頭向衆人說道：「三年前，他要報父親的深仇時，對方人數衆多，共有十位助手，我方只有我一人，助他一臂之力，這種以寡擊衆，孤軍奮鬥的情形，眞該讓你們開開眼界，也就是從此次的教訓後，我就不敢再輕易地舞弄刀劍，領悟到欲動刀不如動口，所以變爲講述師。」

貞玉以眼角催促他，要勘次郎上來，他說道：

「不行！我還有同伴。」

「你還有同伴啊？」

「是的！是私奔。」

勘次郎瞄了一下，這些聚會的年輕人一眼，於是貞玉馬上就點頭說道。

「你們暫且退下一旁，再去閒聊方才的笑話！」

在外面等候勘次郎的同伴，是一位頭覆白巾，懷中抱琴，完全一付賣唱打扮的女人。

從紙門的門縫中，偷看外面的年輕人說道：

「著實很可憐，禍福相倚此乃人之常情。曾經由於雙親的慈愛而讓她學琴，沒想到今日却淪落爲賣唱者，此種境遇的確很可憐。」

當時，凡是學習琴曲之人，若非屬於高階層武士家庭中的女子，就是百姓中富賈的女

兒，因此只要瞧見了，抱著一把琴，在大路上賣唱的女人，十拿九穩，準是時運不濟，遭遇落魄的女人。

「懷中的破琴呀！上面張著舊弦欸！勉强過活眞悲哀喲！」

「昨天是春日裏，宮中難得一聞美妙的鶯聲，今日裏却成爲嗚咽的鳥鳴聲。……怎麼樣？總而言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那副高貴的面貌，是騙不了人的呀！哈！哈！哈！」

「唔！唔！唔！」

「你發出什麼怪聲？那個地方有毛病啦？」

「何止是騙不了，簡直有如西施再世。」

一瞬間，那些年輕的小伙子們，個個睜大了眼睛，眼前在那白色的頭巾下，擁有高貴的容貌和氣質。

不錯，她正是清姬。

二十五

朝陽正斜射著。

可是此時，距眼前二寸，水平舉起長刀齊眉的人，和形成半圓圈的陣勢，包圍著他的人們，全都像畫面上的人物般，靜止不動。霜土上，映照出他們的身影。

此刻，一切寂然無聲，連殺氣都消弭無形了，雖然是活生生的人，但却令人有存在於眞空狀態之感。這種情形，看來還必須持續好幾分鐘，除非夢殿轉他打破目前這種眞空狀態，否則靜止的狀態必然會持續著。

只要夢殿轉的身心，全然處於無慾無念的清明境界中，包圍陣就不會射出他們的針來。

這些針必須在一瞬間，自包圍者的手中分秒不差，一齊放出來才行，如果一前一後，分別向夢殿轉的雙眼投射，那麼就能使夢殿轉獲得突破圓陣而脫逃的機會，此事雙方都非常的明瞭其利害關係。

同時每位武士，都要似一張拉緊了弦的弓般，筆直的、連續的投射出針，如此才能希望，也許其中的幾支針，可以刺傷夢殿轉的雙眼，使之盲目。

只要夢殿轉的雙眼躲於刀身之後，同時持之以不動的銳氣，那麼欲狙擊他的對手，也必須以高度的耐力，保持同一架勢，靜止不動。

換言之，目前的狀況，究竟會有何種變化，這完全操之於夢殿轉的動作上，問題在於夢殿轉究竟能使自己維持此種「一體分身，八方散亂」的功力，正如木石般靜止不動的狀態，時間可長達多久？

包圍夢殿轉的武士們，也都相當清楚夢殿轉，已將他那淒厲的反抗力凝聚於刀上。

以衆敵寡容易使得心理鬆懈，反而有招致無法挽回的失敗之危險，同時他們也很清楚，完全被封鎖住退路的孤軍，一旦奮戰起來是多麼的勇猛。

——如果六名武士的耐力不夠，無法持續目前的靜止狀態，夢殿轉就勢必能發揮「一馬之奔，而無一毛之不動」的勇猛。

……對峙的狀況仍舊持續著。時間迅速地又過去了幾分鐘。

突然之間——劃破了原本的寂靜。

然而並非是夢殿轉發動攻勢。

環繞於馬場的提防底下，傳來了衆人喊叫的聲音，震耳欲聾般地搖撼著大地，只見數以百計的人們，正大舉的越過提防。

有纏著頭巾的人，也有捲起襤褸衣裙塞於腰際的人；還有裸露上身，把長刀插於紅色下褲袋裏的人；以及蓬頭垢面的人；他們分別拿著扁擔、匕首、斷了的弓、菜刀以及鋤頭等，在提防上叫囂，這種情景，實在是一種壯觀。

一看就會知道，他們是從淺草的乞丐寮跑出來的一大羣人。

他們站立在提岸上，一齊大叫：「哇！哇！……」

每個人都把他們所帶來的器具，高舉於頭上搖幌著，可見後頭一定有人在暗中指揮。

此種情形，對於這些密探而言，是一種意外的威嚇；然而對於夢殿轉而言，却等於是

一種天助。

夢殿轉作出要跳躍起來的姿勢，實際上却將身子給蹲下來。

——好險，有六支針，自夢殿轉的頭上掠過。

緊接著，夢殿轉猛然站起，朝著一邊跑過去，結果在他眼前高舉的刀身上，赫然發現兩支針，同時在耳朵和肩上各有一支針，這是夢殿轉所受到的第二次之攻擊。

夢殿轉迎面向著一位武士跑過去，那位武士不慌不忙地退後數尺，欲拔出刀來，這完全在夢殿轉的預料之中。

夢殿轉作出欲攻擊對方的假動作，然後迅速如電地來個急翻身，突然地向右方前進。

一連串的動作，一氣呵成，絲毫不讓對方有拔刀的機會。

「就是你！」一聲怒斥，刹時武士的身子給劈成左右兩截。

鮮血四濺，殘留的手掌在虛空中猛抓。此人即是曾以計謀生擒夢殿轉，再將他送至浜御殿地牢的人。

些許時刻後，夢殿轉出現於「小石川金杉水道町」中的一間寺院——眞珠院的門口，以輕鬆無比的步伐走了進去。

在夢殿轉的身後，有一個人悄悄地追踪至此，他的脚步聲終於被夢殿轉聽到了。

夢殿轉驀地回頭，看見了默兵衞，於是面無表情地謝道：「煽動叫化子來助陣，在此

謝了。」

在馬場的堤岸上，夢殿轉看見那羣叫化子，大聲叫囂威嚇，夢殿轉馬上就意識到，這是默兵衞的主意。

默兵衞吱吱喳喳地向轉說道：「好不容易才重獲自由，你務必要謹愼才行。」

「嗯！的確如此。」夢殿轉一直朝著院內走去，一面問道：「那位受傷的少年，你是否將他遣送回家？」

「是的！可是他家好像發生了不幸的事情。」

「嗯！以清廉聞名的人，在這混濁的世界上，要矢志如一，出淤泥而不染，的確是相當困難之事。」

夢殿轉黯然神傷，喃喃自語著。

如此，雙方一直保持著靜默，當夢殿轉走到眞珠院的院主室時，却聽得一陣慘叫聲。

「夢殿轉大人，由我先來參見。」

正當默兵衞要進入時，只見由院主室內匆忙地跑出一人。

「院主……」話才說了一半，此人就四肢發軟地跌坐下來。

——莫非遭人殺害，夢殿轉的心中，只覺得彷彿有一塊沈重的鉛塊，壓得他透不過氣

來。

夢殿轉在昨天晚上，當他把信照尼委託給「無風亭」的主人，要求他代爲照料、保護後，就直往眞珠院，在此處住了一宿。

——當時一定有人跟蹤著我，只是我却未曾發覺。

夢殿轉的心中如此思忖著，同時認爲這是他最大的敗筆。夢殿轉當時曾經向院主說過，他將代替二階堂靱負與和久田總三郎決鬪，如果獲得勝利的話，他會回到此處，轉告院主一聲。

院主是深得夢殿轉敬重之長輩，同時每次和他交談後，夢殿轉總覺得自己的心情，無形中變得柔和許多。

因此，夢殿轉把「大內帖」交給院主保管。

二十六

狂訓亭貞玉，此刻正仰看著天花板，撫著下頦，陷於思潮中。

回想他和勘次郎，以及清姬在一塊兒閒聊的情景。當他聽到勘次郎敍述著他們的遭遇，是如此地違反常情時，不禁驚愕得不知所措，雖然他平常的口才很不錯，可是却爲之語塞。

勘次郎以一隻獨眼，正視著貞玉。

——暫時要安頓清姬，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別處，所以無論如何要讓貞玉答應才行。

清姬低頭不語，毫無動靜。

「孔老夫子曾說過：『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但是，我這位講述師，却不是仁者、智者，也不能作一位勇者。」貞玉如此說道。

「老師！」

「勘次郎！這件事情相當麻煩。」勘次郎即將兩手抵住塌塌米，低頭繼續說道：「這件事一定要麻煩老師，拜託你啦！」

貞玉稍微瞄了一下清姬，又說道：

「這件事情和讓『吉原』的妓女脫離苦海，是完全不同的。……如果稍不留意，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還望老師能拿出俠義之心。」

「俠義之心——。我是由於博文强記，因此才做講釋師……。如今你把將軍的女兒帶出來，這根本是瘋狂之舉。使我這俠義之士，都不免感到驚悸。」

「這麼說來，你就是拒絕幫我這個忙囉！」勘次郎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

「噢！不要發這麼大的脾氣。我並沒有拒絕你的意思，只是認爲十分麻煩，還在設法當中。」

「……。」

「像她如此高貴的氣質，如果你要說她是從鄉下來的私生子，這也說不過去，正如你如果說有一隻烏鴉，它生了鳳凰，這未免太離譜了吧！騙人總得要八九不離十才像話呀！如果我向別人說，她是我買來的妓女，想想我也並非富有之人，誰會相信？」

「你不妨說，只是暫時代替別人看管小姐，這不就結了嗎？」勘次郎出了個主意。

「在江湖上好奇的人，可說是多得很，譬如現在來說吧！在樓梯口偷看的也大有人在。」

於是貞玉站起身來，打開紙門，大聲的罵道：「外面是誰呀！居然變成小偷貓兒？」

馬上就聽見有人慌忙下樓的聲音。

貞玉回到原位，說道：「你聽到沒有？勘次郎！」

「我想我能了解你的苦衷。」勘次郎如此說。

「那麼你決定如何？」

「我想我們得另外再找一個藏身之處，不過你就讓我們暫時住上一宿吧！麻煩你啦！」

「嗯——！」

貞玉向清姬說道：

「非常抱歉，由於我這邊進進出出的雜人太多了，我實在幫不上忙。並非我愛惜這條老命……只要清姬小姐在寒舍住上一宿的話，明天就會鬧得滿街風雨，尤其這附近簡直是那些三姑六婆們的天下，她們專愛搬弄是非，惟恐天下不亂。」

「給您添了這麼多意外的麻煩，希望你能原諒。」

觸到清姬那清徹明亮的雙眼，貞玉像觸電般，全身起了輕微的顫動。

此情此景，正可引用溫庭筠的詩句——梨花一枝春帶雨——來形容清姬，令人覺得她是那麼楚楚可憐，即使爲了她而人頭落地，亦在所不惜。

黃昏又降臨了大地，各種的聲音不絕於耳，清姬靜悄悄地坐著，出神地發楞。

——不知能否遇見夢殿轉？——原本清姬在心中抱了個很大的願望，但是歷經千辛萬苦後，此種希望似乎愈來愈渺茫了。

回想起來，夢殿轉和自己認識的這種緣份，還是頗不尋常的呢！

三年前的初春——。

當將軍要把他捕獲的拳之鶴，獻給天子時，清姬以代理將軍的身份，參加獻鶴的行列。

將軍家在很早以前，就有將鶴獻給天子的傳統習慣。

所謂拳之鶴，是將軍從拳處放出自己飼養的鷹，以捕獲鶴，故名之爲「拳之鶴。」每

年一到冬季的狩獵時節，將軍爲了要捕獲鶴以獻給天子，總得從鷹房飼養的鷹中，選出優良的鷹，再由鷹師携帶至附近的郊外去狩獵。

將軍每天都得出獵，一直到捕獲拳之鶴爲止。至於獵場也並非是固定的，有時會再到前天去過之處，有時會前往別的地點。而且狩獵時，須終日徘徊於原野之上，除了在預定的休息地點用餐外，甚至連一點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由於狩獵時，只允許兩位鷹師和兩位刀童進入獵場，所以將軍什麼事都得由自己動手。

有時對於飛翔於低空的鶴，需要目測距離，方能捕得鶴；對於憩息於田園中的鶴，要採取有利的位置，就必須潛行於草叢中，因此在狩獵的過程中，不愼滑倒地上，弄得全身滿是污泥的，也毫不爲奇。即使是屬於專業的狩獵者，要抓到鶴已經是相當困難了，所以對於將軍這種外行人而言，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狩獵時經常都會空手而歸，有時甚至一整天都見不到一隻鶴。一旦發現鶴時，就必須立刻選擇一個適宜的地點，先讓自己拳上的老鷹，有充分攻擊鶴的意欲，然後再將自己全身的力量集中於拳頭上，放出老鷹，然而如此也不一定都能成功，往往老鷹總是撲了個空，而鶴却遠遠地遁入九霄雲外。

如果空中的老鷹抓住了鶴，那麼彼此就會纏在一塊兒，掉到地上來，在它們展開劇烈一

的戰鬥之時，將軍必須要隨著鷹唳，趕快跑至目的地，只要有幾秒中的遲疑，鶴就很可能會逃掉。

如此所抓到的拳之鶴，眞可說是最貴重的獻禮。

尤其今年，將軍所捕獲的鶴，沒有老鷹抓傷的痕跡，實在可以說是一隻難得的好鶴。

按照以往的慣例，拳之鶴一旦送至京都後，當地幕府直屬的地方官「所司代」，就得經由正規的手續，將鶴呈獻給天子，宮中就得舉行鶴宴的重大儀式。

原先就預定要讓清姬參加這項儀式，把她介紹給諸親王和公卿，暫時留在那兒，以學習宮廷的禮儀。

當時，暗中護衛這一個獻鶴行伍的，便是夢殿轉，因爲他是屬於密探，所以不參加行列，他化裝成另一個模樣，暗中保護著隊伍。

經過池鯉鮒一帶之後，夢殿轉突然有一種不吉祥的預感，雖然他並未發現，行動怪異之人跟踪於隊伍之後，也沒有發現，行伍之中有任何明顯的變化。

這可以說是「忍者」所特有的敏銳的第六感，可是由於沒有任何意外的情況發生，所以也只能持續原來的狀況，無從設防。

當行伍浩浩蕩蕩地抵達熱田神宮，正在考慮該坐船渡過伊勢的桑名，或經陸路指向名古屋，再沿中仙道上京時，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拳之鶴竟死了——。

二十七

當晚，獻禮的使節們，就引咎而切腹自盡。

可是，這些使節們，其實只是副使而已，實際上的正使是清姬。拳之鶴既然已經死了，清姬就再也歸不得府，前途只有一條路可走，那是進入京師後，隨便找個尼姑庵落髮爲尼。

可是，清姬不甘願落髮爲尼，因爲她對於這些收容高貴婦女們的尼姑庵，早就有所傳聞。知道那些尼姑庵們，完全和現世隔絕，是如何地陰暗、殘忍，只要是新加入的人，都要受到毛骨悚然的虐待。

如果說這種度日如年的日子，有一定的期限，譬如說只要一年或三載就可以獲得自由，那麼還會令人覺得有無限的希望，但是一想到要永遠的禁足於其間，不禁不寒而慄，使得清姬都快要昏厥過去了。

——乾脆我也自殺吧！

再怎麼想仍舊想不通，清姬突然有一股衝動，拔出懷劍來注視著。

突然，有位武士的身影，出現於隔壁的房間，很冷靜地制止她說：

「在下認爲，自摘其花或自取滅亡，都是過於輕舉妄動。」

此人一直躲藏在隔壁房間的厚紙門後面，偷窺著清姬的一舉一動。

「你是何人呢？」清姬連忙將劍收回懷中，以懷疑的眼光問道。

「我是幕府的密探地之七，奉令暗中保護公主此次的行列。」

「鶴死了，如今你有何話說？」

「在下認爲，這是由於毒殺。」夢殿轉口齒清晰地回答。

「你可知是何人所下的毒手嗎？」

「根據在下判斷，很可能是我的同事們——天組所下的毒手。」

「既然與你均爲幕府之密探，爲何拆你的後腿，要殺鶴呢？」

殺鶴相當於是違抗幕府的將軍，幕府的密探，當然是爲了保護將軍而設立的，怎麼可能會叛逆呢？

「這其中的原由，我也還不甚清楚。不過，根據我暗中的調查，鶴的確是遭毒殺的，而下毒手的人是幕府天組的密探，使用其獨特的方法。」

回溯數年前，西國曾有一位君主，遭遇毒殺。其實那完全是幕府內閣暗中的決議，悄悄指派密探所做的。

承受此項命令的是天組的一名密探，但是上級又指派夢殿轉來監視這名天組的密探，這種密探彼此監視的情形相當普遍，也許還有其他的密探來監視夢殿轉呢？作爲一個密探

，他的一生是相當淒涼的，無論有任何驚人的功績，亦不可能公開受獎賞，如果不幸於任務途中喪生，也不會通知其家人，如此他就爲世人所遺忘，這就是密探的生涯。

夢殿轉曾經從頭到尾地，看到那位天組的弟兄，如何成功地毒殺西國的君主。

此次，拳之鶴遭受毒殺，就種種跡象研判，夢殿轉能認得出是出自同一人的巧妙手法。

「你的判斷難道眞的沒錯？」清姬再一次重覆的問他。

「只要我沒有發瘋，這檔子事是穩沒錯的。」

「那麼……這是幕府密探所做之事，我不願意負責。」

「的確是如此。」

「要叫我做尼姑的話，我寧死也不願意。」

夢殿轉一直注視著清姬，瞬間突然有了靈感。

——也許是由於要把清姬送至京都的尼姑庵，所以才將鶴給毒殺的。

雖然無法加以證明，但是冥冥中却非常肯定這份靈感，毫不動搖。此時，夢殿轉突然產生一種强烈的自由意志，想脫離密探的組織。

——天組的密探，居然逃過我嚴密的監視，而漂亮地把鶴毒殺，暗中大呼「快哉！」

，那麼……

——好，我也絕不能便宜了他們，我絕不讓清姬作尼姑。

夢殿轉深深地下定決心。

當天晚上，由於强大暴風雨的協助，使得夢殿轉很順利地，將清姬從尾張藩的西濱公館給帶出來。

夢殿轉按照清姬的願望，要帶她到熱田神宮的宮司藏身，在狂風暴雨中，抓住她那纖纖玉手，一塊兒衝出去。

當然他們絕不會樂觀地想，會平安無事地到達熱田神宮。果然不出所料，在古木參天的森林裏，他們突然遭遇到襲擊。首先，夢殿轉那種超乎常人的敏銳直覺，使他覺得似乎有事情要發生了。

——當他有這種感覺時，一剎那——

「咻！」

「咻！」

從兩旁的樹蔭裏，在風雨中，頻頻發出放矢聲。

夢殿轉隨即拔出劍，配合著箭的聲音，發動刀風。結果有兩支箭被打斷了，截成兩半，飛至旁邊。

「臥倒！」

轉如此地命令清姬，然後帶著刀，慢慢地走了十二尺，頗具威嚴地說道：

「同類之間的殺戮，勝敗應該要光明磊落。」

一瞬間，雷光閃閃，將向夢殿轉逼過來的三個黑影，鮮明地照射於地上。

對方將劍尖抵住地面，一步步地走過來。

「……嗯！」，夢殿轉知道自己的直覺不錯，不覺莞爾。

不錯！毒殺鶴，正是天組的密探們下的毒手。

這種劍尖抵地的架勢，從黑暗中走過來，是屬於密探們獨特的戰法，是從柳生流的密笈「月陰」裏變化出來的。

所謂「月陰」就是——。

從「日月陰陽」之中，選出「月陰」而創造出來的劍法。

月是有形的，能照亮黑暗；陰是無形的，就是黑暗。有月才能看到陰。譬如說在黑夜裏交戰時，既看不見敵人的影子，也看不到自己的影子，那麼又要如何迎戰呢？敵我雙方在黑暗處交戰時，彼此都以大刀爲支柱而行走，用刀光的目標，而彼此爭鬪。

當然，這種刀勢很容易就會演變成拖地的姿勢，一旦敵人向我方的下側厮殺過來時，就該迅速地運用自己的刀光，將對方的刀光反射回去，使敵人看不見自己的正確位置，不斷地運用這種迅速的動作，就稱之爲「月陰」。

再把「月陰」變爲「山陰」，隨著敵人招式的變化，使自己能自由自在地應付自如。然後再將「山陰」變爲「浦波」，剎時好似在海面上刮起一陣强風般，使得海浪變得波濤洶湧之密笈。

對於這種柳生流的劍術，夢殿轉使用一刀流的劍法來對付。

二十八

一刀流的劍法是由十支「法形」所組成的。

表面是電光、明車、內流、浮身、拂捨。

裏面則是妙劍、絕妙劍、眞劍、金翅鳥王劍、獨妙劍。

這是用野太刀的劍法創造出來的，把自己的全身投入於敵人的刀光劍影中，自由自在地運用十支「法形」。

——也就是所謂的八方散亂。

八方就是四角四隅（隅就是內邊，角就是外邊），在四角四隅，以迅速的動作來對付敵人，將全部的敵人視爲一個人，當作一個整體來應付。

使出十支「法形」，發揮亂由、風楊，那種以一當百的功力，這就是一刀流的本來面目。

這和柳生流是全然不同的劍法，招式變化高深莫測，

此時——。

夢殿轉馬上覺察出自己得使用一刀流的劍法，於是將雙眼闔上，聚精養神，這是一種很明智的舉動。

在風雨交加的夜晚，要和柳生流的「月陰」爲對手來交戰，乾脆不要去看敵人的刀光，才不會使自己神速的刀法，產生偏差。

「注意囉！看刀。」夢殿轉如此說完後，將劍擎天直立著，採取陰的刀式。在傾盆大雨中，他們開始向前走，每次的閃電都使敵人們，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招式變化萬千。

也就是說——。

當夢殿轉一步一步地邁進時，刀身也徐徐地向右下方移動，不但如此，他的雙眼仍舊緊閉。

很自然地，敵方會明瞭，如果他們不隨著夢殿轉而移動位置的話，是絕不可能把夢殿轉包圍在刀圈之內，同時他們以爲夢殿轉如果沒有驚人的絕招，不敢對他輕舉妄動。

夢殿轉如此盲目的前進，自然地散發出一股强大的威力。

可是「月陰」的招式，並沒有後退，如果要後退的話，必須要三個人動作一致，迅速地後退才可以。

當他們決定要後退時，却已經爲時太晚了，因爲他們和夢殿轉的距離已經太近了，無

法後退。

三位密探，於是在原處站立著，沒有移動位置。

……一瞬間。

響起一聲震耳欲聾的雷鳴。閃電使得地上變得似白天般的明亮，在大約一秒的時間內，閃電所照射之處，有三名密探，搖搖欲墜。

夢殿轉站立於中央的位置，突然一瞬間砍下三個人的腦袋，然而那些人仍然保持著原來「陰」的招式，凝然直立著。

夢殿轉帶著清姬，爲預防萬一，不再到宮司去了，而暫時行至野外。

他帶著受盡風吹雨打，身心疲憊不堪的清姬，進入一家寬敞的農家。

好不容易借來了衣衫，讓她換過，可是一向養尊處優的清姬，全身依舊冰冷著，無法回復暖和。看見她發抖地打著冷顫，夢殿轉終於下定決心，將她抱起，於是兩人同塌而眠，不覺東方之既白。

現在——。

清姬藏身於這位陌生老百姓家的二樓，不禁回想四年前那天晚上之事……。

在夢殿轉厚實的胸懷中，清姬和他彼此依偎著，逐漸地四肢終於恢復了溫暖，同時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喜悅湧自心底。當夢殿轉的手觸及她的前胸時，她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

快感，不禁發出聲來。

他的手就這樣地，未曾和她分開過。

……這一切的往事，回憶起來彷彿還是昨日而已，她終於又回復到現實中來了。

「……」清姬默默地歎息著。

「清姬殿下！」貞玉如此叫著清姬。

清姬恢復知覺，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坐姿，進來的是貞玉。他微笑地向清姬說道：

「很抱歉！雖然在論語裏記載著『泛愛衆，而親仁』，可是我由於出身卑賤，往往很自私，又貪生怕死，希望妳能諒解。」

「不！我的要求是太過份了些——。」

「那裏的話，妳太客氣了。……實際上，當勘次郎臨走時，曾經說了一些奇怪的話，使我放心不下。」

「……？」

「勘次郎那傢伙向我說道：『老師！恐怕沒有女人喜歡過你吧！女人所以會下定決心，願意死心塌地的跟著男人，除了那種親切的愛慕心以外，必定還有其他的原因……。當然囉，譬如就你這麼一位微不足道的說故事先生來說吧！少說也唸過『萬葉』詩集，說什麼『單相思是何等的痛苦喲！我寧願化作他早晨狩獵時的那把弓兒，依偎在他的胸前。

『還說什麼『女爲悅己者容，沒有你，我連梳子也懶得拿了！』等等，多詩情畫意呀！——其實你看我這個樣子，也並非全然不懂得兒女私情，好了！現在你不妨將對清姬的印象告訴我，也好讓我替你出個主意。」

聽完此話後，清姬低頭沈思片刻，不作任何回答。但是不久後，當她抬起頭來，眼神却充滿著堅定的意志，向貞玉說道：

「我是爲了尋訪夢殿轉，欲見他一面，才從松平公館中逃出來的。」

「難怪！」貞玉點頭答道。

「我的一生，今後全都託付給夢殿轉了。」

「好！就將此事交給我好啦！」貞玉大聲地說。

「請妳將此事的原委，原原本本地告訴我，那麼，我貞玉願爲妳效犬馬之勞，竭誠地保護妳，表現男人英勇的氣概，請妳放心。」

說完後，貞玉就向清姬拜了一下。

第二章　水

一

江戶畫本上記載：

元旦，武士之家要舉行古老的儀式，除此之外，神社、寺院及名院都要舉行一項由古流傳至今的儀式，在元旦的清晨，每個人都開始自己的工作，工作並不繁瑣，無論任何人皆是滿心愉悅地從事個人的工作。民間的情形則不相同，在黎明時，各種工作都必須結束，當公雞啼聲響起之際，萬家復始，家家戶戶除舊迎新，皆以挑水做爲一年的開始。

在這種氣氛中，江戶的居民迎接春天的來臨。

不久之前，舞獅、拜神的各種聲音響徹江戶，如今都已停止，江戶顯出一片寂靜安祥的氣氛。

每一條街道上，只有提著灯趕著回家的人，這些人不論去歲的禍福吉凶，只是將應做的事做完之後，就回到家中，靜靜地等待新的一年的來臨。

已經快到晨雞報曉的時刻了。在隱士高雅住宅的後院，發出了輕微的聲響，那是由脚

踩踏在碎石上的聲音。

黑暗中，可以隱約地看到一個人影。

院裏的百日紅下有口井，這個人走到井邊，捲起衣袖露出了一雙纖細豐腴的手，準備要提水的樣子。

此地四周爲雜木林所包圍，白天時的聲音嘈雜，因此由這裏發出的聲響，外面聽得並不清楚，如今萬籟俱寂，提水的聲音顯得特別清晰。

這人將水提上來之後，就面對著東方，雙手合十，做著虔誠的祈禱，東方露出的曙光，映射在她的臉上。

信照尼——現在已經還俗，回復了原來的身份——千枝，面容顯得更加地嬌艷。她的頭髮梳得十分光亮，以往比丘尼的影子一絲不存，她又成爲一個明艷照人的武士之女。

昨天晚上，無風亭主人的妻子，利用髭刀花費了相當的工夫，將她尚未長長的頭髮，刻意地整理，才做成如今的模樣。——

「妳實在太美麗了，簡直像夢中仙女一般，不知夢殿轉大人現在何處？——眞希望他能回到松之內。」她的一番話打動了千枝的心。

這時，她已起床了，正在厨房中忙碌，當她看到千枝進屋時，對千枝笑道：

「噢……妳有沒有聽到老頭子的呼喚聲？」

此時，可以聽到由外面傳來闇齋的聲音。

大廳中，已準備好了屠蘇酒。

無風亭的主人穿著麻褲，熨斗花紋的小袖，看起來顯得很有威儀，連千枝看到他，如此裝束都顯得十分意外。

闇齋之妻和千枝坐在榻榻米上相對鞠躬，同時說道：「恭喜！恭喜！」

如此算是新年的第一聲正式的招呼。

「唉！世事八、九不如意！……呵呵呵呵！須賀！雖然妳平素養生有道，注重飲食起居，藉此保持年輕，可是與嬌美如花的千枝相比，可就知道歲月無情了吧！」

「啐！老頭，竟然說得如此難聽。」

「女色世之枷也，凡夫俗子眷戀其中，無法自拔，這乃是經書中的一段話，千枝的美貌，就連我老人家也爲之心動，這是我由衷之言啊！好了，來吧！來吧，喝酒，恭喜！恭喜！」

三人同時舉杯、喝完了杯中之酒。

當千枝將柳枝所製的筷子由白紙中拿出來時，心中不由得想到了以往和父母及弟弟四人，快快樂樂地過年的情形，一陣傷感湧上心頭，頓時，幾滴淚水如露珠般地由粉頰上淌了下來。

二

武士之家的大門敞開著，隨著俸祿的多少及家門地位的高低，而有不同人數的武士，排列在正門入口處。

商人之家則在商店的正門，立一扇屏風，屏風前面舖著粉紅色的毛氈，上面擺著大型的糕糰，稱之爲「鏡餅」，掌櫃、夥計和學徒們都並排在旁邊。

這就是年初接受客人拜年的禮貌。

近年來，並沒有一個客人來過隱士之家，因此前門竹製的門扉，仍是牢牢地關閉著。

此時，十分意外，竟有一個人自己推開了小門進來了。

原來此人是松平中務少輔直元長駐江戶的重臣——大久保房之進。

他可以算是無風亭主人在這二十年內的唯一知己。

主人將他迎至茶室，兩人對坐後，房之進的目光一直地集中在主人的臉上，緩緩說道：

「日月逝矣，歲不我予。」

主人莞爾一笑。「昨天過去，又是今天，時間過得太快了。」

「彼此彼此，說得好聽些是春秋已高，事實上除了馬齒徒增，倒還未見識過什麼值得

欣喜的事。」

「那只是你個人的觀感，我對於目前的生活，並沒有絲毫不滿的心情。」主人的口氣略帶譏諷，反駁著客人的話。

「你只不過假裝看破紅塵罷了，你到底在暗中打著什麼主意呢？我絕不相信以你這麼一個才智卓越的人，會甘心埋沒在此。」

「我小的時候，就缺乏耐性，……如今，一想到所餘歲月不多，心中無限惆悵，想要活得充實一些，即使對於一片枯葉，也會寄予惻隱之心，對於一泓清水，也能品味得生命的根源，目下，我正是如此地活著。」

「不必說了，我上次遇見你的時候，你還說『未知生，焉知死』，又說生活得很實在，如今……。」

「哈哈哈……難爲你還記得。」

「裝蒜也得恰到好處，……喂！闇齋，你敢否認你心中至今仍懷著駿足長阪之志嗎？」

「唉！只有你一人對我抱有如此希望，你可知孤掌難鳴，你不必對我有任何指望了。」

「不！我絕不輕信你的話，——既然我大久保房之進來此拜年，就非請你出山不可。」

「叫我如何是好啊！」名爲闇齋的主人，眼神中不輕意地流露出一抹緊張之色。

此刻，千枝捧著盛裝著屠蘇酒、草豆、鯉魚子、座禪豆的三層食盒，進入了廳中。

千枝循規道矩地行過禮之後，就退出了房間。

房之進以懷疑的眼光目送著她，問道：「闇齋，你什麼收養了這麼一個美貌的姑娘。」

「別人寄養的。」主人的回答十分簡短。

「不像是普通的食客，此女面有憂色。」

「不必做無謂的打探了，先談談你想說的事吧！」

「其實是——」房之進以銳利的目光注視著老友，又繼續說道：「清姬公主失踪了，至今已有三個月。」

「眞的？——」

「這是小弟一生中最大的困惑。」

「對於幕府方面如何交代？」

「幕府方面應該尚未知曉此事。」

房之進封住了衆臣之口，消息才沒有洩露出去，這可以說是唯有他的才智方能辦到。

「失踪的原因何在？」

「你不必再裝蒜了。」房之進的語氣嚴厲異常。

「這是什麼話呢？我並沒有裝蒜啊！」

「你總無法說你對於清姬公主的秘密一無所知吧！三年前，在尾張的西濱宅第中，毒

殺了皇獻天子的拳之鶴的那批密探，不就是由你所指派的嗎？那時，有個充任警衛的密探帶著公主逃走了，此人後來被捕，在幕府閣僚永井美作守的命令下，監禁在某處秘密的地牢中，這一段事情，你應該很清楚吧！」

「……。」

「闇齋，後來那人由地牢中逃了出來，爲了見公主一面，竟然侵入侯府之中，還堂而皇之地報出他的姓名——夢殿轉。」

「……。」主人仍然保持緘默。

當主人目擊到夢殿轉和十六夜十兵衛的決鬪時，就已察覺出他的身份，後來，還帶他回家，甚至讓他看到了自己夫妻間原不可公開的一幕。

「闇齋，除你之外，別無他人有足夠的力量，捕獲夢殿轉。」

「……。」

「你意下如何？」

「這是怎麼說的呢？」說完，闇齋笑了。

「請你幫忙擒獲夢殿轉，救回清姬公主。」

「如此就認定夢殿轉劫持了公主，未免太武斷了。」

「除了夢殿轉之外，還有什麼人能由府中將公主帶走呢？」

「那就不敢斷言了，說不定半路跑出了什麼我們所不相識的人物，趁機刼持了公主。」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夢殿轉原先還假裝要單獨離開府中，後來不知抓著了什麼機會，把公主帶走了，……我家主公都說，即使自己讓位給直正侯，自己落入市井成爲一介浪人，也要把公主逮回，將她處死。」

「這種執意太不值得了。」

「我擔憂的是幕府的密探，業已探得此項消息，同時已回報了永井美作守，美作守這個人陰沉無比，就算他知道此事，也不會表露出來，如此，我們更無法知道，他到底有什麼計劃，越想越覺得可怕。

他是否想先暗殺公主，再毀滅我松平家，……美作守早想滅我主家，這是有許多緣由的。」

房之進一對特別深陷的眼眶中，露出了令人驚悸的光芒，似乎是一隻被獵人逼入絕地的野獸。

三

元旦，最賺錢的生意就是賣風箏。

新年的早上，陽光照耀著大地。江戶城內的商店幾乎都沒有開門，家家戶戶都緊閉著大門，街上沒有行人。平日繁華熱鬧的街道，一片沉寂，道路顯得更加地寬廣。

在這平靜的街上，只有一、二家商店開著店門，原來店中僅有販賣風箏，許多小孩穿著新衣新褲，圍著商店。

大型的風箏以十二張紙做成，中型的是用四張紙，小型的僅以一張紙糊成。風箏的畫面有許多種形象，大半都是勇猛武士的畫。

「老闆，我要買一個中型的風箏。」

「好的。」商店的老闆，約莫四十來歲，當他正要將一個中型的風箏拿下來時，突然說道：

「小弟，你是本店今年開張的第一位客人，我願意把大型風箏算你便宜些賣給你。」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啦，這是以日本武尊殺熊爲畫面的風箏，你看好不好？」

「我太高興了。」

「但是我想向你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啊？」

「由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到了轉彎的地方，是不是有個叫做貞玉的師匠住在那裏。」

「對啊！」

「去年是不是有個漂亮的女孩住在他家。」

少年聽到了這一句話，頓時以雙眼狠狠地盯著商人，然後一言不發地將手中的風箏還給了商人。

商人滿面驚異地問道：「你怎麼回事啊？」

「我不要你的風箏，我要到別家去買。」小孩說完話，轉身就跑開了。

商人目送著小孩的背影，臉上泛起一絲苦笑。

「連個小孩都懂得義理人情。」

可能是貞玉請鄰居保守秘密，同時大人們也告誡小孩不得對他人隨便說出此事。

喝了屠蘇酒，吃完了新年的早飯，做好了祈禱之後，居民們就前往澡堂洗浴。

由於昨兒是除夕晚上，大家都已洗淨身體，所以今天只是象徵性地下了水，然後便上二樓去了。

當時澡堂的二樓，就相當於現在的咖啡廳。樓上備有茶壺、火爐和糖果，一些由花街柳巷回來的人，多半先到此打探一下動靜，才回到家中。

此處的客人有的在談論正在上演的戲劇，相撲，以及一些有關神女的艷聞，話題無所不包，由前些天的火災，一直談到了新來的女師傅。——顯得十分熱鬧。

另有些人正在下棋，樓上充斥著一陣喧鬧的氣氛。

「喂！等一等。」

「嘿嘿！下棋那有等的，棋中不語眞君子，起手無回大丈夫，既然被我吃了，你不情願也沒有辦法。」

這人說著，就攤開了手掌，露出了手中的棋子。

「媽的！抓得那麼緊，連棋子都濕了。」

「澡堂的二樓當然會有蒸氣，這有啥奇怪，來吧！」

「來就來吧！我還怕你不成。」

正在此時，貞玉來到了樓上，他朗聲說道：「大家恭喜。」

「啊！師傅躲在吉原柳巷中已一連好幾夜啦，到現在才回來，滋味不錯吧！」

貞玉已經好些天沒有回家了。

「你的艷福不淺，十九姑娘每夜才三分錢，還非你不可，『見到你的晚上，滿面笑容，袖口掩著小嘴，嬌羞地對你說，永遠永遠依偎在你身旁』哈哈哈，過了七月七就要替她贖身，眞令人羨慕不已。」

這個時候，樓梯傳來了一陣聲響，有一個工人跑了上來，滿面認眞地表情，他一上來就叫道：

「師匠！」然後將嘴附在師匠的耳邊，輕聲說道：「有個人打扮成商人的模樣來刺探消息，你小心些。」

貞玉點點頭，他環視著大家，說道：「去年承蒙各位的照顧，十分感激，太平記中記載著：『君子不食言，守約如金石』，我在此向各位致誠摯的謝意，同時希望大家今年也多多幫忙。」

說完了話，他緩緩地鞠了一躬。

四

同一個元旦的早晨。

二階堂庄之助獨自一人孤立在鎌倉由比之濱的沙灘上，十五歲的他虔誠地拜著東方的太陽。

庄之助在病榻上目送了父親靱負的靈柩後，便向幕府申請繼承亡父的職位。然後，他就遷移至鎌倉五山十刹中瑞泉寺的一個房間中療養，瑞泉寺的住持是他亡母的親哥哥。

他的傷勢已經痊癒了，體力也已恢復，可是在他正氣凜凜的面貌上，却永遠地失去了少年明朗的表情。

庄之助知道自己姊姊是受到了將軍的欺凌，因而行踪不明，自己的父親靱負之所以會向和久田總三郎遞送戰書，約定時間地點挑戰，也完全是因爲總三郎侮辱自己父親，說父親犧牲了姊姊的色相，以爲進身之階。

一個生爲武士而明曉廉恥的人，是絕不容許這種侮辱的，當然不得不拔刀洗雪這種恥

辱。

然而自己的父親却在送出戰書的當晚，突然發病而死，至於接受了挑戰的總三郎，也在指定的地點——櫻馬場——被不知名的人物所殺害。

姊姊失踪之後，至今杳無音訊。

庄之助在病臥榻上的一段時間中，曾經深切地思考自己一家人命運的激變，對於武士這一類人所置身的世界，首次產生了疑惑。

二階堂家是德川幕府尚未發跡前僅擁有三河地方時的早期家臣，庄之助對於自己父親這五十年來，所堅守的武士道，不禁覺得十分懷疑是否值得這麼做。

他對於自己不得不繼承父道的命運，產生了反抗之心。

——父親以及姊姊都曾經想要堂堂正正地活下去，他們不時地督勵自己，走在自己所認爲的正途上，不敢有絲毫逾越，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可是將軍却因一時的興緻，侮辱了姊姊，姊姊因而失踪，父親也因此事鬱悶而終，難道因爲他是將軍，就可以忽略他的罪過嗎？

不！就因爲他是將軍，才更應該制裁他這種獸行。

庄之助一對無神的目光，投向了平靜無波的水面；望著伊豆大島淡淡的影子，在心中反覆地告訴自己這些話。他的嘴唇翕動著，發出了含混不清的語聲。

——算了吧！庄之助。

——你總算繼承了二階堂家，二階堂家本來就是德川家的旗本，旗本的任務如何，不必多說，當代將軍的人品如何姑且不論，如果僅因他一人而動搖了自己的忠節之心，未免太愚昧了，你是德川家之臣，並不是當代將軍一人的臣子，還要服侍後代的將軍，甚至更後代的將軍。

——拋棄所有的疑惑吧，既然爲人臣子，就只要善盡爲臣之道，不必顧慮別的事情。

庄之助想到了這裏，不由得閉上了眼睛。

——如何地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呢？

——如何做一個光明正大的武士呢？

庄之助的牙齒咬住了嘴唇，滲出了鮮血，他似乎想要藉此鎮定自己心緒的不寧。

片刻之後，庄之助重新睜開了眼睛，他有一種新奇的感受，他覺得自己立身的世界是無比的廣濶。

太陽漸漸地升高了，耀眼的光芒映入了庄之助的眼簾，他只看到一片金黃色。

他緩緩地抬起了頭，眺望著遠處白色的波瀾，刻劃出一道橢圓的孤形，浪聲和繼起的波浪，似乎與世間的人類永不相觸，由太古至今，它仍是如此地運動著。

這一帶沙灘上的砂礫，在古時，曾爲三浦義澄與畠山重忠決鬪時流下的鮮血所沾濕，

也爲源賴朝舉行壯士弓馬比賽及牛隻競賽時的馬蹄所踐踏。

源義經之妾靜姬所生下的孩子，被安達三郎棄入這沙灘邊，經由波浪輾轉運往外海，同時，這些波浪也吞噬了源實朝準備駛往大宋的船隻。如今，人、馬、船已逝，然而沙礫和波浪仍如往昔一般，依舊存在。

庄之助舉眉挺胸，在心中告訴自己——

——自己就要活得像個自己。

就在此時，背後傳來了一陣窸窣的脚步聲。

五

庄之助機警地回轉了身子，只見距離自己十幾公尺的地方，有個年輕人怒視著自己。

此人大約比自己年長三、四歲，內著一件印有家徽的綢製黑衣，外罩一件白衣，看來已是一家之主的武士裝束了。可是他似乎並不慣於他目前的身份，肩膀僵硬地挺著，顯得十分不自然。

腰際佩著多角形護手的長短兩刀，可能是對當時的奢侈之風頗有反感，才選擇的刀，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對於武術的修練下過一番工夫。

他的眉宇間充滿了一股精悍之氣。

「你就是二階堂庄之助？」

「不錯，——你是——？」

「原名和久田欣也，現名和久田總三郎。」

「……。」

庄之助曾經聽說過，和久田家有個比自己年長三歲的青年，文武雙全，想必就是眼前的年輕人了。

「二階堂庄之助，找你好久了。」和久田欣也再次挺起了雙肩，高聲說道：

「我曾經調查過，你在此養病，現在看來你已經復原了，應該有能力與我做一場堂堂正正的決鬪，如何？」

「……。」

「到底怎麼樣？回答吧！」

「你是爲了和我比鬪而專程來此的嗎？」

「正是如此！——我不准你拒絕！」

「請示下不得不比鬪的理由。」

「廢話！戰書不是你們送來的嗎？」

「那是先父與令尊之間的事，如若兄台與小弟代父決鬪，此舉合乎武士道的精神嗎？」

「庄之助，你的話只不過是推託之詞，爲人子者爲了家門榮譽以及一家之主的顏面，堂堂正正的決鬪，這才是武士道，……我父親應了你父親的挑戰，單身前赴櫻馬場，却在幾十名不知身份的人包圍中，慘被殺害，那時並未看到你父親現身，太卑劣了，如果說你們雇了人來殺害家父，恐怕也沒有辯白之辭吧！」

「家父命我送出戰書後，不到一刻鐘，就溘然長逝，怎麼可能做出此等卑鄙的事，同時，受到恥辱而一心想雪洗的武士，又如何會召喚助手來幫忙呢？請閣下不必再做如此可笑地臆測了，我也不知道是那些人殺害了令尊，我只能向天發誓，此事與先父絕無關連。」

「住嘴！爲人子應繼承亡父未竟之志，這才是合乎天道，不必多言，庄之助，拔刀吧！」欣也說完話，就將草履踢向了後方，擺起架勢。

再也沒有多說的餘地了。

——事非得已，看來只好應戰了。

庄之助似乎下定了決心，解下了縛住刀的帶子，做爲束髮帶。

欣也看到庄之助沈著的態度，心想：「可惡的豎子。」

「來吧！」

欣也仍然保持了十幾尺的距離，伸出左手按住了腰刀，同時用拇指切斷了繫絲。

庄之助沒有立刻拔刀，只是緩緩地繞到左邊，是陽光斜著照射的位置。

「看刀！」欣也大喊一聲，同時拔出了腰刀。

他舉刀頭上，採取了左斜的上段架勢。

庄之助約遲緩了三秒鐘，才拔刀平舉，採青眼架勢。

欣也學的是香取神道流刀法，已經獲有證件。

庄之助雖然正在練習一刀流，可是在道場中，他的名牌還掛在後面。不過在眞刀比鬪時，他却是天賦異稟，就連十六夜十兵衞都爲他身上散發出來的凜烈劍氣而感歎不已。

在刀技上，庄之助當然無法與欣也抗衡，他唯一優於對手的只不過是有一片清澄似水的心境罷了

「……。」

「……。」

欣也爲了一擊之下能分出勝負，他採取了神道流中所謂的「神集之太刀」的攻擊姿勢。——

由上段漸漸地將刀放下，改爲青眼架勢，欣也發出了淒厲的喊叫聲，卷著刀劈向對方的臉孔，——這種刀法在攻擊時是上段，防禦時也時上段。

「呀呀呀……！」欣也張著嘴喊叫著，疾步前進，雙脚踢散了脚底的砂礫，縮短了彼此間三尺的距離。

庄之助只是略微降低了姿勢，一動也不動，冷淡的眼神凝視著欣也，不爲他的威嚇所動。

欣也再度前進了三尺。

「呀呀！」

「喔！」

庄之助像是被欣也的氣勢所迫，向後退了一步，刀尖向上挑起，仍然面對著欣也。

「嘿！」欣也看到了對手的退却，立刻衝了上去，雙手舉起白刀，對著庄之助的腦袋狠狠地劈了下去。

「……嗚！」庄之助本能地撥開了對方的長刀，緊接著，手中的刀又無意識地向上一勾。

「啊！」

「喔！」

二人同時發出了野獸般地低喝聲，又回復了原先的姿勢，過了幾秒鐘，欣也再度猛然撲上。

庄之助不再抵擋，立刻向後躍退。

——眞是明智之舉，知道不可匹敵。

可惜，他十分不幸，他退後的地點上，有一塊岩角露出了砂面。庄之助一脚踏在岩角上，身體不穩地隨之一滑，……心中一驚，知道無法再退，只得舉起長刀，凝視著對方。可是欣也乘機猛烈地一擊，使得庄之助無法抗拒，他的額頭突然噴出了一股鮮血，整個身軀隨之滾倒在白色的浪頭邊。

「嗚……嗯！」

欣也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走到庄之助身旁，舉起了長刀，準備給予庄之助致命的一擊。

就在這危急的一刻……

「庄之助，不要氣餒！」聲音雖然低沉，却十分清楚，字字傳入欣也耳中。

欣也覺察到來人是幫忙庄之助的，感到異常地憤怒，頓時漲紅了臉，嘴中大聲喝道：

「庄之助，你死吧！」

他舉刀對著庄之助用力劈了下去。庄之助睜開了佈滿鮮血的雙眼，一手伸入水中撐著身體，另一手拿著刀，揮出白色的圓弧。

垂死的一擊，——長刀劃過了欣也的腰側。

庄之助拼力躍起，避開了欣也的攻擊餘勢。欣也搖搖晃晃地倒在沙灘上。

夢殿轉站在後方的沙灘上，看著這樣的結局，似乎是在自言自語地說道：

「唉！眞可惜，一條人命就此毫無意義地犧牲了。」

夢殿轉看著躺臥在浪花中的欣也，無限感傷地搖了搖頭。

夢殿轉之所以會來到此地，是因爲他想到庄之助或許保存著亡父的日記，所以前來查探，誰知竟在無意中，救了庄之助一命。

六

夢殿轉將和久田欣也的遺體，連同一封信，託人一併運到江戶和久田家。

兩人進入瑞泉寺後，夢殿轉告訴庄之助，殺害和久田總三郎，以及帶走他姊姊的人就是自己。

「或許你並不明白詳情，據我推測貴府的不幸，很可能是一件幕府中的大秘密所致。」

「所謂大秘密是——？」

「我也不大清楚，僅知道許多幕府的重臣，大內的女官、京都的地方官，以及密探們，正在爲著『大內帖』和『天皇帖』兩册秘帖而四處活動著，令姊身負盜取『天皇帖』的任務，因此被送至京都比丘尼御所爲尼，然而在此之前，却受到將軍的垂青，才有後來的悲慘遭遇。

其實就算不如此，令姊也將會爲了任務，而犧牲性命的，……令尊大人應知曉此事，他之所以與和久田總三郎決鬪，絕不是單純地遭致侮辱，……令尊大人很可能知道『天皇

帖』的重要，……如果在他生前的日記中，記載著這些事情那該有多好！」

「在下帶有先父生前的日記。」

「讓我過目一看如何？」

「可以的，請隨我來。」

——耗費了將近一個時辰，仔細地翻閱二階堂靱負生前的日記，可是却一無所獲。

夢殿轉在大失所望之下，只說了一句話：「不必替令姊擔憂。」說完話，他就飄然離去。

傍晚時分，打過七響，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

永井美作守直峯爲了參加正月份各項慶典之一的歌謠會，而在休息室中小憩時，發生了一件不爲人知的奇怪事情。——

這些天的儀式中，將軍於每天上午都親臨帝鑑間，任命官吏。也就是任命尚無位無官的諸侯，亦即爲已經繼承家門，尚未正式任官的諸侯。

這項儀式過後，將軍就站到走廊上，接受三千石以上無位無官的高祿旗本，以及五百石以上無聽旗本的拜年。

接著再前往「羽目間」接受京都、大阪、堺、奈良、優地等地的地方官吏拜謁。

等待至傍晚時刻，而春節歌謠會還未開始前，各家都會呈上蓬萊島台等等的御盃台。

尾張蕃呈獻松鶴、紀伊呈獻松竹、水戶呈獻西王母、加賀呈獻高砂、會津呈獻鶴龜、松平讚崎守呈獻蓬萊、井伊掃部頭呈獻制札、松平下總守呈獻松竹、……等等，美作守呈獻的是高砂。

在休息室中就坐後，家臣們把所有的禮品搬了過來。美作守忽然看見高砂翁的手中，有團紙捻，他覺得十分奇怪，就把它取了下來。

打開一看，不由得大驚失色，紙上寫著——

『大內帖已在我手中，近日內即將設法取得天皇帖，敬請閣下有所準備。

草賊天地人　敬拜』

——這是何人所爲？

如果當時有別的諸侯在場，他們一定會發現這位幕閣的俊彥，竟然有著平日無法看到的驚慌神色。

七

「口不敢叫，門不敢敲。

抱著柱子，望天瞧瞧。」

一個年輕的工人，兩袖像風箏般地張開，大聲地唱著歌謠，走到了北馬道路邊的一家小酒店前，用頭撥開了　簾店招，走進了店中，說道：

「喂！老先生，去年一年之中，承蒙幫忙，今年但願老先生德體康健如昔，……。」

一個文人裝束的老人回過頭，苦笑著：「今年可以與我這位老先生斷絕來往了吧！」

「呸！別說得那麼動人，誰不知道伊勢屋的老先生，是怎麼發財的，還不是收買……。」

「噓！」老人緊盯著工人模樣的人，示意禁聲。

工人一點也不在意，繼續說道：「我說啊！老先生，咱們是彼此彼此，你幫我，我助你，紅花綠葉相得益彰，——現在……把這純金……。」

說著，他由懷中取出一樣東西，放在老人面前。

「這是——？」老人拿起了那樣東西，皺起了眉頭。

——是有孔的金幣，看來並不是日本貨，金幣上面刻有龍形的精巧圓案。

「老先生，算一兩好了，夠便宜吧！」

「說什麼笑話，像這種玩意一點也不稀奇，我出二朱，還算是看你的面子，才有此等價碼。」

「放屁！剛才你那副樣子，眼珠都快掉到眼眶外了，可見你根本沒有看過這種寶物，哼！你未免也太貪得無厭了，——二朱小錢還不夠觀賞費呢！不要就算了，我另外找個買主，看誰吃虧。」

工人模樣的人正想將金幣放入懷中，突然由背後傳來了一陣低沉有力的聲音。

「我出一兩買了。」

工人立刻回轉了身子，驚叫道：「啊！——老大。」他害怕地縮了縮脖子。

默兵衛表情肅然。他緩緩地伸出了一隻手，工人慌慌忙忙地將金幣放在他的掌心上。

默兵衛注視良久，方才抬眼問道：「你到那裏偷來這個金幣的。」

「這說來就妙了，——」

「……。」

「當小的正想由山谷穿過塩入提防時，看見有四、五個小鬼擠成一團，似乎正在爭奪著什麼東西，小的告誡他們不得打架，他們就告訴了小的，說是在菜園中撿到這個東西。」

「……。」

「我就賞了他們一些小錢，叫他們到菜園中再挖掘看看，結果又找到了其餘的四枚金幣。」工人說著，由懷中取出了所有的金幣。

每一枚金幣上面的圖案，都完全相同。

「新太，暫時寄放在我這兒吧！」默兵衛低聲說著。

「是的，——。」

默兵衛出了一兩金幣的代價，拋給了新太。

新太有些不服氣地望著默兵衞，默兵衞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又說道：「以後知道了眞正的價值後，再將剩餘的錢給你。」

「是的，小的一直認爲它們應有十兩金子以上的價值。」

默兵衞冷笑了一聲，轉身走出了店門。

默兵衞離開了酒店之後，就朝著御切手町沼澤的方向走去，——那是夢殿轉的隱身之處。

夢殿轉不在，默兵衞在那兒一直等到了傍晚。

夜色漸漸地侵入了房間，默兵衞一人孤寂地坐在房中，在這段等待的時間中，他覺察到有人在暗中偷窺著這個房間。

——連這裏都有人想打主意！

默兵衞無奈地搖了搖頭。

這間房子是他本人替夢殿轉準備的，用爲夢殿轉的藏身之所。

此時，夢殿轉由後門走了進來，連面目都未遮掩，不知他是否知道危險已迫近了他。

「原來是默兵衞。」

說著他走到井邊，傳來了嘩啦嘩啦的水聲。片刻之後，夢殿轉抖動著濕淋淋地面巾，又走進來。

此刻，默兵衞業已點燃了灯，他問道：「看來，您是前往鎌倉去了。」

「是的，我到了那裏，正好遇上了二階堂庄之助與和久田總三郎之子的決鬪，和久田之子被擊斃了。」

「那是——？」

「我原本以爲二階堂報負的日記中，或許記載著我急欲知曉的秘密，……結果，徒勞無功。……到底是什麼人殺害了眞珠院的住持，盜走了大內帖呢？唉！這件事至今尙無一絲頭緒。」

夢殿轉臉色黯然，語調也十分低沉。

默兵衞無言地由懷中取出了一張白紙，攤開在榻榻米上，又將由新太手中得來的五枚金幣置於紙上。

「轉大人，據我記憶所及，大內帖封皮上的圖案與這些金幣上的圖案似乎完全相同。」

夢殿轉伸手拿起了一枚金幣，端詳了一會，說道：

「唔！——的確不錯，完全符合。」說完，他點了點頭。

「這是漢唐時的古錢吧！」

「應該是的。」

太遺憾了，兩人所懂得的只是這麼一些皮毛，他倆對於古錢的知識，實在是太貧乏了

。

何謂古錢？——

古代所使用的貨幣之謂，或稱「古泉」，意思可能是希望錢如泉湧，源源不斷，此外，尙可稱爲泉布、泉貨。

自秦代就有這種古錢，通常是同形有孔的貨幣，以後，由漢至明、清、歷代皆有不同的形狀。

眼前的這枚金幣兩面都是圖案，時代不明。

日本也有印上圖案的貨幣，可是其圖案不是野駒就是車念佛，不然就是大黑佛，絕不不是這種精巧的圖案。

暫且不追究這些金幣的時代，夢殿轉和默兵衞所以會對它們感到如此大的興趣，只是因爲金幣上的圖案和大內帖封皮上的圖案一模一樣。

夢殿轉聽默兵衞說到這些金幣是由塩入一帶堤防邊的一個菜園中，所挖出來時，便說道：

「去雇些雜工，到菜園中去挖掘，說不定可以尋得一大堆金幣，豈不是發財了嗎？」

說完了話，夢殿轉不由得笑了。

突然他的腦際閃過一個念頭，止住了臉上的笑容。

——或許這並不是笑話吧！

夢殿轉的思慮轉移到了大內帖所隱藏的秘密，也許和這些金幣有某種密切關係的事上。

當他想到了這裏，對於剛才所說的話，就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了。

八

默兵衞向夢殿轉告辭之後，走入了院中，忽然看見院中有一團東西，就走上前把它撿了起來。

「夢殿轉大人——。」默兵衞將拾得的東西交給了夢殿轉，那是一封信箴。

正面寫着——夢殿轉大人。字跡十分俊逸，反面一片空白。

夢殿轉在拆閱之前，看了默兵衞一眼，問道：「你有沒有發現是何人丟進來的？」

「沒有。」

這是在夢殿轉回來前，便已被丟入院中的，因爲他是由後門進屋的，所以沒有發現。

拆封之後，裏面寫著——

『不必再進行大內帖的搜索工作，既已成為自由之身，應知自由之可貴，吾之大事將成，指日可待，天下之人，惟我方能統御。

——語氣相當地自負。

草賊天地人』

夢殿轉臉上泛起了一抹苦笑。

「默兵衛。」

「在！」

「看來他們已經對我的行動有所警戒了。」

「正是如此。」

「這可能是對幕府懷有敵意的一批人所爲。」

「是否有別的可能，——或許是某個領地被沒收的諸侯家臣們所幹的事。」

「不！應該不是如此，因爲他自稱爲草賊。」

就在這一瞬間，夢殿轉對「天地人」這三個字，有了一種不尋常的感受。

——官家的密探，分成天、地、人三組，目前這草賊既然自稱爲「天地人」，如果不是偶然，就必定有某種特殊的意義。

一者可能是對密探組的挑戰，再者，也可能是密探組的人，所擔負的一種獨特的任務。

「我們應該加强探索工作。」夢殿轉自言自語地說著。

默兵衛看著夢殿轉，從眼中流露出內心的不安。

「現在只好看他下一步如何了！」說完話，夢殿轉起身站了起來。

「但是轉大人，……清姬公主失踪將近三個月了。」默兵衛的心中，對此事始終耿耿於懷。

夢殿轉知道此事時，已經快要過年了。

根據默兵衛打聽的消息，松平府認爲此事必定是夢殿轉所爲，把清姬綁架，不知藏到何處。

自從那晚以後，中務少輔直元就一直處於瘋狂狀態。對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來說，這種侮辱是絕對無法忍受的，所以內心中自然是充滿了復仇的意志。

……夢殿轉不知爲何無法忘懷清姬。

「你是在打聽有關公主的消息嗎？」

「官方已經下令地方組織注意此事，我很擔心。」

「如果是永井美作守逮到了公主，絕不會讓她活著。」

默兵衛對於夢殿轉的話，覺得有些不解。他很想說奪回大內帖，不如先尋找清姬。

「拜託你啦，默兵衛。」說完了話，他便轉身走了出去。

默兵衛的臉上滿是不以爲然之色，目送著他的背影。

同一個晚上。

清姬一人佇立在涉谷八幡的神社庭院中，抬頭望著老櫻花樹梢上的月亮，老櫻樹的樹

幹足有一人環抱。

她的頭髮剛梳洗過，披散在肩上，穿著一襲棉衣，披上無袖的工作外衣，腰際掛著一條圍兜，從任何角度看去，都是個後街小巷中小店的老闆娘的模樣。

狂訓亭貞玉替她在八幡坡路下，消防隊員長屋中的最後一間房子，做爲她隱身之所。白天，她只能躲在屋內，要到入夜後，才悄悄地來到這庭院中鬆鬆筋骨，這已成爲她每晚必行之事。

清姬目光移向了老櫻樹，她曾聽人說過，這一棵老樹名爲金王櫻。古時，曾經種植在源義朝所屬鎌倉龜之谷府邸的庭院中，當時命名爲忘憂櫻，後來此樹賜給了金王盧（後來的土佐坊昌俊），方才改名。

片刻明月花樹上——

詩人芭蕉曾經來過此地，當時他目睹明月高懸於櫻樹之上，便吟了這麼一句詩，然後飄然離去。

清姬靜靜地站著，看著這一株古樹，想著盛開時的奇景，不覺一陣清爽。

——再度盛開時，……

每當清姬來到這裏時，內心就深切地盼望在明年時，幸福就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一定會來臨。

如此的希望，却逐漸成了清姬的精神支柱，使她每晚都會走到這裏來，做著美麗的遐想。

……突然，有了異樣的感覺。清姬覺得背後似乎有人，徐徐地轉過身子。她立刻看出在六、七尺外的黑影是什麼人了。

「啊！是你。」

「是的，……小的許久沒有拜謁。」

原來此人便是勘次郎，自從進入臘月以來，清姬只看過他一次而已，自此之後，毫無訊息。

「每隔五天，貞玉師傅就會來看我。」

「那太好了，這件事本來是小人的職責，如今全由貞玉師傅幫忙料理了，內心倒有些過意不去。」

清姬邊走邊說：「……我確實有時會覺得寂莫，可是，這是我有生以來，首次過得最恬靜的生活。」

清姬的心中，確實是這麼想的，她一點也沒有再回到府中的意思。

清姬告訴了勘次郎，住在長屋裏的平民，對她是如何地照顧，這些身份低賤的救火隊員，眞正地懂得人情世故，有禮貌，有義氣。他們給清姬無限地溫暖，使清姬無比高興。

過去的清姬被包圍於虛假禮儀的高貴人士中，那是陰濕濕地世界，然而目前的環境，雖不若以往的高貴，可是却是充滿活潑氣息的世界，這種氣氛，又怎是金錢和權勢所能換得的呢？

對於這些平民而言，身份與貧窮一點也不是問題。在他們的世界中，就連貧窮也是他們的樂趣之一。他們告訴清姬，一碗甜酒，一塊餡餅，就能帶來極大的歡樂，因爲這些東西，雖然並不高級，可是它們却是含有人們的眞情。

「……我認爲我現在十分幸福。」

清姬不停地訴說著自己近日來的生活，突然她發現勘次郎已有許久沒有說話了，她馬上回轉視線。

勘次郎站在距離她七、八尺的地方，並沒有跟著清姬一直向前走。

清姬看到了勘次郎盯住了自己的眼睛，一動也不動，感到很詫異，她慌忙地問道：「你怎麼啦！」

勘次郎喘著氣道：「公主。」

他的聲音恍若由喉嚨中擠出來似地，說完話，他大跨步地走向清姬。

清姬心中一楞，正想往後退却，可是，勘次郎的手却迅捷地伸出來，抓住了清姬的手

「你要做什麼？」

「公主，……小人是個小偷，我……我要偷……我要偷公主的身體。」

九

——卑鄙的野獸。

清姬在心中吶喊著。

可是，她却無法開口喊叫，對於男人的暴行，她也不能做拼死地抵抗，這是她身爲高貴女人的悲哀。

清姬只是無言地掙扎著，目前，她仍然無法完全相信勘次郎這種態度的遽變。在她心中的一隅，還抱著唯一的希望，那就是勘次郎能立刻發覺自己的錯誤，爲了自己瘋狂的行徑而慚愧，因此跪伏在自己面前，哀求獲得饒恕。

當勘次郎用脚撥開了清姬的膝蓋，整個身體壓在她的身上時，清姬才發出了輕輕的哀叫聲。但是，她的哀叫聲，並沒有止住勘次郎狂亂的動作，反而促使他更加地狂暴。

「嗯……。」

隨著呻吟聲，勘次郎加緊了抱住清姬的力量。

「啊……啊……。」

清姬抬起了臉，將絕望地眼神投向了月亮，她已經完全崩潰了。躺在地上的身軀，被

勘次郎緊緊地壓著，她只能無助地掙扎著，如此的舉動，使得勘次郎覺得又柔軟又美好，他的血液中又加添了幾分獸性。

僅留存於腦際的一絲理智，業已完全消失。

——她是我的。

勘次郎用雙手壓住了清姬的雙腕，用雙膝撥開了清姬的腿，他那充滿慾火的目光，凝視著月光下不停妄圖掙扎而蠢動著的女人。

——我這個小偷，無名無姓的小偷，即將占有將軍的女兒了。

他的腿和清姬的腿緊密地接觸，如此地感受，勘次郎簡直快要發狂了。清姬知道自己的掙扎，毫無用處，只能助長勘次郎的獸性，於是，她放棄了所有的抵抗。

「放開我……饒了我……。」清姬哀傷地呢喃著。她的頭極力地偏向一邊，脖子幾乎快要折斷了，她極盡所能地避開勘次郎不住喘息著的嘴唇。

「公主。」勘次郎知道清姬終於失去抵抗的能力，一手摟住了清姬的脖子，另一手把她緊緊地抱著，說道：

「我，……我在三年前就目睹了妳和夢殿轉大人的那場好戲，……那時，我化裝成雲遊道士的一人，正在打著公款的主意。」

「……。」清姬覺察到勘次郎的雙膝，逐漸地分開，驅迫自己的雙腿張開，她快要失

去知覺了。

「大人抱著妳在風雨中奔跑時，我跟踪在後面，並沒有人叫我這麼做，我只是覺得好奇，想要知道大人是否能眞的將妳奪走。」

勘次郎抱著清姬腰部的手，緩緩下移。

「大人殺掉了那些由後追趕而來的密探們，然後抱著公主進入一家農舍，……我潛進屋內，躲藏在天花板上，由頭到尾，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妳成爲一個女人。」

勘次郎的手指慢慢地從腰下滑入內腿的深處。

清姬終於高叫了，她扭動著腰，試圖躲避他的手指。然而她的動作，却使得勘次郎更加地深入。

「公主，在人的世界中，只有男人和女人，我是男人，妳是女人，做對夫妻，也沒什麼不對。」

他的指頭正要滑進時，就在這一剎那——

勘次郎的頭，掉落在緊閉雙眼的清姬臉上，在一旁，有隻穿著短裙的脚，踢開了那個頭。

頭輕易地飛出了七、八尺遠，血滴灑滿了地上。

清姬不知發生了何事，張開眼睛，看到剛才抱住自己的男人，此刻已成了無頭的怪物

，頓時暈厥。

十

清姬回復意識時，已經身在轎中。

是何人救了自己，他要將自己帶往何處呢？

並沒有被繩子綁住，眼睛也未被矇住。只能聽到轎夫踏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脚步聲，怎麼留神傾聽，也無法聽到有人跟著轎子的脚步聲。

所走的路，可能是人跡罕到之處，左右兩旁都看不出有灯光。或許是在甦醒前，已經穿過了森林，來到荒野了。

「喂！」清姬試著叫了一聲。「喂！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她伸手拉門，可是紋風不動。她的喊叫聲，也無人應答。

清姬下了決心，乖乖地待在轎中，不再掙扎了。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清姬察知了自己的轎子，正經過一所大規模府邸的正門。

回答門房問話的聲音起自轎邊，她在途中一直沒有覺察到他的存在，他大概是一路護送轎子來此的護衛武士。

這時已有灯光照了進來，清姬發現自己身上的衣服，不再是原先的那一套粗布衣褲，大吃一驚。

這套衣服質地甚佳，應該在黑暗中，也能發覺才是，由此可見自己是如何地緊張。

由大門到正屋，似乎有很長的距離。轎手經過了庭院，抬上了走廊，筆直地進入屋內，才被轎夫放在地板上。

有人打開了轎門，同時發出了厚重的語音：

「請出轎。」

清姬一看便知這是個冷清清的大房間。只有一座燭台置於柱子前方，房間內顯得一片黑暗，由房間內陰冷地空氣看來，這間房子定是許久沒有人居住過了。

「請——。」對方身著幪面黑衣，一望可知便是個忍者，他用手比著上座，對清姬恭敬地說著。

清姬一點也不推辭，就了上座。

武士退到末座，自此沉默不言。

「這是何處？」清姬試圖打破沉靜地氣氛，却沒得到回答。

不久，厚紙門開了，進來一位風貌堂堂，體格魁梧的武士，他一進來，就坐在清姬的對面。

坐定後，他便以一對清澄地眼睛，正視著清姬說道：

「是——清姬公主吧。——」他的語氣穩重異常。「請老老實實地回答小人的問話。」

「在此之前，我要先知道這是何人的住宅。」

「很遺憾，無可奉告。」武士搖頭答道。

「將我當做俘虜嗎？」

「事屬機密，情非得已，……請回答問話。」

「……。」

「好嗎？」武士的眼角抽動了一下，他沉聲說道：「三年前，妳預定代理將軍呈獻拳之鶴給聖上，同時向聖上問安。」

「……。」

「此外，還決定上京後，暫時留在那裏，學習宮庭禮儀。」

「……。」

「不幸的是拳之鶴竟在西濱行館中被人毒殺，此事妳當然須負責任，因此不得歸府，只有進入京師比丘尼御所，落髮爲尼。」

「……。」

「這也就是妳的目的，毒殺拳之鶴，就是讓妳順理成章地進入京師的比丘尼御所，事前妳已知曉此事，而且妳也同意這麼做。」

「不！」清姬猛力地搖頭，恨聲答道：「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拳之鶴會被人毒殺，我

寧死也不願意做個尼姑。」

「好的，姑且當做妳不知道此事，可是妳總不能說妳連進入比丘尼御所的原因都不知道吧。」

「……。」

「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妳不必落髮爲尼了，……現在只想請問，如果妳必須落髮爲尼，大聖寺、寶鏡寺、曇華院、光照院——這四個寺院之中，妳將會進入那一家。」

「妾身不知，……這大概是由京都地方官決定吧。」清姬避開了對方銳利的目光，細聲地回答。

武士的臉上露出了譏諷似地微笑，說道：「在妳加入獻鶴行列前，永井美作守告訴妳，除了學習宮庭禮儀外，還有另一項重大的任務，這項任務是什麼性質，請回答……。」

「……。」

「那麼由我來稟告吧，妳前往京師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得所謂天皇帖的秘帖。」

對方說得一點都不錯，清姬大驚失色，面頰上的肌肉都變得僵硬了。

「天皇帖究竟藏在何處，——是否就是在京師比丘尼御所中的四個寺院之一呢？幕府當局下了如此判斷，便强迫妳落髮，此舉雖然失敗，可是幕府正以別的手段，設法取得天皇帖，他們有著不得不如此的原因。」

「……。」清姬低下了頭，在心中喃喃自語。

——這種任務與我何關，它已是離我十分遙遠的事了，我現在只有一件希望，那就是能再見到夢殿轉一面。

十一

根岸的鄉下地方。

這個距離上野山麓不到五里路的窮鄉僻壤，直到文化年間爲止，仍是人煙稀少村落稀疏的農舍地區。

不知是由何年何月開始，許多文人墨客，爲了避開凡塵，在此尋覓幽棲之所，同時，也有部份官家，在此興建別館，做爲閒暇遊樂之處。

文人騷客之所以會選擇此地，可能是由於此地的景色十分優雅，而且與嵯峨天皇營建御所後，許多貴人爭相效尤，紛建類似的居所，造成京都嵯峨景像十分相近所致。

富豪之家也很明曉這種情調，所建築的房子，極盡風雅，完全沒有庸俗之氣。

所謂「御行之松」就生於流經根岸中央的音無河畔，御隱殿路的時雨崗上。

夜深露重，夢殿轉走過了這株古樹，站在一棟風雅至極的房子前面。

——約莫就是這裏吧！

他曾經聽人說過，這一家的庭院，是原原本本地模仿京都孤蓬庵忘筌的庭景。咸認孤

蓬庵的建築，是小堀遠州達到茶禪合一境界後的晚年傑作，那是將近江八景濃縮一處的庭院。所以只要一進入庭院中，就是在月光下，也可以很明確地判別這家與衆不同的庭景。

月光照著樹木，疊石和灯籠，將它們的影子映照在苔地、小徑和沙洲上，更加顯出了園景的美妙之處。

夢殿轉悄無聲息地走過了小徑，躍過了零散佈置的石頭，到了茶亭前方。

他走上了走廊，用飛鏢撬開了板門。屋內點著一盞小灯。夢殿轉故意大聲地拉開了紙門。

「誰？」是個年輕女人的聲音，來自屏風的另一邊。

罩著紅色絹布的枱灯，朦朧地照亮著這個房間，這房子一定耗費不貲，才有如此地豪華。

夢殿轉緩緩地走到了屏風後面。

他那巨大的影子也緩緩地由屏風影子中，延伸到了被褥的上方，被窩中的女人十分美艷，就好似由仕女畫中走出來的美女一般。

「哎唷！……」她發出了低低地驚叫聲，坐了起來。

原先蓋住身上的棉被掉了，露出了雪白的胸部和小腿，她那睡後的妖艷姿態，引人遐思。

——看樣子很可能是由京師來的女人。

女人的肌膚十分豐腴雪白，這是江戶女人所沒有的長處，可是她却顯得有些白痴的味道。

「有什麼事？」由被褥中傳來了男人責問的聲音，那是永井美作守。

只有美作守的親信，才知道美作守在根岸的鄉下，擁有這麼一所別館。因此，這個到處都是敵人的大官，才敢不設一個護衞武士，一人悠悠然地處于溫柔鄉中。

但是夢殿轉竟能找到這隱密之處，是何道理？美作守雖覺訝異，但他並不面露驚容。各種表情並不顯於面上，這是美作守的過人之處。

夢殿轉走到距離被榻不遠處，將刀與刀鞘一併拔出，置於身後，接著彎腰行了一禮，說道：「深夜中冒昧造訪，深感不安。」

「自從那晚之後，我遣出許多得力的手下，四處搜尋你的踪跡，却一無所獲，——你藏得眞好。」

美作守又繼續說道：「如今你自動前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有三件要事相商。」

「嗯，說說看。」

「大人應該已經知道清姬公主由松平侯府中失踪了，看情形，大人已經派出手下的密

探以及捕快們，搜索清姬公主，一旦捕獲，恐怕就會將她處死，現在我請求大人放棄這一個念頭，——此其一也。」

「其次呢？——」

「大內帖的封皮上，繪製著有大唐古錢上的圖案，其間必定有著某種關係，如果大人知曉內情，懇請賜告，——此其二也。」

「還有呢？——」

「大內帖與天皇帖之間，究竟有何種不爲人知的隱密，——此其三也。」

說完了話，夢殿轉的雙目緊盯著美作守的面龐，許久沒有移開目光。

十二

兩人就這樣持續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任何動作。

夢殿轉的雙手置於膝上，等著美作守的回答。美作守似乎也在等著夢殿轉的再度發問，緊閉著雙唇，咬緊牙關，一句話也不說。

驀地，由庭院中傳來了一陣腳步聲，夢殿轉仍是保持著原來不言不動的姿勢。

「主公。——」清晰的語言，透過板門傳了進來。

夢殿轉立刻判別那是密探獨特的發音。

美作守一向只是聽著報告，不作回答，因此他也是維持著不言不動的姿勢。

「早有企圖前往江戶的毘沙門黨徒，今夜將在出羽地方羽黑山附近，深川的一個叫做大觀寺的古廟中集會，我們準備在拂曉之際襲擊他們，一舉殲滅毘沙門，然而對方並非易與之輩，我方的損傷可能也很慘烈，……如果有任何指示，請於丑時下刻前，送到那個地方。」報告者說完就離去了。

美作守的態度，與聽取報告前並無不同，他只是一直反覆地用一隻手敲著膝蓋，終於，他開口了。

「你只是以一個浪人的身份，希望我回答？」

「是的。」

「自從你逃出御濱御殿時，你曾說過，將要選擇一條適於自己這個浪人——夢殿轉——的路，由目前情形看來，你已經找到了。」

「無論找到與否，這已是小人的事情了，無法退却一步。」

「你的勇氣值得讚賞，而且又很有辦法，居然找到我這隱密之所，掌握了我的生命，可是你所面對的是一株一搖動便震動天下的大樹，只憑你手中的刀，是無法砍斷的，我勸你快些回頭吧。」

「回稟大人，雖然僅是粗略地估量，小的已經知道了此樹的粗細以及高度如何了。」

「哈哈哈！算你年輕，初生之犢不畏虎……，回答你吧，先由三項中的第三項開始

回答，天皇帖與大內帖間的關係，就好比鐘與鐘擺，二者俱備才有作用，至於其音色如何，就不能透露了，若眞想知道，用自己的手試試看，……看情形，你連大內帖都弄丟了，尋回大內帖已非易事，竟然意圖奪取天皇帖，你也未免太荒唐了，此舉無異猿猴望月，你如此地賭命，所爲只是獲得一無所用紙屑般地廢物，如此作爲，實在須要仔細考慮。」

「小人並非爲利所役，生來便不爲利害所動，本性如此，自己並無怨尤，……其次的問題又如何呢？」

「朝鮮、琉球等國的朝貢是起自慶長年間，自此持續不斷，在貢物之中，可能有些稀罕的金幣，大內帖封皮的圖案只是很偶然地採用這種圖案罷了。」

美作守對於這個問題，僅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但是，夢殿轉却相當仔細地聆聽。

朝鮮以及琉球等諸國的朝貢，對幕府來說，是重大行事之一，嚴格鎖國政策下的幕府，如欲推進國交，唯一的手段，便是經由來使傳遞各種訊息。

事實上，家康並未絕對地禁止日本與鄰國的交易。

在記錄上記載著有——。

慶長五年，凶徒伏誅，天下一統，東照宮（德川家康）下令宗對馬守義智計劃與朝鮮和議之事。

義智因而殫智竭慮，計議與彼國和解之事。

慶長十年，和議始成。

十二年五月，朝鮮正使通政太夫昌祐吉，副使通訓太夫慶暹，從事通訓太夫好寬等三使來至對州。

義智隨率三使赴京，並遣使駿府奏聞此事。

御旨令義智先率三使前往江戶。

義智隨率三使前往江戶。五月六日登鶯，三使覲見台德院（德川秀忠），呈獻朝鮮王手書以及方物。

自此之後，歷經寬永、明曆、正德、享保、明和、天明、寬政等年代，信使陸續到來。雙方都有大規模的交易，只是並未完全公開而已。

如果說如此重要大內帖，僅因金幣圖案好看，便以此做爲封皮，未免太不可信了。眞相絕非如此，夢殿轉在心中強烈地否定了美作守的話。

——好，我自己來尋找這些金幣的隱藏處所。

「事出偶然，小人在淺草附近的偏僻地方，撿到此物，暫且寄存在大人處，以供參攷。」

「難得，難得。——」美作守一手拈起了金幣，同時說道：「這是眞的。」

他並沒有詳細地追問發現的場所，只是點點頭，然後又將金幣隨手丟在榻榻米上。

「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了。——」

美作守雙目盯著夢殿轉，沈聲說道：「你仍然不願意受到束縛，你是否想憑藉個人的力量，進行此事呢？」

「正如尊意。——」

「那就無話可說了，我無法改變清姬公主的命運，她只有死路一條。」

「爲了維持幕府的威嚴，古來常有弒逆將軍血親之事，……然而處於天下承平的今日，須要如此殘暴嗎？」

話說到此，夢殿轉頓有所悟。

——弒殺公主的意圖，可能並不只是爲了保有幕府的威嚴，其眞正目的是否在於沒收松平中務少輔的領地呢？

雖然他只是有如此地直覺，可是他確信事情並不簡單，其中隱密值得深究。

「大人。」夢殿轉銳利的目光，刺入了美作守的瞳孔深處。「大人以公主的脫逃爲辭，正想藉此毀滅松平府。」

「……。」

「小的也聽說過，逼迫公主嫁給中務少輔侯的正是大人，其中祕密必定在此，……大人有不得不毀滅松平府的原因，大人，我所說的是否正確？」

「轉，你的三個問題中，並沒有包含這一個，你不是爲了公主而來請命的嗎？——」

這時美作守的表情和語氣才有了轉變，已不若先前的穩重，顯得有些焦燥和迷惑。

夢殿轉聽到美作守的話，蒼白的臉上露出了痛苦之色。——美作守的話如同利劍般刺入他的心臟。

「世俗有云，有話慢慢談。」美作守說著，臉上浮現了笑容。「要救公主一命，就得有交換的條件，你意下如何？」

「請閣下明示。」

「借用你高超的刀技一次。」美作守簡捷地回答，雙目凝視著夢殿轉。

十三

傍晚時分，下了一場無聲無息地雨，隨即又無聲無息地止住了。深川一帶，籠罩著迷濛的雲霧，天色也顯得分外的昏暗。

一個茶室的女侍，穿著木屐走在夜靄之中，除了她的脚步聲之外，這條河岸旁的街道靜寂無聲。漆黑的水面上，傳來了搖槳的聲音。

不久前，還可以聽到茶室所備的客舫中，響起的三味線樂音，現在這些樂音似乎都被霧靄吸盡。

夜，顯得更深了。一艘小船，緩緩地划向了碼頭。

這是小名木川上新高橋畔的小碼頭。

一個人影突然由長夜燈邊站了起來。隱約可以看出是個穿著妖艷，頸部特別白皙的女人。

女人走近了船，悄聲問道：「主公派來的嗎？」

坐在船中的人原來是夢殿轉。

美作守告訴他前來此地，通知守候在此的人，他是美作守遣來幫忙的。夢殿轉爲著保護清姬的生命，不得不答應美作守的條件，幫他這一次忙。

「是的。」夢殿轉冷冷答道。

當他看到在此接應的竟是個女人，不覺有些訝異。

夢殿轉起身之後，對方反而發出驚叫之聲。

「哎！——」女人原以爲美作守派來的是個推心置腹的手下，帶來了特別的意旨。

「大人，你也是要到大觀寺的嗎？」

「嗯，……先帶我去見見同伴們吧。」

「……。」女人似乎有些迷惑，不知如何是好。

「妳不放心我？」夢殿轉在長夜燈的燈光下，露出了潔白的牙齒。「美作守大人惟恐一組的力量不夠，特別派我前來襄助，此外，沒有任何別的命令。」

「大人——」女人的面孔靠近了夢殿轉，接道：「大人，小的是否在什麼地方見過您，……我叫阿仙。」

「這就難了，……我沒有任何印象，三年前，我和那批人一樣，還是一條徬徨於黑暗中的狗，如果隨便在什麼地方，遇到一條母狗，也並沒有什麼稀奇。」

「老實地告訴你吧，我們並非那種見面法，當我還是少女的時候，——至少是十年以前，我一定在某處見過您，我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算了吧，帶我走。」夢殿轉絲毫不爲所動。

女人走在前面，夜風輕拂，女人身上的香味，隨著微風斷斷續續地湧入夢殿轉鼻中。

兩人走在河岸道上，默默地走了幾百尺。女人一直低著頭，似乎在回想著什麼事。

突然，她止住了脚步。

「怎麼回事？」

夢殿轉問道，這時，女人急速地轉過身來，手中持者匕首，對著夢殿轉刺了過來。

功夫不錯，由她的身手看來，可知頗有經驗。

夢殿轉身子一側，探手抓住了女人的手腕。

「還有所懷疑嗎？」兩人相隔咫尺，彼此皆能感覺到對方的呼吸，夢殿轉看出對方滿是憎惡的表情，不覺怒道：「媽的，妳爲何要行刺我？」

手上又加了幾分力量，女人痛得大叫，夢殿轉又說道：「十年前，我是怎麼對不起妳？」

「你想賴也賴不掉，十年前你……你殺了我父親。」

「我殺了你父親？——」

「大阪新綿番船的伊丹屋，十年前的一個夜晚，你潛進我家，不由分說地殺了我父親。」

「……。」夢殿轉無言以對，只是默默地點著頭。

片刻之後，他低聲地說道：「原來如此，我還記得當時有個小女孩，站在走廊上，全身發抖，眼中滿是淚水……。」

「那就是我。」

夢殿轉的腦中，又浮現了當天晚上的情景。

——他剛滿二十歲，被任命爲密探（地之七）之後，首次的任務便是此事，眞刀殺人也是頭一遭。

爲何要暗殺伊丹屋的主人？

在大阪九居（販售綿、油、紙、毛綿、藥品、砂糖、鐵、蠟、鰹節等九種貨品的商店）中規模最大的就是伊丹屋，夢殿轉不知情由地殺了伊丹屋的主人。

後來夢殿轉想到了伊丹屋是幕府對外交易的商站，顯而易見，這是一種政策上的謀殺。——

夢殿轉鬆開了阿仙的手，緩聲說道：「要報父仇，隨時候教，……可是今天晚上，妳我都有任務，公私分明，妳帶我走吧。」

同一個晚上。

加枝在默兵衛的倉屋中，心神不定地縫著衣服，忽然聽到了有人敲門的聲音。

她急急跑去打開門，一看來人不禁驚呼一聲。

「哎呀！」

來者是二階堂庄之助。

「我想見見夢殿轉大人，妳知道他的住處嗎？」庄之助表情凝重，似乎有很大的心事。

加枝曾經奉了伯父之命，去過御切手町沼澤邊，夢殿轉隱身的居所。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帶你去。」

她剛剛縫好了夢殿轉的衣服，正想替他送去。

「不，不敢當，妳只須告訴我地點。——」

「我自己也有事找他，還是讓我帶你去吧。」

「既然如此，那就多有偏勞了。」庄之助低頭道謝。

加枝興高采烈地準備所須攜帶的東西。

走出了長屋的巷道，來到了大路上。

加枝問道：「你的身體都好了嗎？」

「嗯。」庄之助的雙眼平視著前方，只是點點頭，並不主動地說話。

加枝雖然不知道他有何要事須找夢殿轉，可是也覺得玆事體大，所以也不再多言。

走到御切手町，有一段相當長的距離。

如果默兵衛在家，一定會阻止他們。

因爲那兒四周都埋伏了可怕的敵人。

夢殿轉明知此事，可是仍然處之泰然，完全是爲了等待敵人的行動。

如若有第三者前來此地，那是很危險的事。

這兩人一點也不知曉危機四伏，只是想著。——

「不知道他是否在家。」

「這就很難說了。」

他們只是耽心夢殿轉是否在家，一味地趕路。

十四

夢殿轉再度坐進船中，船浮在貫穿深川的大壕溝上，船上除了夢殿轉之外，還有伊丹晃的遺孤阿仙，船首尚有一個以頭巾矇住面目的武士。

當阿仙介紹夢殿轉時，武士似乎十分驚訝，可見他一定是曉得夢殿轉。

現在夢殿轉的立場是與幕府密探們敵對的，美作守曾親口下令追緝他，務必除去而甘心。此人現在竟然會接受美作守的命令，參予今夜的突擊任務。

他的出現，著實令人難以置信，可是他却持著印有美作守花押的木札，此物除了美作守直屬的密探們擁有之外，別無他人持有此種信物。武士處於這種情況，只得半信半疑地帶他走了。

阿仙坐在船中央，目光落在水面上，呆滯無神。十年之久，終於遇到了殺父仇人，欲報父仇未果，如今還同坐一船，她的心中像是濺滿了污黑的河水般，不知到底是何種滋味。

穿過了大榮橋，就是六萬坪的原田新田新生地。

夜風吹過了夜靄籠罩著的原野，含着濕鹹的氣息，已經接近大海了。

「有一件事，必須事先說明。——」夢殿轉終於開口了。

「是什麼事？」武士直視著夢殿轉問道。

「我並不是改變初衷，又返回美作守大人麾下，我們在某種交換條件下，達成了協議，只有今晚這一次幫你們的忙，此事辦完之後，我又回復以往的身份，與各位處於敵對的立場，這一點必須先說明。」

「我明白了。」

「還有，我們目前將要攻擊毘沙門黨徒，既然我加入你們的行列襲擊他們，日後自然必須與他們爲敵，無論如何，絕不會與他們勾結，這點請放心。」

「嗯。——」

船划到了一座小橋下，突然有個黑影，由欄杆上探出了上半身，俯視著船艙，低聲說道：「山。」

船首的武士立刻答道：「川。」

小船順利通過了橋下。

不久，小船停靠在一個黑暗地草叢邊，由這可以看到岸上堆積如山的木材。武士先上了岸，接著阿仙，以及夢殿轉也上了岸。

微風帶來了木材的香味，這一帶都是木材集散地。

一群矇面黑衣的武士，陸續地繞過了木材，聚集在一起。原先在船上的武士，走近了他們。

夢殿轉發覺武士正告訴那群人，有關自己的事情，便向著旁邊的女人問道：

「阿仙，妳爲何要加入他們，做這種危險的事？」

阿仙回答得十分爽快，「有個我喜歡的人，在密探的組織中……。」

「原來如此。」

「可是他死去之後，我才曉得他的工作性質。」

「……。」

「我很想知道，密探這份差使是如何賭命的，於是便加入了他們，成了他們的工具，……他死了之後，我再來做這件事，眞是無補於事。……」阿仙的口氣充滿了自嘲自怨。

夢殿轉看到那一群人似乎正在爭執，或許其中有人堅決地反對自己加入他們，又問道：

「妳喜歡的那一個人，是被殺了嗎？」

「是的。」阿仙把下顎埋在衣襟中，十分苦惱似地用木屐踢開了一塊小石子，接著說道：「我只聽說，在一個早晨，他冷冰冰地屍體躺在小石川的一個叫做眞珠院的佛寺中。」

「……。」夢殿轉覺得心中一陣悸動，隔了一會說道：「那是眞珠院住持被殺的那一天了。」

「原來你也知道此事。」阿仙回過頭，注視著夢殿轉。

——這個女人的愛人，奉命潛入眞珠院，斬殺方丈，奪取了「大內帖」，可是又出現第三名，擊斃了她的愛人搶走了「大內帖」，此人便是自稱爲「草賊天地人」的謎樣般地人物。

夢殿轉終於獲得圓滿的解釋了。這就可以證明一點，那個自稱爲「天地人」的人物，絕不屬於幕府麾下的密探組織，他雖然自稱爲草賊，可是竟敢揚言號令天下，那麼「大內帖」和「天皇帖」是否隱藏著顚覆幕府的祕密呢？

「大人。——」

「……。」

「大人適才說過，此身業已不屬幕府密探了，既是如此，爲何還要加入今晚的行動呢？」

「哎！爲了一個女人。」夢殿轉滿臉肅然地答道。

「爲了女人？」

「是的，爲了救我所愛女人的性命。」

這時，那群人似乎已經達成了協議，派人過來告訴夢殿轉，准許他參加今夜的行動。

十五

剛才——告知二更的鐘遠遠地傳來。

寬大的木板房間中，僅點燃著一隻蠟燭。房內有十餘個人，圍坐在蠟燭旁邊。

這是一個無人居住的古寺丈室。

上座的是個穿著略式禮服，包著頭巾的武士。其餘的人都是行者裝束，有的戴著頭巾，有的將草笠放在身邊，每個人身上都佈滿了塵土。

這些人忍著寒冷，挺起肩膀，鬍鬚未經修飾，顯得有些懶散，可是他們的目光却十分冷峻，他們圍坐在上座武士之旁，注視著他。

只有上座的武士衣著華麗，由頭巾中露出來的面貌，顯得十分白淨，目光也相當清澈。

蠟燭已經燒去了一半，可見他們在此，已有一段時間。驀地，有人打破了長時間的沈默。

「現在是否太遲了？」

他的話音方落，走廊上就傳來了脚步聲。

有人打開了紙門，進來的人是無風亭主人闇齋。

「對不起，讓各位久等了。」老人的語調仍是顯得十分悠閒。

他不客氣地坐在上座的對面，好像早就規定那個地方就是他的座位。

「公主康健如昔，恭喜恭喜。」他十分有禮貌地向上座武士問安。

被稱爲公主的對方，注視著闇齋說道：「闇齋，——春天已經到了。」

聲音聽來相當清脆，是個年輕的女人，由她的腔調可以判斷她是來自京都的貴夫人。

「是的，春天到了。」

「不必再顧左右而言他了，春天一到，你不是就要決定歸趨嗎？今天晚上，把你的意思說出來吧。」

「公主，——」闇齋含著微笑看著對方，繼續說道：「所謂春天，不一定是這個春天，我所說的是最適宜義舉的春天，說不定是三年後或五年後。」

「住嘴！」女人高聲地叱喝，可見性情之急燥。「闇齋，竟敢在我織江面前要花招，太豈有此理了，——竭盡所有力量，方能完成義舉，仰天等待機會的到來，是不可能實現願望的，我們要用自己的力量，將春天帶到這個世界。」

「公主，世間之事必得天時地利人和方能成功。」

「闇齋，不必再推諉之辭，大內帖在你手中吧，天皇帖在我手中，——目下只看你決定如何了，天下大勢操於你手，……現在表露眞意吧。」

「公主，如若今日召募同志，能有多少人響應。」

「兵不以多寡定强弱。」

「那只是强辭奪理。」

「我並不是在與你講道理。」

「傳書有云，用小莫如齊致死，——公主如此作爲，未免太草率了，所謂以少犯衆，以弱欺强，忿不量力，與兵殺之，就是說明有勇無謀的舉動，雖能獲得一時的勝利，但終歸失敗，古來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不必多言，闇齋，你到底交不交出大內帖？」織江伸直了一膝，挺直腰部，伸手按住腰刀，作勢欲出，其餘的修行者也都面帶殺氣。

闇齋處於這種緊張的氣氛中，依然面不改色，坦然說道：「公主請聽信小人的忠告，——戰士貪而無備之故，大志徒衰。」

他的話尚未說完。就有幾扇板門隨著巨大的聲響，被推倒了。

「各位。——」有人發出了悲痛的喊叫聲。

闇齋立刻吹熄了蠟燭。

由外殺入的敵人，人數似乎並不多，可是彼此間却有著密切地聯繫，他們一步步地縮小了包圍圈。

凶狠的殺氣，足夠令迎敵的對方喪膽。

——幕府的密探們。

身著男裝的貴夫人，立刻有了這種感覺，她以大柱爲背，敏捷地站起身子。

修行者業已佈好了守護她的陣形，靜寂地站著，他們似乎都已明瞭今宵一戰將是生死之搏，他們每人皆是武藝高强，在瞬息間，立刻覺察出襲擊者的可怕。

「公主，快些逃吧！」黑暗中傳來了闇齋的聲音，聲音似乎來自上方。

「對方來頭太大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這句話一說完，闇齋已經消逝在夜色中。

「喝！」

首先動手的是被包圍的修行者。

「嘿！」

「呀！」

短促地喊叫聲，陸續地響起。黑暗中，誰也不知究竟死傷倒地的是何方的人。

有片刻的寧靜，每一個人都逐漸習慣了黑暗，選擇了適當的對手，再度開始了搏殺。

——名爲織江的女人，靜靜地移向彫花窗邊。

突然，一脚踢開了窗，想躍身出去了。

一剎那間——窗外刺進了一隻長矛。

這是被包圍者預料中的事，織江抓住了矛柄，同時拔刀刺出。

「啊喲！」對方發出了短促地慘叫。

織江的刀尖刺入了敵人的喉嚨，接著織江以刀身爲支柱，躍身而出，落入後院之中。

——居然只有這一個伏兵。

織江佇足聆聽著屋內刀劍的撞擊聲、人的喊叫聲，倒地的聲響，……她頭也不回地飛奔而去。

後院之後便是墓地，沒有追趕的敵人，織江在墓地進口處喘了一口氣。

就在此時——。

一個黑影由一塊墓碑後，緩緩地走了出來。他擋住了織江的去路。

「喔！……」

織江上微向前傾，手中的刀平舉，指著對方。

對方空著雙手，隨隨便便地站著，對於織江的態度，似乎不聞不問，一點也沒有懼怕之態。織江發覺自己心中十分平穩，雖然是首次經歷此種場面，但並沒有驚慌地感受。

遠遠地傳來了屋內格鬪的聲音，越發顯得此地的寧靜。

織江甚至還有從容地時間看著月亮，以及反射冷淒淒月光的墓碑，她覺得自己相當沈著。

織江向前跨出一小步，喊道：「看刀！——」

「妳是女人？」夢殿轉驚訝已極。

「我是毘沙門首領，取我首級，可算首功，來吧。」織江凜然而立，對夢殿轉喊叫著。

夢殿轉身軀微向右傾。

織江不知這是誘敵之計，揮刀劈擊下去。

「嘿！」

突然對方消失，這一刀劈空了。

——糟了。

正想調整已傾頹的姿勢，可是對方急速的動作，已不給予她任何時間了。

夢殿轉抓住了織江的手腕，扭轉至她的背後。他不只是奪走了織江的刀，而且還將刀重新放回刀鞘中。

「女人有女人應該做的事情，……妳只要反悔，我絕不阻擋妳的退路。」夢殿轉以低沈有力的語調告誡織江。

這是他突然而起的悲憫之心。

十六

夢殿轉站在原地，過了一段時間，等到丈室內搏鬪聲音停止之後，才走了出來。

五個黑影朝著他走過來，夢殿轉站住了，對方也一齊止步。

「我們故意讓毘沙們的首領逃向你隱身之處，你抓她了吧。」

「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經過此地。」夢殿轉故意裝做不知道。

「沒有這回事。」其中一人猛然大聲喝道：「只有這條路可逃，絕不可能有別的路。」

「我沒有遇到。」

「不要多說了。」

每一個人似乎都在反悔，當初爲何要讓夢殿轉加入此項任務，以致有這種失敗。

五個黑影迅速地佈成了格鬪的陣式。

「要殺我嗎？」夢殿轉自嘲地說道。

自己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

美作守以不暗殺清姬爲條件，要自己今晚來此襄助，可是當自己發現對方的首領竟是個女人時，居然起了慈悲心，放走了她，如今自己却面臨死亡的威脅。

與這些精選的高手爲敵，想要脫離死地，幾乎近於不可能，簡直是自尋死路。夢殿轉對於自己毫無意義的舉動，感到可笑極了。

自己還曾向美作守說過，不論自己喜好與否，獲得「大內帖」及「天皇帖」已成了自己此生最大的目的了。

自己也曾設法刺探過隱藏在二帖中的祕密，可是如今回想起來，自己對於這件工作，並沒有很大的熱忱。

工作的對象過於漠然，自己已不復有年輕時的滿腔熱血，無力反抗幕府政治的矛盾，以及改革天下的大志。

曾經以「地之七」的身份度過了自己的青春，至今這種污點，仍然無法自心中拭去，對於這種工作，感到無比的罪惡感，所以設法逃出了那個人間地獄，獲得了寶貴的自由，如今却發覺了自己靈魂的空虛。

雖然在心中不斷地歌頌著生命的美麗，可是所過的日子仍然是如此地空洞，一直地到了今天。

現在——。

正當面臨拔刀的瞬間，除了殺人之際的空虛之外，還有什麼呢？夢殿轉面對强敵，一點也不退縮，因爲他十分明白我不殺人，人便殺我的道理。

五個人擺出了不同的架勢，有的是上段架勢，有的是八相刀法，有的採用青眼架勢的正面攻擊法。

夢殿轉即刻向後滑動了三、四尺，拔出腰刀，擺起下段架勢。

在他們這群人之中，大家都深知「地之七」的刀法，恍若天外魔刀，疾如鷹隼，很少

有人能閃過他的一擊。

五個武士都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就這樣僵持了好一會兒。

終於有人忍耐不住了，右端的武士向前移動了一步，迫近了夢殿轉。

接著，正面的武士也將手中的刀由中段移向上段。

緊張的一刻到了。——

「呀！」正面武士高舉著刀，大聲喊叫著，衝向了夢殿轉。

夢殿轉分毫不差地避開了敵人的一擊，隨即手中的刀迅快地一閃，劃過了敵人的腰部，——緊接著，又以電光石火地速度，將刀刺向了右端敵人。

正面的武士身軀猛地向前傾斜，雙目呆滯地看著手中的長刀，轟然一聲，倒臥在墓地中。

右端的武士正想揮刀阻擋夢殿轉突如其來的攻擊，只覺喉頭一涼，胸前一片濕淋淋的感覺，接著就失去所有的知覺了。

——原來夢殿轉的快刀，早已割斷了他的喉管，鮮血濺滿了對方的前襟。

夢殿轉在眨眼之間，出手擊斃了兩個敵人之後，又回復了原來的姿勢。面對著的三個武士，似乎完全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事情，仍然保持原來的架勢。

到下一刻的搏殺，還有幾分鐘的膠著狀態。

夢殿轉向前滑動了半步，——此乃誘敵之計。

一剎那間——。

「殺啊！」

左邊的一人迅若奔雷般地殺了過來。

刀鋒沿著夢殿轉的耳側劈了下來，——只差那麼一絲距離，便可致夢殿轉於死地。

攻擊者的長刀砍上了夢殿轉身後的墓碑，當場斷成二截，雙手一陣劇痛，不由得鬆開了刀柄。

此時，他似乎才發現自己的上半身與下半身已經分開了，——瞬間，他已倒臥於血泊中。

——只見一瞬閃光，便將對手劈成二段，何等快捷的刀法，眞不愧是天外魔刀。

夢殿轉又再度地返回原來的架勢，雙眸中盡是熾烈地殺氣，突然他高喊了一聲。

「看刀！」

他疾進數步，可是對方也退後了，雙方仍然維持著相同的距離。

夢殿轉忖度目下的二個敵手，一定不會主動地攻殺過來，因此勢必還要繼續半個時辰以上的對峙，所以才主動佯做攻勢，誰知對手已洞悉其謀。

一刀流祕笈有云：「以敵事爲我事，以敵利爲我利。」

又云——「術者，宜知勝負之處，……勝而知負處，負而知勝處，術之達者也。」顯然二武士深明此理，採取了最有效的對策。

夢殿轉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他並沒有多餘的時間在此浪費，不覺有些焦燥。

——時間拖得愈久，對自己愈加不利。

夢殿轉終於下定決心，採取大上段的高壓架勢。

威風凜凜地大喝一聲：「爾等如何？」

一瞬間，敵方二人一左一右地分開了。

右方的武士擺出左旋刀的架勢。

左方的武士擺出右轉刀的架勢。

——架勢變了。

這一種架勢原本是在馬背上所採的刀勢，敵人之所以選擇此技法於地上的搏鬪，完全是鑑於此種刀法專門用以防備對方的快刀，以及能迅速反擊的妙處

——事已至此，不得不拼命一搏了。

夢殿轉飛快地竄入二個武士之間。

驀地——一左一右飛起了二道白光，尋覓著夢殿轉身上的要害，一擊而下。

——怎麼躲避，又如何反擊？

當夢殿轉回復意識時，已經手握刀柄，長刀插在地上，滿是鮮血的刀刃貼著自己的腿。

他還能站著，簡直就是一種奇蹟，由左肩到背部有灼熱地劇痛，夢殿轉知道自己已經受到敵人的重創。

二個武士都已橫屍血泊中。

十七

同一個夜晚，松平府中。

松平中務少輔直元，坐在自己居室中，正在寫信。

自從清姬失踪後，他時時刻刻都想做的一件事，如今，他已下定決心，即將付諸行動。

將家業交給異母的弟弟直正，自己落入市井，成爲一介浪人，尋找清姬，務必將她殺死。

寫完信後，他站起身來，環視著屋內各樣物件，直元在心中默默地向這個地方告別了。

——永別了。

他悄悄地走出內院，沿著花壇走著，突然想起——

——至少要先看看房之進再走。

來到家臣們聚居的長屋，走過了門，轉到庭院中，發現房之進的板門並未關上，室內透出了一絲光線。

——似乎有客來訪。

直元悄悄地走近了板廊。

房之進的對面坐著闇齋，他一定是由深川的堆木材場直接來到此地的。

闇齋原先是說有要事通報，可是又故意拐彎抹角，不談正題，風花雪月地扯了一大堆閒話。

房之進十分仔細地觀看著闇齋，忽然說道：

「闇齋，你今晚看來比以往年輕多了，簡直變成了另一個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年輕？……哈哈哈！我依舊是平常的無風亭主人，沒有一點改變。」

「不！我就覺得有些不同。」

房之進的語氣略帶強迫，闇齋仰視了一下天花板，似乎正在攷慮著什麼，終於以很平淡的口氣說道：

「你可知道一個忠義門家的千金，叫做織江的少女嗎？」

「忠義之家，……對了，我想起來了，就是那個拒絕了將軍的婚事，從此形踪杳然的少女吧！」

「對的，正是她，天下還有拒絕將軍夫人地位的女子，這個世界總算還有些希望。」

「這個女子如何了？」

「今天晚上，我與她見了一面。」

「見了面？在那裏？」

「在深川墓場附近的一座古廟中。」

「她住在江戶嗎？」

「不！她並不住在江戶，可是……。」闇齋突然停止說下去，舉起了粗陶茶碗，喝了口茶，又繼續說道：「在這個正月中，你曾經對我說，不准我說沒有駿足長阪之志，你還記得吧。」

「你曾經以孤掌難鳴爲託辭。」

「其實，——我有這種大志。」

「這才對啊！……你和那位女子是否有什麼密約。」

「目前尚無，……將來就很難說了。」

「到底是什麼計劃呢？」

「這一位公主懷有覆滅幕府的大志。」

「什麼？——」房之進的雙眼瞪得大大地，又問道：「那是眞的？」

「嗯，……她組織了一個名爲毘沙門的幫會，……其中的份子每個都是窮困潦倒的浪人，可是却很有氣魄，武藝也不凡，只是這一次隨同公主前來江戶的徒衆，在今夜全被殲滅了。」

「嗄！……這是什麼原因？」

「永井美作守下令手下的密探襲擊他們。」

「居然會有此事。」

「我曾經勸告公主逃離，……這位公主也非等閒人物，可能不會被抓到吧。」

「闇齋，你要告訴我的就是此事嗎？」

「不！這不過是題外的閒談罷了。」

「閒談？如何說是閒談呢？」

「你照然我的話，將它當做閒談吧！」

「怎麼說話吞吞吐吐，一點也不乾脆。」

「軟弱的女性中，居然有人敢明目張膽地反抗幕府，松平侯府又豈能被永井美作守肆意玩弄呢？」

「你這是忠告還是譏諷？」

「隨便你怎麼想都無所謂，——言歸正傳，我想告訴你一些有關清姬公主的消息。」

「喔，……她在何處？是不是被夢殿轉藏起來了？」

「不！清姬公主曾經單獨地住在涉谷八幡宮下面救火隊員的長屋中，我一查知此事，便立刻趕往當地，可是在我到達的時候，已經慢了一步，……」

「……？」

「已經被人抓走了。」

「抓走？是什麼人幹的。」

「不知道。——」

「爲何不知道？」

「據我個人的臆測，……」闇齋的語氣漸漸變得沈重多了，「如果不是被流氓盡情玩弄，再賣到花街柳巷外，就可推知，必定是想由清姬公主口中，打聽某些祕密的一批人所做的事。」

「秘密？你是指三年前的那件事？」

「大致上可以這麼猜測。」

「如此一來——？」房之進深沿的眼睛突然閃過一抹光芒。

「薩摩府邸。」闇齋一語道破。

「嗯！」房之進也頗有同感。

躲藏在暗中的直元，不禁在心中驚叫著。「公主竟然會被拘禁在薩摩府邸。」

× × × × ×

直元走到了街上。他漫無目的的走著，不久，走到了河邊小道上。

——公主在薩摩府邸——

這是多麼巨大的衝擊。

薩摩府邸戒備之森嚴，就連幕府都無法窺其全貌，如若想要隻身侵入，絕無可能，可是既然已經知道了清姬的行踪，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

直元呆立在路上，不知如何是好。

「喂！喂！——」一個穿著妖艷的流鶯喚住了直元：「年輕人，來休息一會吧！」

直元不懂得這句話的意義，轉身便走。

流鶯半跑步地追了上來，抓住了直元的衣袖：「高貴的人有時也應知道小屋和草蓆的滋味啊！」

直元憤然拂袖，摔開了糾纏自己的女人。

女人晃動了幾下，坐倒了地上。

「哼！裝什麼正經，什麼東西，害怕武士和虱子，還敢住在江戶，呸！骯髒的猪玀，木頭人。」流鶯大聲地嚷著，罵個不休。

直元一時怒火中燒，右手握著刀柄，轉過了身子。

流鶯這才嚇著了，扯著嗓子發出響徹街道的驚叫聲，如同一隻耗子般地逃走了。

——這種恥辱全都是爲了公主。

直元在心中大聲地怒吼著。

即將黎明了，可以看到大河中的流水正逆向流動著，潮水漸漸湧了上來。

十八

朝陽透過薄霧照射在江戶街道上——。

江戶的居民都起得很早，不只是武士之家，就是一般平民之家，到了此刻，都以清水灑在屋前的馬路上，將馬路清掃得乾乾淨淨，這是長年以來的風習。

比較寬一些的道路，都是武士及旅客所走的，如若身家不清白的人，或是衣履不整的人，在清晨的這段時間，都不敢走到這些乾淨的大馬路上，只能在小巷中行走。

沿著市內的一個大壕溝——仙台堀——延伸的伊勢崎町，在這個地帶並列著許多大商店，在清晨時，店門一開，便有夥計由店內走了出來，手脚勤快地將馬路打掃得纖塵不染，迎接新的一天。

木匠裝束的三個工人，肩上扛著工具箱，齊步走出一條巷道。

「天氣眞好，心情特別開朗，昨兒晚上吉原柳巷又是大吉大利。」

「哈哈！眞想看看與你共度春宵的姑娘，長得什麼模樣。」

「就是嘛，那個姑娘對我哭訴，僅只一宵，時間短暫，哈哈哈！接著她又唱起戀歌，如何羨慕吧！」

「不必騙人了，你能抱的只有便宜貨，不是猪八戒就是母夜叉。」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浪人搖搖晃晃地由對街走了過來，三個工人中的一人，一不小心，與浪人撞個正著。浪人頓時倒在地上，只用一手支撐著身子，頭無力地垂下。

工人們都大吃一驚。

——浪人的肩膀裂了好大一個口子，渾身血污。

「啊呀！太不吉利了，大清早碰到這種晦氣事，這個人的傷勢相當嚴重。」

「這個樣子怎麼可以在大馬路上行走呢？」

「乾脆自己跳入壕溝中，免得丟臉。」

浪人似乎痛苦不堪，任憑工人們辱罵，許久抬不起頭。

這個浪人就是夢殿轉。

夢殿轉在木材堆中過了一夜，正想回到自己隱居的地方，勉强走到此處，終於不支倒

地，他知道自己的傷勢，遠比自己的估計嚴重得多了。

——難道我就在此死於非命嗎？

夢殿轉對於自己的遭遇不禁自嘲。

——不！我絕不能死在此地。

夢殿轉奮力站起身子。

氣力耗盡的瞬間便是死，——將自己僅餘的力量，與死神做個賭注，這也是孤獨的男人證明自己生存價值的一個方法。

他拼命地抬起了脚，向前邁出了一步，覺得自己的意識又將遠離自己而去了。

——難不倒我！

爲了不再跌倒，夢殿轉强制忍受著痛苦。他突然覺察到有人由背後支撐著自己的身體。

這是一個狹窄而雜亂的小區域，有時會顯得片刻的沈靜，聽不見一絲聲音。

房間中有個女人，走到了窄小的庭院中，仰視著天空，臉上盡是茫然之色。

——唉！

她的下顎埋入了衣襟中，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她是伊丹屋的遺孤——阿仙。

夢殿轉昏睡在隔壁的房間中。

爲什麼把他帶回家中，——阿仙仍然想不通自己爲何會有此種舉動。

阿仙看到夢殿轉一身血污地離開了木材場，便一直地尾隨在他身後。

已經沒有報仇的意念了。

——他想要到何處呢？

阿仙的腦際只有這個疑問。

當她看到夢殿轉撞上了一個工人，立刻倒在地上的慘狀時，不由得興起了救助他的念頭。

只須將他送至醫師住所即可，又何必帶他回家呢？

那有看護殺父仇人的道理呢？

雖然，一再責備自己的荒唐，可是又替自己找到了一個藉口，——除此之外，又怎能確知他是否脫險。

對了，——阿仙腦際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與夢殿轉的對話。

阿仙曾經問過他，既然不是密探，爲何要爲這種事賣命呢？

夢殿轉的回答竟然是：「爲了搭救一個我所愛的女人。」

對阿仙來說，這實在是一句意外的話，幹過那種特殊任務的人，竟然還存有這種感情

，實在出人意料。

阿仙所喜歡過的那個密探，也從未對阿仙說過「我喜歡妳」，從任何角度看來，他都不是那種能爲自己所愛的人而拼命的男人。

如果夢殿轉沒有說過那一句話，阿仙也絕對不會救助他，更不會把他帶回自己的居所了。

「……我就是這麼一個女人。」阿仙自己告訴自己，現在應該看看他情況如何了。於是，打開了紙門，進入夢殿轉的屋子。

——他在發燒。

她一看到夢殿轉的面孔，便立刻發覺了這種情形，阿仙趕忙到厨房提了一桶水，用洗面巾敷在他的額頭上。

當阿仙將面巾輕輕地放在他的頭額上時，夢殿轉並沒有張開眼睛，便低聲問道：「爲什麼救我？」

他似乎已經回復意識了。

「……。」阿仙不發一言，只是凝視著對方毫無血氣而蒼白的面貌。

「這……。」阿仙恍若自言自語般地說：「算是……心血來潮吧！」

「心血來潮？——原來如此。」

夢殿轉微微睜開了眼睛，仰視著天花板，緩聲問道：「這是妳的住所嗎？——

「是的。」

「心血來潮就帶我到此地來嗎？」

「大人！」阿仙的口氣變得有些嚴肅了，「您似乎很看不起我這個救你的人。」

「我眞不懂女人心。」

「不懂才好，要是男人摸透了女人的心理，女人就要更加不幸了。」

「女人懂得男人的心意嗎？」

「還是不懂吧，如此對男人不是更好嗎？女人一旦喜歡了一個男人，對於他的每一個地方都覺得是最美好的，我曾經喜歡過的那個男人，其實也不過是個薄情郎。」

阿仙的語氣十分哀怨。

「大人，你所喜歡的那個女人，說不定她也認爲你是個薄情郎，還原諒了你。」

「那也不一定，我確實是個薄情郎。」

「她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將軍的女兒。」

「什麼？——。」阿仙懷疑剛才所聽到的話，又問了一遍。「那……那是眞的嗎？」

「我爲什麼要欺騙妳呢？」

「……。」

此刻的夢殿轉，在阿仙的心目中，已成了另外一種人，臉上有著聖潔的光輝。

十九

這是一間極爲寬大的道場，如果舖上榻榻米，至少可以舖二百張以上。

天花板和柱子都顯得黝黑無比，很可能是江戶開府以來的建築物，可是地板和低處的牆壁，却顯得嶄新無比，由此可以看出這家道場訓練的猛烈。

剛才還有夕陽由壁上的小窗斜射進來，如今太陽已經西沈，屋內漸漸顯得黑暗了。

道場的中央有一團模糊的影子。

原來那是一對全裸的青年男女，面對面地擁抱著，——不？是被繩子緊緊地綁住了。

男人是二階堂庄之助，女人是加枝。

前天晚上，當他們倆人前往御切手町沼澤邊，夢殿轉的居所時，突然遭到了襲擊，被人擊昏。

當他們回復意識時，就已成爲如此的模樣了。

詢問他們的是個儀表出衆，身材高大的武士，這個人就是責問清姬的同一個武士。

他先問庄之助：「你有何要事去訪問夢殿轉？」

庄之助只是怒目而視，並沒有回答。

「你死去的父親，是否留下了什麼記載重大祕密的記錄，所以你要告知夢殿轉此事。

「……。」

「要你說出實話，我有的是辦法，可是讓你這麼一個少年人在此哀號，我並不願意這麼做，——你老實地回答我的話，我會替你的一生好好安排。」

他的口氣雖然十分平淡，可是庄之助却敏感地察覺，如果自己稍加反抗，對方可能就會採取强硬的態度。

庄之助一點也不畏懼，朗聲說道：

「元旦清晨，當我與和久田總三郎在鎌倉由比海濱決鬪時，險遭不測，幸虧夢殿轉大人從旁協助，使我得以死裏逃生，我是爲了答謝他，才特地拜訪他的，——你的問話都是多餘的。」庄之助斷然反駁。

「如若是別人，可能就會被你這番話矇騙過去，可是要騙我，可就沒有那麼容易。」

對方露出了猙獰的笑容，可是並沒有立刻施以酷刑的徵兆，他又看著加枝，說道：「據說默兵衛是妳的伯父，他與夢殿轉之間似乎有某種密約，每晚他都要離開居處，妳知道此事吧？」

加枝當然不知此事。

「不知道就罷了，……可是妳總不能說妳不知道自己的伯父並非普通的平民，他是個懂得忍術的武士，妳可知道，他過去曾替那個者侯做過事嗎？」

加枝只能以有氣無力的聲音答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她實在沒有別的辦法。

武士輪流地看著庄之助和加枝，沈聲說道：「你們二人太逞强了，好吧！我再寬限你們一些時間，讓你們仔細回想一下，同時，你們也該好好談一談。」

武士說完了話，就走出去了。

然而——庄之助和加枝却受著莫大的恥辱。

兩人全身赤裸地擁抱在一起，由頸部到足踝都被繩子緊緊地綁住，無法動彈一絲一毫。

在半個時辰中，兩人耗盡了心力，所能動的地方只有面孔而已，就連兩人的嘴唇都膠合在一起，恥臊已極。

庄之助的右手抱住了加枝的腰部，左手抱著臀部，加枝的雙手摟著庄之助的頸部。

對於這兩個年輕人來說，沒有比這更大的恥辱，這是在他們失去意識的時間中，被對方擺佈成的姿勢。

當他們清醒時，兩人對於這種恥辱，都有相同的願望，——立刻死去。

可是隨著時間的過去，這二人——不，是庄之助的心中起了微妙的變化。

有生以來，從未與任何一個年輕女性接觸過，如今却是軟玉溫香抱滿懷，對於這少不經事的庄之助來說，激發男性的本能，也是情有可原。

一瞬間，庄之助終於無法自制，加緊了雙臂的力量，加枝似乎也覺察到對方的異變，全身不由戰慄起來。

「原諒我……。」庄之助怯弱地說著。

加枝顫抖的聲音傳了過來，「……不，不。」

「這是一種恥辱，將來一定回報於他。」

「……。」

「妳，……妳暫且委屈一下。」

「好，好的。」

庄之助的手臂更用力地摟緊了加枝。

這時——。

「年輕人，滋味如何——？」門外傳來了譏笑聲，庄之助的四肢僵直了。

庄之助似乎忍不住了，高聲地大喊：「你殺了我吧！」

「嘿嘿！我怎會殺你，……只要你活著，就可以如此地抱著女人，你又何必急著死喔？二階堂庄之助，只要你願意，別說五天、十天，我可以讓你倆永遠地抱著。」

最後的一句話，飽含威脅之意。

二十

晴空萬里，又是個沒有一片浮雲的日子。

傍晚時分，天氣漸漸變涼了，在街上來往的人，都加快了脚步。

江戶郊外的雜木林區，此時已完全看不見人影。

突然，由雜木林中浮起了一個影子，緩緩走到馬路上，他面對著築有圍牆的宏偉侯府呆立著。

這人便是松平中務少輔直元。

——清姬一定在這府邸之中。

現在他的心中已有十足地把握。——

當初他以爲清姬被拘禁在三田的薩摩府邸，如若想要潛入救人，可是說完全不可能。可是當他想到侯爺在幾天前，才來到江戶，府邸中一定是一片忙亂，怎麼可能將人拘禁在那裏呢？

——不對！

他終於覺悟了，清姬不可能被拘禁在薩摩府邸。

直元又想到了薩摩侯最近在追分附近，設了一棟別館，——對了，清姬一定被關在那

裏。

於是直元在中午時分，便潛到別館附近的雜木林中，查看進出的人，發現除了二頂轎子進府外，別無他人出入。

侯爺既然已經到了江戶，這個別館也應該有許多人出入才對，爲何沒有人進出呢，其中必定有因。

入夜後——。

直元決定偷偷潛入薩摩別府，他悄悄地沿著圍牆行走，物色適當的隱身之處。

突然——。

直元看到一個黑影飛身躍上了圍牆，直元也越過了牆邊的水溝，把身子貼著圍牆站立。

黑影查看了一下裏面的情形，就跳到了馬路上。

他取下了矇面的面巾，拉出衣裾，變成了一副小商人的打扮，就若無其事地走了。

「且慢！」直元沈聲喝道，他立刻到了對方的身後。

小商人模樣的人立刻採取了防備的姿勢，同時他慢慢地轉過了頭，無言地看著直元。

「……。」

「你是盜賊嗎？」直元心想如果必要時，就以刀背擊昏他，便用左手按著長刀，走近

了一步。

「那裏，那裏。」

小商人模樣的人猛然搖頭，表示否認了對方的話。

「既然不是盜賊，爲何行動如此鬼祟。」

直元又逼近了一步，對方立刻改變了態度。

「你是——松平府的侯爺。」

直元不覺愕然呆立。

「小人記得你的面貌。」

對方雖然保持著對高貴人物應有的敬意，可是一點也沒有自卑的態度。

「你終於離家出走了。」

「你是什麼人？」

「既非敵亦非友，……不！對侯爺來說，我或許會礙著侯爺的大事。」

「你的意圖何在？」

「小人想要營救清姬公主。」

「什麼？……你知道我妻被關在此地，才特地來此的嗎？」

「是的。」

「她眞的被拘禁在此地嗎？」

「小的親眼看到的。」

直元覺得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是什麼人叫你來搶奪清姬的？」

「沒有人叫我這麼做，我只不過看不順眼罷了。」

「住口，不准撒謊。」

「小的並非胡謅，請恕小人無禮，小人以爲侯爺不該再逼迫清姬公主了。」

「我堂堂蕃主之尊，豈能聽命於盜賊。」

「既然如此，小的先行告退了。」行過一禮之後，他就轉身準備離開了。

「等一等，清姬被拘禁在府中何處？」

「你想進去見她一面嗎？」

「不錯。」

「我勸你打消這個念頭吧！侯爺！僅憑你一人的力量，是絕不可能的。」

「你替我帶路。」

「小的敬難從命，侯爺一心一意想要殺死清姬公主，小的却是想要營救公主出險。」

「帶路！不必多言。」直元準備拔刀了。

小商人模樣的人——默兵衛不是直元所能威脅的，可是突然有一絲靈感閃過腦際。

「好吧！」默兵衛點了點頭，「請隨小人來。」

二十一

兩人越過了假山，來到了常綠樹樹林中。

——這棟別府實在太大了，比自己的府邸足足大了好幾倍。

直元立刻有如此的感覺。

兩人立身之處，是個森林的深處，不管往那裏望去，只能看到一片黑鬱鬱的樹林。

「再往前走吧。」默兵衛催促他走快些，兩人走上了小徑。

約莫走了幾百尺，走出了樹林，聽到了潺潺的流水聲，——一條小溪緩緩地流動著。

走過了一座土橋，就完全是上坡路。路邊都是灌木，偶而點綴著幾株高大挺拔的松樹。

直元低聲問道：「你知道這棟別館是爲了什麼目的而建的嗎？」

「這小的就不大清楚了，很可能是薩摩侯爺又犯了老毛病，想要炫耀他天下第一大諸侯的威風吧。」默兵衛的語氣相當地不正經。

兩人站到了庭院的一個丘陵上方，俯視著侯府中的動靜，直元腳下的景象比他想像中的大多了。

已經不可稱爲庭院了，超出了視界所及的範圍。

一個大池爲中心，池中有座假山，幾乎可以說是小島，同時還有半島，甚至還有沙灘。虹形的橋架設在池子中央，通往小島，在夜幕中刻劃著美麗的曲線。

「侯爺。」默兵衛突然說道：「在那個宮殿建築的右邊，有個像倉庫一樣的房子，你看到了沒有？」

「嗯？」

「就是在那裏面。」

——好！

直元滿懷信心地踏出了一步，全身充滿了鬪志。

當他走下池畔時，一隻水鳥突然由岸邊的石頭上飛起，拍動著翅膀，緩緩地落在水面上。

頃刻又回復了寂靜，剛才驚飛而起的水鳥，使得直元更加地緊張了。直元心中十分不是味道，堂堂蕃主之尊，竟在半夜裡潛入別的蕃主的府邸。

——眞是太窩囊了。

直元憤恨地咒詛著。

繞過了水池，看見了一道牆將庭院分隔爲二個部份，他沿著牆走到了一個覆滿茅草的門前。

是大唐式樣的門，他伸手一推，門呀然而開。

「什麼人？」在黑暗中有人發問。

直元只是默默地站著，不發一言。

兩個夜巡人提著六尺長的木棒，忽忽忙忙地走過來。

一瞬間——，直元拔刀飛身撲上。

死者哀叫聲之淒厲，令直元爲之戰慄。另一個夜巡人轉身就跑，直元緊追上前。

「嘿！」地大喝一聲，劈開了他的背部。

直元喘了一口氣，回頭一看，帶路的人不知何時消失了，直元低喚了幾聲，可是沒有人回應。

直元朝著建築物的方向拔腿疾奔。

可是尚未跑出五、六步，就被由暗處現身的武士緊密地包圍住了。

有人站在遠遠的房子走廊上下令：「活捉闖入者。」

武士們都以刀刃向上，刀背向下，一步步地縮小了包圍圈，一看便知每個武士都是精選的高手。

直元想要拼死抵抗，却成了對方玩弄的對象。

一直到他筋疲力竭之後，才被人綑綁起來，送到一個空曠的房間中。

「哈哈！——松平中務少輔侯竟然孤身闖入本府。」

仍然是那個逮住清姬以及庄之助和加枝的武士，他的臉上浮現著輕視的微笑。

他是島津蕃的重臣之一，名爲梶豪右衛門，長住江戶的家老，對他都十分重視，公認他是個頭腦聰穎之人。

直元抬起了頭怒道：「清姬是否被你們關在此地？」

「是的，一點也不錯。」梶豪右衛門坦然承認。

「你們有何企圖？」

「不必對你這囚徒明言吧。」

「清姬是我的妻子，妻子被辱，我能不管嗎？」

「夫妻不過是名份罷了，侯爺曾爲了清姬的不願同寢，憤而揮刀，公主因而失踪。」

直元心想，這眞是個可怕的敵人，什麼都知道。

他的臉因氣憤而發白，他高聲喊道：「還我妻子。」

「還你之後，你將如何處置，處死嗎？」

「你管我怎麼做！」

「松平侯，——」梶豪右衛門的態度改變了，變得恭敬多了。「您可知道，幕府曾有一次密議，決定沒收松平家的封地。」

「……。」

「清姬公主的下嫁，也是計對此事而設的陰謀，可以說幕府正在慢慢地收緊了套住您脖子的繩索。」

「……。」

「侯爺也眞不幸，小的十分同情。」

「我已拋棄了我的官爵。」直元又高聲喊叫了，「還我妻子，我要親手處置她。」

「貴蕃的幾千條人命都掌握在您手中，不可莽撞。」

「可惡！你竟然敢教訓我。」

就在此時，有人由走廊上跑了進來。

「稟報大人。」來人的聲音透過了紙門傳了進來。

「什麼事，在那兒說。」

「清姬公主不見了。」

「什麼？」

「倉庫上的窗子破了，二個武士都死了。」

× × × × ×

默兵衛揹著清姬奔馳在夜路上。

——眞是痛快！

長久以來已經沒有幹過這麼痛快的事了。

默兵衞看到了淸姬被關起來，同時也看到了嚴密的警戒，他認爲絕對無法搭救淸姬了。正想要回家，却碰到了淸姬的夫婿中務少輔直元，現在想來眞是天祐。

爲了活捉直元，警戒線完全崩潰了，默兵衞把握這一瞬間的良機，成功地救出了淸姬。

一進市內，他都選擇人跡稀少的荒僻小徑，飛快地回到了自己的居所。

淸姬在被救出的瞬間，已被默兵衞點中了睡穴，現在還是沈睡不醒，如同死去了一般。

默兵衞把淸姬輕輕地放在榻榻米上，這才發現了加枝放在桌案上的留言。

「帶二階堂庄之助大人前往夢殿大人住處。」

默兵衞一看，立刻有了不祥的預感。

——最近那兒四周都是潛伏的敵人。

因爲不知道加枝是何時出門的，所以默兵衞感到更加不安。

這二、三天，默兵衞都沒有回家。

——加枝到底是什麼時候出去的呢？

如果她早已出去，一定是被別人逮走了。

「哎，算了吧。」

剛救出一個人，却又有一人失踪了。

二十二

太陽已快西沈了。

梶豪右衞門看著手中的一卷日記。

二階堂庄之助終於招供了，他是爲了將亡父靱負留下的日記，交給夢殿轉，因而請加枝帶路，當走到那兒時，發現夢殿轉不在，同時梶豪右衞門的手下又發動了攻擊，他立刻就將日記藏在壁櫥中的棉被下。

庄之助招供後，梶豪右衞門立刻派人將日記取回來。

靱負個人卓越的意見都具體地記載於這本日記簿中，關於幕府的各種措施也有詳細地批評。

對於二階堂靱負本人而言，這本日記可以說是他這一生中最有價值的貢獻。

梶豪右衞門一行一行地仔細閱讀，臉上不時浮起了冷漠的嘲笑。當他的眼中看到了「大內帖」及「天皇帖」的文字時，他的表情立刻變得嚴肅起來了。

這時，走廊上傳來了脚步聲，梶豪右衞門立刻收起了日記，放入懷中。

一個家臣跪在走廊上說道：「松平蕃江戶家老大久保房之進大人現在來訪。」

那是豪右衛門派遣正式使節去邀請而來的。

「請他進來。」

說完話後，梶豪右衛門掀起了牆上的山水畫，用另一手在牆壁上按了一下，牆壁立刻現出了一個二尺見方的洞穴，他將日記藏在裏面，然後又將牆壁回復了原狀，悠悠然地由房內走了出去。

——所有的事情都按著自己的計劃進行。

梶豪右衛門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唯一感到遺憾的是費盡心力抓到的清姬，不知被何方人物劫走了，不過現在又逮到了松平中務少輔本人，可算略微有些收穫。

豪右衛門走進書院後，看到了大久保房之進目露凶光，他就特地裝出一副寬容的表情。

兩人相對行禮之後，豪右衛門說道：「昨晚發生一件奇事，有個面貌酷似貴蕃的歹徒潛入敝府，被我們抓住後，竟然自稱松平侯爺，面無慚色，如此冒充之罪，可說不輕，我們認爲應該立刻送往貴蕃，處以極刑，所以特地有勞大人來此。」

因爲使者去的時候，就已帶有書信，房之進業已大略知曉其中原由，因此故作感謝狀

，說道：

「是的，多謝好意，如若能立刻交由在下帶回，立刻請敝主親自處刑。」

房之進內心的困惑，眞是無法形容，連他這個聰明已極的人，似乎都在一時間，失去了主意。

當晚，他便已發覺了侯爺私下離開了府邸，即刻遣出親信的屬下，四處尋找，這一件事，除了有數的幾人知道外，自宅內的其他人都不知道。

他怎能想到主人竟會大膽地潛入薩摩別府，而且他在來的路上也曾想過，爲何主人知道清姬被拘禁在此。

——一定是自己和闇齋的談話，被主人偸聽到了。

「何等地無謀！」房之進對於年輕主人的輕舉妄動，十分不滿。

——一個侯爺竟然潛入別的侯府中，而且被活捉，這眞可說是莫大的羞恥。

「那麼我現在將他交給你吧。」梶豪右衛門淡淡地說著。

「謝謝。」房之進低著頭，如坐針氈，他知道對方必然還有下一句話。果然——。

「有些小事想向您請教。」

「什麼事，請您儘管發問吧。」房之進毫不顯出動搖之色，回視著豪右衛門。

「聽說貴蕃夫人清姬公主失踪了。」

「……。」

「何故失踪的，請予賜告。」

「這是敝府的私事，請不要過問。」

因爲對方很明顯地表露了威脅的態度，房之進不由得把心一橫，豁出去了。

「如果不願意作答，我也不再追究，那麼，再請教一事，當清姬公主于歸之際，幕府是否曾有密議下達命令於松平家，此事如何？」

「確有此事，幕府曾經指示過清姬公主，如若生下女嬰，就要將清姬公主送至京都比丘尼御所。」

「是那一家比丘尼御所？」

「卑職對此事所知並不詳盡。」

「不會是你不想告訴我吧？」梶豪右衞門雙眼圓睜，怒視著房之進。

二十三

房之進絲毫不畏縮地回視著豪右衞門，沈聲說道：「閣下是否知道一位名爲織江的忠義門家千金。」

「嗯！」這下子輪到豪右衞門緊張了，不知對方還有什麼厲害的殺手鐧，沒有施展出來，不由提高了警覺。

「據說她在三年前拒絕了將軍的婚事，躲進了一個比丘尼御所之中。」

「……。」

「傳聞這位公主籌設了一個叫做毘沙門的組織，似乎準備進行什麼大事，——此事或許與兄台胸中計謀之事不謀而合，如若閣下欲有所成，不如立即捕獲這位公主，成功之日即不遠矣，——這只是敝人淺見。」

「我知道了。」豪右衞門點了點頭。

房之進爲了救回自己的主人，在來此以前，也準備了好一些話，告訴對方，以爲交換的條件。

「順便請問大久保大人，您是由何處得悉此事。」

「一個叫做闇齋的隱居之士。」房之進毫不猶豫地脫口答道。

這是身爲武士的悲哀，爲了自己的主人，相交多年的知己好友，都得出賣。

這個豪右衞門與闇齋兩人，應是一對適宜搏鬪的對象，——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如若兩人一齊倒下，對房之進而言，都無啥影響。不過最好是闇齋擊敗了豪右衞門。

——房之進成功地救回了主人。

僅僅三天的時間，自己就似乎變了一個人。面容憔悴，四肢乏力，目泛凶光。

房之進沒說一句話，只是請直元上轎。直元拒絕了，徒步走到馬路上。

「房之進。」直元的雙眼直視著房之進說道：「公主曾經被拘禁在那所房子中。」

「那……原來還是如此……。」

「可是當我被抓到時，公主恰好也失踪了。」

「自己一人逃走似乎不大可能吧。」

「一定有人救她出圍，……我已想到是誰了。」

「主公是否告知是何人所爲。」

「一個叫做默兵衞的人，他是個賊。」

「賊？——」

「他爲了要救公主，先我一步潛入那府邸中，後來發現戒備森嚴，打算以後再來，當他出來時，我遇到了他，强迫他帶路。」

「這麼說來，此人利用主公與敵方混戰的時刻，成功地救走了公主，事情是否如此？」

「應該不錯。」

「默兵衞……嗯。」房之進傾著頭，似乎在思索著什麼。

同一個時間，地點是在加枝與庄之助上次所被拘禁的道場中，此時正在舉行一場淒烈的比鬪。

道場中央，有個用白頭巾包住了面孔，身著黑衣的浪人，他懶懶散散地站著，手中持著一柄木刀。

頭巾中露出的眼睛中，有一隻是白濁的，他的右袖空蕩蕩地垂在腰際，——是個獨目獨臂的浪人。

十六夜十兵衞。

這個幽鬼似地人物，不知到何處修練刀技了，如今全身散著一股凌厲地劍氣，不知是何人推舉他到此。

他飄然來此，開了一個價碼，出售他僅餘的一隻手臂，究竟這隻手臂有多大的威力呢？——將要開始的比鬪，正是爲此而舉行。

十個精選的武士手持木刀，包圍著他。

十兵衞瘦削的身軀不爲所動，仍是那麼懶散。

正面的武士不斷地作出誘敵的動作，木刀上下幌動，可是十兵衞僅餘的一眼，只是陰沈沈地望著遠方。

站在十兵衞身後的幾名武士，驀然覺得對方身上似乎飄浮著一絲妖氣，不由得焦燥了。

十兵衞雖然是隨便地站著，可是他全身上下，沒有一處露出破綻，武士們無法尋得出

手的良機。

終於，有一個武士按捺不住，衝向前去。他舉著刀，發出淒厲的喊叫聲，對著十兵衛猛力一刀劈了下去——。

在場的武士只見十兵衛動也不動，似乎沒有看到這致命的一擊，仍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就在所有的人都感覺十分詫異的時候，攻擊者却突然僵直似地舉著刀，站在十兵衛面前。他就這麼站著，大約過了一、二秒吧。

突然，攻擊者的身體緩緩地倒下了。他的眼神渙散，唇角泌出了一絲血水。

「到此爲止——。」由上座傳來了威嚴無比的聲音。

九個武士收起了木刀，扶持著受傷的同伴一起退出去了，十兵衛還是那樣站著。

「你是十六夜十兵衛。」上座的武士是梶豪右衛門，他看著場中的人說著。

十六夜十兵衛斜視了對方一眼，將木刀丟在地上。

「你有什麼希望，說來聽聽。」豪右衛門又催促了。

「薪俸一事隨你決定，——我只不過是厭倦了攔路搶劫的日子罷了。」

「嗯。」豪右衛門覺得自己很像個大人物。

「只是——」十六夜十兵衛又說道：「當薩摩侯爺取得天下時，讓我做個十萬石的諸侯，這點可以嗎？」

「沒有問題。」豪右衛門十分爽快地答應了。

「那麼，我就由今天開始辦事吧，須要我刺殺什麼人，儘管吩咐，對方愈厲害愈好。」

「好的，請你今晚就行動。」

「對方是何人？」

「一個隱士，無風亭主人闇齋。」

二十四

不知做了什麼惡夢，只覺得全身被禁錮著，可是回復意識時，却沒有一點印象了。

夢殿轉知道了爲何自己會做惡夢的原因了，原來是一隻不屬於自己的手，壓在自己的胸上。

——那是阿仙的手。

夢殿轉輕輕地將她的手移開。

阿仙突然醒來了，睜開眼睛，赧然說道：「哎，眞難爲情，我怎麼會……。」

一面說著，一面嫵媚地用手理著雲鬢。

「都是妳害我做了一個惡夢。」

「嗄！……你夢見了什麼？」

「忘了……。」

「既然說是我害的，八成沒有好事。」

「似乎如此。」

「討厭，……你竟然這樣說人家。」阿仙自己也對自己的言語感到奇怪，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地用手揉捏著衣裾。

兩人沈默了好一會兒，夢殿轉抬眼望著天花板說道：「明天我大概可以走動了，我就要走了。」

「……。」阿仙屏息注視著對方蒼白的面容。

「太麻煩妳了，對我如此細心地看護。」

「大人！」阿仙忽然叫了一聲。

「我愛上大人了。」當她說出口時，自己都吃了一驚，她又接道：「眞的，我眞的喜歡您。」

「……。」

「大人對將軍千金的愛是如此的眞摯，我知道我是無法與她相比的，可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愛上了大人，……我是個傻子。」

阿仙突然將面孔埋入了夢殿轉的胸前，激動地哭泣著。

夢殿轉仰臥著，悄悄地伸出一手，點了阿仙的睡穴，使阿仙昏睡過去。他將阿仙輕輕移開，由床上站了起來。

肩上仍然有著激烈地劇痛。看著綁著白巾的自己，他感到無限地孤寂。原以爲强健無比的身軀，如今看來是多麼虛弱。

夢殿轉穿著妥當之後，又看了阿仙一眼。

——這裏又有個可憐的女人置身於濁流之中。

這眞是種奇妙地巧合，所有認識夢殿轉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有著悲慘的遭遇，這是什麼原因呢？

——當作沒有遇見過我吧，在妳的夢中把我忘了。

夢殿轉在心中替阿仙祈禱著，然後轉身走出了房間。

三更了，四周靜悄悄的，附近的居民似乎都睡着了。街道中只有强勁的夜風吹過。

夢殿轉走過了好幾個巷道，來到了一個交叉路口。四面八方吹過來的風，在這裏扭轉在一起，像是要撕裂他衣服般地，把衣服吹得飄動不已。

當他正想走向西方時，突然發現在身後有人跟踪。

因爲有了這個發現，他轉變了方向。

夢殿轉走向了一家與刑場隔條街的小酒館中。

刑場中搭著草蓆小屋，今天可能有人將被處刑。

小屋中舖著草蓆，釘著一根木樁，一個人被綁在上面，不停地發出呻吟聲。夢殿轉撥開了布簾店招，走進了店中，店內坐著許多救火隊員，正在大聲喧鬧。

「他媽的，胡道八道，你們知道什麼，把貞操帶當成腰帶，告訴你們，這完全是二碼子事，風馬牛不相干。」

「到底有什麼不同，快些道來。」

「好，慢慢聽我道來，把你們耳垢掏乾淨，仔細聽著，貞操帶是老公上戰場，深怕老婆偷漢子，所以才把那個地方綁了起來，萬葉集中還有這種典故呢，如何，你們這下可服了我吧。」

「到底是什麼樣的帶子呢？」

「這是用一種三角形的綿布，貼在那兒，再用一條繩子綁起來，在肚臍的地方打個死結。」

「……那和月經帶有啥不同？」

「呸！你們實在太淺薄了。此繩非彼繩，用剪刀是剪不斷的，不然還有什麼屁用。」

「說的也是，一剪斷就沒用啦。」

「你老婆的肚臍突出那麼多，要綁貞操帶多方便。」

「媽的，你什麼時候看過我老婆的肚臍，不說明白，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

「我可沒看過，是你家小鬼說的。」

「放屁，胡說八道。」

「喂喂，你的故事還沒說完呢？」

「所以嘛，萬兵衛那小子讀書也不知讀到那去了，替他老婆綁上了貞操帶，自己就出門了，當他回家時，發現貞操帶不見了，當時就火冒三丈，伸手就打，此時，他老娘趕了過來，正要阻止，誰知他一時失手，當場把他老娘給打死了，這下子可糟了，謀殺親娘，此等大罪，可是要處鋸刑的喔。」

他們所談的是小屋中的囚徒。

所謂鋸刑，即爲以鋸子鋸斷犯人脖子的殘酷刑罰，盛行於家康的時代，後來漸漸廢止，鋸子只是拿來做個樣子，放在犯人身邊而已。

這是一種對於弒逆長輩之人的罪刑。

二十五

消防隊員們喝得酩酊大醉之後，一群人鬧哄哄地走了出去，店內頓時變得一片沈寂。

夢殿轉已經喝了三合酒，身上的疼痛似乎減輕不少。

他緩緩地移動視線，看著後方。

在那個地方——不知何時多了一個客人。是一個浪人模樣的人，身材相當瘦削。

「老兄！」夢殿轉主動地向對方打招呼了。

那人將目光移向了夢殿轉，臉上一片冷漠。

「喝一杯吧！」

「……。」

「既然一直跟踪著我，應該有交杯之誼。」

對方點了點頭，起身走了過來。

夢殿轉並沒有追問他的身份。

奇妙的交誼開始了，兩人彼此敬了一杯酒。

過了大約半時辰後，——兩人只是默默地喝酒。

對方似乎終於忍受不了這樣沈默，開口說道：「閣下爲何不願離開江戶？」

「心中坦然，自無所懼，我很抱歉，常常令兄台一般人爲我而辛苦。」

「小弟負有任務，只要有機可乘，就可以立刻下手，將你除去，……可是你從未給予我任何機會。」

「那有這回事，一看也知道我身負重傷，如果在此時決鬪，我恐怕難逃一死吧。」

「不！」對方堅決地搖頭，臉上浮現著苦惱。

「兄台風度雍容，使得一般的刺客都難以下手，——眞想不透，爲何會有如此的態度。」

「有生以來，這是首次受到別人的誇獎。」

聽到了對方的話，夢殿轉不禁失笑。「我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氣質，也無過人之處，只不過對於世間之事，業已看透，不爲世事所役，失去了人類至性的感情，只不過是如此罷了。」

「不對，失去感情的人，又怎會有膽量孤身反抗幕府，不惜拋棄自己的生命呢？」

夢殿轉注視著口氣激動而充滿熱情的對方。

——還是個年輕人。

大約二十三、四歲，人品相貌都不錯，想必出身良好可是爲何會有如此憂鬱的表情。

又過了幾許沈默的時間，對方再度開口了。

「兄台不滿幕府的作爲，毅然脫離，可是你仍然能恬然地走在陽光之下，小弟對此點百思不解，小弟連反抗幕府的勇氣都沒有，又怎能殺死兄台呢？」

「反抗幕府可說是自然的趨勢，非我個人能力所能爲者，奉勸你不要和自己過意不去。」

「我告訴兄台一件故事。」對方一直地凝視著夢殿轉，恨聲說道：

「假定，——令堂遭到了無理的要求，被將軍收爲側室，令尊因此羞憤自殺，可是兄台却要替幕府工作，領著幕府的俸祿，你將有何感想？」

「……。」夢殿轉也注視著對方。

跟踪者因過度的激動，面頰抽搐著，顫聲說道：「那個刑場上的待斬之徒，因懷疑妻子不貞，憤而行凶，却誤殺了老母，按理當處以鋸刑，……爲政者奪人妻，使其夫憤而自縊，却不遭致任何懲罰，……如此的待遇，怎能令人心服？」

「……。」

「不！應該辱罵的是那個爲人子者，不知報仇，却還領著幕府的俸祿，眞是不知廉耻的人。」

「……。」

「我在跟踪你的這段時間中，看到了你的勇氣，以及坦然的態度，給了我莫大的激勵，我決定放棄了我的任務，但願我能有你十分之一的勇氣。」對方低下了頭，低聲地呢喃著。

「眞意外，幕府密探中，竟然有著像你這樣有血性的男兒。」夢殿轉心有所感，喃喃地細語著。

「很抱歉，說了一些無用的囈語。」對方站了起身，準備走出去了。

「等一等。」夢殿轉叫住了他。

「是誰將令堂顯示於將軍面前，此人才是當誅之人。」

對方躊躇了一會，然後又斷然答道：「督察本多甚左衞門。」

「——嗯。」將千枝獻給將軍的，也正是此人。

「原來如此，……難道你連殺本多甚左衞門的勇氣都沒有嗎？」

「……。」對方開始喘氣了，全身都在顫抖。

「現在還不遲，只要你能拿出勇氣，假若你覺得殺了本多甚左衞門就能心安的話，就竭盡所能將他除去，這樣你或許就會尋回眞正的自己。」

二十六

說也大膽。

默兵衞又再度潛進了追分的薩摩別府中。

清姬告訴過他，在那兒還關著許多人，默兵衞聽了此話，頓時心有所感。

監視著清姬的低級武士竊竊私語，說是有個少年和一個姑娘，被拘禁在府邸中，兩人全身赤裸裸地被綑綁在一起。

——如果這兩人就是庄之助和加枝。……

我絕不讓棍豪右衛門這小子再活下去了。

默兵衛一想及此事，便憂心如焚，立刻將清姬託付給值得信賴的夥伴，自己急忙趕到了追分。

在長青樹下的黑暗中，默兵衛等待着深夜的來臨。

他越過了丘陵，跑到池畔時。默兵衛發現有人走在虹形橋上，他立刻趴在地上。這一瞬間，他似乎覺察到了島上祕密的氣息。

這是長年從事危險工作的人，才擁有的直覺。

——好吧，情非得已。

默兵衛迅速地脫下了衣服，潛入水中。

游到了池中的小島邊，他沿著高高的石崖，慢慢地前進，突然他發覺水是流動著的。原來其中另有暗道，假山的下面是空的。

默兵衛由暗道中游了進去，浮在黑漆漆地水面上。當他的眼睛逐漸習慣黑暗之後，就站到石崖上。

周遭一片寂靜，他覺得連身上落下的水滴，掉在地上，都起了極大的聲響。大約前進了二、三十尺，默兵衛心頭一楞，立刻緊貼著石壁站立，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意外地由附近露出了一點燈光。燈光由水面延伸到對面的石壁上。

默兵衛屏息靜觀，看見一個長工模樣的人，手提著燈走向了與默兵衛相反的方向。

——幸虧他沒有走到這裏。

默兵衛毫無聲息地潛至他的身後，將他一拳擊昏。長工的手中不知落下何物，發出鏗鏘的聲音。

默兵衛俯身拾起一看，「太好了，竟然是鑰匙。」

默兵衛微笑了，雖然不知是何處的鑰匙，可是既然帶到了此地，一定有它的價值。

默兵衛再度前進了三十尺的距離。突然——他聽到了低微的呻吟聲。

他朝著那方向走去，漸漸地感覺到一陣臭氣。

——屍臭。

默兵衛思慮片刻，由懷中拿出火褶子，點著了火，將火光湊近了前面的鐵窗。

一看之下，默兵衛忍不住驚叫了。眼前的景象是他從未見過的悲慘情景，簡直可以說是一幕人間地獄活生生的寫照。

二十七

火光映照中的另一個世界。——

無數地屍體堆疊在一起，各種淒慘的死狀，令人不忍卒睹，……。

連勇者默兵衛都不得不吹熄了火。又回復了黑暗，異樣的臭氣瀰漫在四周。

默兵衛的雙脚都已僵直了，全身都爲汗水所濕透。片刻之後，默兵衛才恢復正常。可是，他全身立刻又戰慄了。

「你……你……。」有人的聲音，是由那地獄般的地方傳出來的。

「……。」

默兵衛不由得嚥了一口唾沫，咬緊牙關，等待任何的突變。

「你……你是由外面來的……。」

——居然還有人活著。

「如果是外面來的……有事相託……。」

大約是快死的人了，中氣不足，可是他仍然掙扎著，一字一句地送入默兵衛的耳朵中，默兵衛爲了他如此的舉動，感到十分同情，說道：「只要是我能辦到的事。」

「感謝至極，……我……我是幕府的……密探……。」

「……。」

「爲何被人偷襲……以及被關在此處，我一概不知。」

「……。」

「有可怕的陰謀，……請告訴——永井美作守……。」

「怎麼告訴他？是什麼陰謀？」

「查明督察……本多甚左衛門的身份……本多甚左衛門是……別人假冒……。」

「你說本多甚左衛門是別人假冒的？」

「不！不……是假冒，如同假冒……背叛者。」

「……。」

「和這府中……棍豪右衛門……一……。」

「喂喂，你說……『一』什麼啊！」

當他忍不住回問時，忽然聽到了有人的脚步聲。

——不行，快逃吧！

默兵衛疾快地奔入黑暗中。

他無意識地推了一下前面的石牆。

怪事！牆壁竟然整個翻了過來，默兵衛止不住衝力，整個人跌入了石牆的另一面。

牆壁一回轉之後，又緊緊地闔上了。

二十八

這是一個庭院。

任何人一看之下，就會驚贊不絕於口的庭院。

這個庭院完全模仿了桂離宮的設計，可以說是江戶根岸鄉下的桂離宮。

春日的陽光照耀在樹林、叠石、苔地、小徑以及沙洲上，顯出一片生意盎然的氣氛。微風帶來了一陣花香，黃鶯在枝頭鳴叫。籬笆的另一邊是一望無際的田畝，現在開滿了菜花。

這是上野。東叡山寬水寺的住持自在心院三后一品舜仁親王，每年春秋兩季各來休息一次的別庄。

紙門輕輕地打開了。

出現在門口的是織江——忠義門家的千金。

自她逃離那木材場，隱身在此之後，已經過了不少日子。

白皙的面孔上浮現著深沈而寂寞的表情。

昨天以前的一切事情，已經如夢幻般地逝去了。

由京都隨從至此的毘沙門精英，在那古院一戰中，全數陣亡，一念及此，織江就覺得難過無比。

自己一人苟活於此，她內心十分愧疚。

現在——

織江心中浮現的只有一副面容。

她蹲在板廊上，茫然的目光落在遙遠的天邊，雖然是在月光下見到的面貌，可是却已

深深地刻印在她的心中。

一個年輕的浪人，似乎不是幕府手下的密探，擁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氣度與溫文雅儒的外表。

「一個女人應該做些女人該做的事。」他的聲音還留在耳際，織江吁出一口大氣。

——他倒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這是首次闖入織江的心扉的異性。自從那晚之後，織江始終無法忘懷他所說的話。

——不知何時才能與他再見一面。

想到這，織江不由覺得一陣心痛。

以前那剛直的個性如今已蕩然無存，她首次產生反抗男子萬能的意識，是在將軍要她做爲側室之時，她憤而離家，爲了表示自己的不滿現狀，放棄了女人的地位，組織了毘沙門，原因便是在此。

可是當毘沙門精英被一舉殲滅時，織江反而覺悟了，她發現自己是個道地的女人。

那個浪人的影子，深印在自己心坎上。

——他有何等強烈的魅力啊！

這時，傳來了一陣脚步聲，可是織江並不理會。因爲她以爲那一定是侍女來了。

當她發現來者的脚步聲，沈緩有力時，她這才由夢境中甦醒，趕忙轉過身子，回視著

來人。

五十歲左右的武士，有著一副奇怪的面貌。一對銳利的眼睛，射出懾人的光芒。

「忠義門家的千金——織江公主吧？」

「……。」織江屏住了氣息，蓄勢待發。

「我是幕府督察，本多甚左衞門。」

「……。」

「請不要擔心，我不是來捉拿公主的。」本多甚左衞門冷冷說道：「請原諒，我只打擾片刻。」

兩人到房間對坐之後，本多開口便說：「公主很美。」

「請告知來意。」織江面無表情地說道

本多的目光停留在織江臉上，說道：「公主和輪王寺的親王似乎私交不錯。」

「只是……只是從小認識罷了。」

「親王竟然庇護反抗幕府的人，可見很喜愛公主。」

「……。」織江感到了對方的可怕，全身起了一陣戰慄。

——是否就是此人派遣刺客攻打我們的呢？

指使密探的應該不是督察，如若是他所指揮的，那也是幕後操縱吧。

「不——我今天來此，並不是來追究公主過去的所做所爲。」本多似乎覺察到了織江的疑惑，臉上露出和煦地微笑。「有事特請公主相助。……」

「……。」

「是有關東叡山公庫的款子……。」

本多說到這，突地打斷了自己的話，只是注視著織江，他那銳利的目光，幾乎刺入了織江的肌肉。

庶民皆知東叡山寬永寺的富有。

寬永寺的錢多得用不完，自從文化六年起，就以周轉金的名義借款與諸侯。

商人們爲了避免將現款放在家中，引起盜賊的覬覦，也都將金銀等飾物寄件在寺院中，寬永寺尤爲其中翹楚。

由文化六年起，寬永寺就積極地吸取商人們的錢財，付以五分利息，又以一成的利息放貸於諸侯。

當時每個諸侯的經濟是如何地困難，只由麴町第十三街以諸侯爲對象的當鋪數目，便可知一般了。

處於這種情況下的諸侯，東叡山的借款，就恍若沙漠中的甘霖一般，獲得諸侯們的感謝。

借錢歸借錢，可是到了付利息的日子，就必須付清，否則諸侯就很難再支撐下去了。

寬永寺的庫金，就是如此地急速增加。

本多又開口說道：「關於東叡山的借款，想請求輪王寺親王幫忙，所以特地來請公主出面斡旋。……」

「我應該怎麼做呢？」

「幕府也想祕密地向寬永寺借貸。」

「……。」

「公主也應知道幕府經濟的窘迫，……可是如若連幕府都向寬永寺告貸，未免太難看了，……因此此事只能在暗中進行，希望不要張揚出去。」

「爲何不向大阪的商人勸募？」織江冷冷地說道。

「去年年底已經募得了六十萬兩的捐款，……再也不能下達太過無禮的命令了。」

「……。」

「如若此事辦成，我本多甚左衛門保證公主一生的自由，絕不會有人來打擾公主的清靜。」

「……。」織江移開了視線。

——自由。

自己在心中又重複說了一遍。

——自由又重新降臨在我身上。

織江的腦際再度浮起了那個面貌。

明德書局圖書目錄

臺北市延平北路3段26號
郵政劃撥：102436號
電話：5920108　　（郵票通用）

叢　書

單頁小語	蔡逸鴻編選	30元
給女人的悄悄話	妮　倩編譯	30元
戀愛與人生（青年男女的戀愛心理）	秦依君編譯	35元
不朽的名著（暢銷名著精華）	林語堂、卡耐基等著	40元
蜜月・蜜月	徐宛韻編著	40元
中國奇情小說	周景雯編著	40元
騙術奇譚	人亦奇編著	35元
男與女	美・賽珍珠著	35元
怎樣突破人性弱點	美・摩根著	35元
中國神奇怪案	人亦奇編著	40元
希區考克步步驚魂小說選	簡文祥譯	40元
神奇魔術入門	陳炳崑譯	35元
宇宙與星辰的奧秘	林振輝譯	38元

怪　談

鬼怪故事	周維潔編著	30元
神鬼怪談	周維潔編著	30元
鬼故事	賴曉梅編著	30元
妖怪故事	賴曉梅編著	30元
恐怖！幽靈怪異	林振輝譯	35元
妖怪！千奇百態	朱廣興譯	35元
神秘幽靈與妖怪	林振輝譯	30元

⑤世界之謎與怪談

黑沼健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現在科學不能解開的謎與怪談，在二十世紀後半的今天，在世界各地依然有許多仍存在著。

本書內容包羅萬象，有預見未來的蔓草、預知未來的動物、空中飛碟之化石、靈魂的結婚典禮、死而復生的屍體、宇宙人的陰謀……等。

作者引據豐富的資料，去探解各地之謎與怪談之事，定能使讀者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⑥鬪智奇謀—諸葛孔明兵法—

守屋洋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人生就是一頁戰鬪史，我們每天所接觸的每件事，無不在明爭暗鬪，只要您稍一遲疑，便會被人所算，而功虧一簣。

諸葛孔明兵法，內容不僅有戰爭技術、戰略、戰術論，且有現代人事管理學之要訣，使人養成敏銳的洞察與分析事理。於人際關係與經營戰略上均可融會貫通，兵不厭詐，只要我們運用得法，即可出奇制勝，受用無窮。

⑦金色的人生

皮爾博士著
簡文祥譯
售價40元

「人生的光明面」、「生龍活虎過一生」二書譯成中文本後，成爲讀者爭購的對象。的確皮爾博士的書眞不愧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說教書之一。「金色的人生」正是該二書的姊妹作。

你只要是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就需要他來爲你開竅。像什麼不安、煩悶和自卑全屬不必要，只要你能改變心情，就可以改變你的一生。只要你善讀本書，你將成爲一個嶄新的人物，金色的人生大道，正開著大門迎接你……

⑧現代人的詭計

石川弘義著
林振輝譯
售價50元

（戰勝他人，戰勝團體的智慧）

人類，即使是無意識的動作，其中亦隱藏着無數的訊息。欲看穿對方的心事，即使是瞬息間的動作變化，也難逃你的耳目。如何從對方的身體語言上去洞悉他所隱藏在內心的意向和情感，進而去瞭解他的弱點，探查更深一層的人類心理。本書是前所未有的，揭穿現代人多角性的心理狀態之觀心術，使你能在商場上和愛情上得心應手，所向無敵。

暢銷「探索叢刊」推介

郵購：九折
郵撥：102436

①揭開夢之謎

大原健士郎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45元

各位對遠在天邊的所謂「太空神秘穴」感到興趣，倒也無妨，但也請多多關心近在身邊的自己的內在世界。入口雖窄小，裏面却是一番既深且廣的天地。

「夢」這個字動輒掛在各位的嘴邊，出現在各位日常生活的談話中，但各位要是不懂什麼叫夢，豈不很蹩扭？學一學什麼叫夢吧！同時也照亮照亮自己的內在世界吧！

②揭開遺傳之謎

小山壽 著
黃慶篤 譯
售價40元

「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信嗎？容貌、膚色、頭髮與健康等，既使智能、性格等也都與遺傳有關。

在身邊沒有被我們注意到的奇妙世界中，本書都以最新的資料做基礎而加以剖析，以矯正素爲一般人誤以爲正確的健康法。您重視您自己嗎？本書誠爲解開您本身秘密之書。

③世界怪動物之謎

實吉達郎 著
王家成 譯
售價45元

本書集全世界奇獸、怪獸、猛獸、狂獸的大成，非洲鹿（Okapi）科學上成爲可能是最近的事，而本書所載動物之中，若干或許將來也會成爲可能。

以正統的動物學知識、資料及研究探索異常、例外、少數未公認的動物，本書可說是「推理動物學」或「怪動物學」。

④極地探險之謎

村山雅美 著
林振輝 譯
售價50元

探險家忍受嚴寒、隨時準備應付意外的事件，綿細而周到的行動和大膽決斷而成功的到達極地。現在南極正被視爲資源的寶庫而廣受各國注視。本書留傳給下一代一篇極地探險中無窮盡的趣味和冒險犯難的偉大詩篇。

本局出版

——日本劍俠叢書系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荒城浪人（美男城）	孤劍奇異門（上下）	遊太郎傳奇	最後勝利者	猿飛佐助	新選組風雲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柴田錬三郎著	司馬遼太郎著
王家成譯	蘇遠謀譯	譚英凱譯	王家成譯	蘇遠謀譯	
售價48元	售價（100元）	（中版排）	（中版排）	（中版排）	（中版排）

「健康叢刊」

①睡眠健康法

嬬崎要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睡眠與健康有直接的關係。

人們常說八小時的睡眠最正常，然而却有人睡十小時，仍顯得萎靡不振，也有人只睡五小時而精力充沛。其實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時間，而在於睡得熟不熟。

此書從各種角度廣泛討論關於睡眠的方法或條件，期望本書對苦於失眠的人，渴望更健康的人，有所助益。

②奇蹟活現經脈美容術

月乃桂子著　林振輝・陳炳崑譯　售價45元

本書榮獲國際美容獎，是日本理學美容研究會副會長月乃桂子的精心傑作。

經脈美容術，不但排除了現代生活的緊張，更進一步地促進精神的安定和身體的調和，成功地創造了最優秀的健康美。本書一出，舉世震驚，是首次公開卓越的美容術臨床實證效果。

「生意經」

①股票致富68秘訣

足立真一著　簡文祥譯　售價50元

足立眞一是位傑出的股票專家之一。他的優點是：①能一眼洞穿股票價值的所在。②就事論事，從不隱瞞那種便宜又可賺錢的股票是該買的。

本書正是股市低沈時，買股票賺錢者的最佳指南。

——會作生意的傢伙——

②遍地是黃金

龜岡大郎著　王家成譯　售價40元

——稍一模仿便成功的方法——

開始創業或事業呈現呆滯時，最重要的是讓腦筋柔軟地動一動。本書是那些稍微動一動腦筋便賺大錢的人們的列傳。只要讀完這本書，您便獲得了賺錢的頭腦。

並非「只有有錢人才能錢滾錢，賺錢」，本書以衆多的實例，公開「會做生意的傢伙」的秘密，傳授通向成功的寶鑰。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孤劍奇異門　　售價50元

原著者：柴田錬三郎
翻譯者：蘇遠謀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者：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
電話：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號
承印者：福峰彩色印刷公司
三重市福德南路二四巷二之三號